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江湖奇侠传

 **eBOOK**
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

原序

赵茗狂

我少时读太史公之游侠传，未尝不眉飞色舞，呼取大白相赏也。及长，又读琴南翁所译之髯刺客传，又未尝不眉飞色舞，呼大白而相赏也。自後，饥来驱我，行役四方，遂废读书之乐。

即偶有所读，强半又为风怀渺之词、儿女绮丽之作，欲求能鼓荡我心、激励我志，如彼游侠传、髯刺客传二书者，迄未可得也。

兹者，佣书海上，世界书局主人沈君忽以不肖生所着之相示：则巨干盘空，奇枝四茁，豪情侠态，跃跃纸上，固可与前之二书，鼎足而叁也。不禁色然而喜，跃然而兴；而前日读书之乐，不啻复一温之目前矣。所可慨者。则前此我方在血气未定之时，跳踉叫嚣，窃欲取书中人以自况：今则中年哀乐，壮气全消，不复有此豪情矣。

斯可哀耳！

至此书措词之妙，运笔之奇，结构之情严，布局之老当，固为不肖生之能事。凡爱读不肖生文字者，类能言之。且每章之末。复有施子济群为之加评；朗若列眉，固不待余之词费矣。

是为序。

民国十二年暮春茗狂书于海上之忆凤楼

第一回 装乞丐童子寻师 起宝塔深山遇侠

从长沙小吴门出城，向东走去，一过了苦竹坳，便远远的望见一座高山，直耸云表。山巅上一棵白果树，十二个人牵手包围，还差二尺来宽不能相接；粗枝密叶，树下可摆二十桌酒席，席上的人，不至有一个被太阳晒。因为这树的位置，在山巅最高处；所以在五六十里以外的人，都能看见它和伞扒一般，遮蔽了那山顶。那山横跨长沙、湘阴两县，长只六十馀里，高倒有叁十馀里。从湘阴那方面上山，虽远几里路，然山势稍缓，走的不大吃力；从长沙这方面上去，就是岩峻削，不是精力极壮的人，决没有能上去的！长沙、湘阴两县的人，都呼那山为隐居山。故老相传说：那山在清初，很有几个明朝遗老隐居在里面；遂称为隐居山。

这隐居山底下，有一个姓柳名大成的，原是个读书人。只因读过了四十多岁。尚不曾捞得一个秀才；家里又有不少的租遗产业，父母都亡故了，便懒得再去那矮屋里受罪。他夫人陈氏，容貌既端庄，性情又贤淑，因此伉俪极为相得。中年才得一子，就取名一个迟字。

那柳迟生长到四岁，无日不在病中，好几次已是死过去了！柳大成延医配药，陈夫人拜佛求神，好不容易才保留了这条小性命！然性命虽保留了；直病得枯瘦如柴，五岁还不能单独行走！

加以柳迟的相貌，生得十二分丑怪：两眉浓厚如扫帚，眉心相接，望

去竟像个一字；两眼深陷，睫毛上下相交，每早起床的时候，被眼中排泄出来的污垢胶了，睁不开来；非经陈夫人亲手蘸水，替他洗涤乾净，无论到甚麽时候，也不能开眼见人；两额比常人特别的高，颧骨从两眼角，插上太阳穴；口大唇薄张开和鳊鱼相似；脸色黄中透青：他又喜欢号哭，哭时张开那鳊鱼般的嘴，谁也见害怕。

柳大成夫妇，有时带他去亲戚朋友家，人家全不相信这般一对漂亮的夫妇，会生出这麽奇丑的儿子！只是柳大成夫妇，因中年才生这个儿子，自後并不曾生育；夫妇两个疼爱柳迟的心，并不因他生得奇丑，减少毫发！

柳迟到了十岁，柳大成便拿了一本论语，亲教柳迟读书。柳大成夫妇的意思：多久就虑及儿子不能读书，不过打算略试一试；若真是不能读，便不枉费心血！谁知只教一遍，即能背诵出来；柳大成逐页的教，柳迟竟能逐页的背；并且教过一遍的，隔了十天半月问他，仍然背的一字不差！这才把柳大成夫妇，喜欢得不知如何才好！但是柳迟虽有过目成诵的天才，却是极不愿意读书。不愿读书，本是小孩子的通病；只是普通不愿意读书的小孩，必是贪玩耍；那怕玩耍的极无意识，集合无数小孩叁个成群，四个结党，闹得个乌烟障气！这类顽皮生活，总是寻常小孩，免不了要经过的阶级！

这柳迟很是作怪：他从来不曾和左邻右舍的小孩，在一块儿闹过一次；也不学那些小孩玩耍的举动，他不读书的时候，不是坐在位上6抬起头呆呆的望楼板；便是站在丹墀里，发了呆似的，望半空中飞走的乌云、白云。有时数墙上的砖，有时数屋上的瓦；见人家厅堂上悬了屏条，屏条上写的是大字便罢，若是小字他必得从头至尾，数蚌清楚；柳大成夫妇也禁止他不了！

这麽过了两年，他却练成了一种极奇特的本领：凡是多数在一块儿的物件，一落他的眼，即能说出一个数目来，不多不少！他的性质，虽不喜欢和小孩做一块；只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，他倒欢喜去亲近。那地方上年老的人，也都喜和他东扯西拉的说笔事。

是这麽和许多老头儿，混丁一年，柳迟的性情改变了：见了寻常混做一块的老头儿，他都不大答理了；却看上了一班叫化子。凡是来他家讨钱、讨饭的乞丐，他在里面，一听得这声音，便和甚麽最亲爱的人到了一般，来不及的跑出来；给了钱又给饭，又给衣服，还得问那叫化的姓名、住址。

有时高兴，约齐了无数的叫化，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都聚做一块儿；他自己也装成一叫化模样，或在桥洞底下，或在破庙里面，大家说也有笑也有。若是天色晚了，便不归家，拣一个和自己说得来的叫化，在一条稿荐里面睡觉。柳大成夫妇虽疼爱儿子，但见儿子这般不长进，也实在有些气忿不过，将柳迟叫到跟前，训饬了好几次：无奈柳迟听了，只当耳边风，一转眼，又是右手拿棍、左手提篮，跟老叫化走了！

湖南的叫化，内部很有些组织，阶级分的极严；不是在内部混过的人，绝看不出这叫化的阶级来！他们显然的表示，就在背上驮的讨米袋；最高的阶级，可有九个袋；以下低一级，减一个袋。柳迟和许多叫化混了叁年，背上已有驮七个袋的资格了。

一日，他讨了一袋米，走一个村庄经过。见晒稻子的场里，有十来只鸡，在青草里寻虫蚁吃；其中有一只老母鸡，大约有四五斤重。柳迟从袋中掏出一抓米来，把老母鸡引到跟前：顺手抢鸡项脖，左手往鸡肚皮下一托，那只老母鸡，就到了柳迟的手；只翼膀略扑了两扑，连叫都没叫出一声。他们同伴偷鸡的手法，都是如此。

最难偷的，是大雄鸡；雄鸡会跳跃，不肯伏在地下不动。老母鸡的性质，见人向他伸手，十九伏在地下；不过去攫的时候，总得叫一两声；所以下手就得抢鸡项脖，使它叫不出声，左手托箸鸡肚皮，鸡自然不会叫了。

柳迟既得了那只老母鸡，即走到河边拾了一片碎磁，把鸡杀死；并不拔毛，只破开肚皮，去了肠杂，放下些椒盐、五香、酱油、白醋之类的东西，在鸡肚皮里面；拿线扎了起来，调和许多黄泥，将鸡连毛包糊了。再从身上抽出一条大布手中来，把讨来的米，倒在手巾里，就河水淘洗乾净；用绳将手巾扎好，也用湿黄泥包糊。然後走到山中，寻了些枯枝干叶，拣土松的地方，掘一个尺来大尺来深的洞；先把黄泥糊的母鸡，放在洞里；将枯枝干叶，纳满了一洞；取火点燃了，接连不断的添柴。

是这麽烧过了一个时辰，黄泥已烧得透心红了；柳迟才把鸡取了出来。趁那洞里正烧得通红的时候，把黄泥包的米放下去，只略略加了些柴在上面，那生米便能煨成熟饭。

柳迟才添好了柴火，心里忽然寻思道：“有这麽好的下酒物，没有酒，岂不辜负了这鸡吗？好在身边还有几文钱，何不且去买点儿酒来，再剥鸡子呢？”主意已定，就拿了一只碗，到近处酒店里买了酒。回到山上，一看火洞的柴枝上面，竖了一片尖角瓦；心里登时吃了一惊！暗想：这深山穷谷之中，那有本领很大的人，来寻我的开心呢？

原来叫化子伴里，有这种极大的规矩：不是阶级很高的叫化，不能是这麽弄饭菜吃。在这种场合，若有同道的经过，在火洞上竖起一片尖角瓦，谓之“起宝塔”；在火洞旁边竖一根柴枝，谓之“竖旗杆”：不是在叫化子伴里最有本领的，阶级最高的，决不敢玩这种花头！烧饭的叫化，遇了这种表示，必得停了饭不吃，在山前山後寻找这起宝塔或竖旗杆的人：寻了彼此攀谈几句江湖话，果是本领不错，就请来同吃。

柳迟这日既发现了宝塔，便放下手中的酒，四处张望，却不见一个人影；在山底下都寻遍了，也是没有！回身走上半山，只见一个老道人，身穿一件破布道袍，背上驮一个黄布包袱；坐在一块石头上打盹。身旁放一口六七寸宽、尺多长的红漆木箱；木箱两旁的铜环上，系了一条蓝布带；大约是行走时，将蓝布带绊在肩上的。

柳迟心中忽然一动，觉得：这名道人不是寻常道人：随即双膝跪在地上，磕头说道：“弟子求师叁年，今日才遇见师傅了！望师傅开恩，收我做徒弟！”说罢，又连连磕头。

那老道合双眼，不瞧不睬，好像是睡著没有醒来。柳迟磕过了十多个头，膝行移近了两步，又磕头如前说了一遍。老道醒来，揉了揉眼睛，打量了柳迟几下；口里喝了一声道：“我也和你一样，在外面讨饭糊口的，那里有钱打发你，你不看我身上穿的衣服，像是有钱打发叫化子的人麽？”

柳迟听了，一点儿不犹疑的答道：“师傅可怜弟子一片诚心，求师求了叁年，今日才见了师傅！师傅慈悲，收了我罢！”

老道哈哈笑道：“原来你想改业，不做叫化，要做道士。也好！我讨饭正愁没人替我驮包袱，提药箱：你要跟我做徒弟，就得替我拿这两件东西！但怕你年纪太轻提不起，驮不动，那便怎好呢！”

柳迟至诚不二的说道：“弟子提不起也提，驮不动也驮，师傅只交给弟子便了！”

老道立起身来笑道：“你就提这药箱走罢！”说话时，好像闻了甚麽气

味似的，连用鼻嗅了几嗅道：“不知是那一家午饭香了，我们就寻这饭香！去讨一顿吃罢！”柳迟也立起来，伸手提起那药箱，说道：“这饭香气，是弟子预备孝敬师傅的；就在前面，请师傅去吃罢！”

老道又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倒得拜你为师才好！你能弄得吃，还有多馀的请我，不比我这专吃人家的强多了吗？”

柳迟引老道到火洞跟前，把讨米袋折叠起来，给老道做坐垫。老道自己打开药箱，取出一个竹兜雕成的碗来。柳迟剥去鸡上黄泥，鸡毛不用手捋，都跟黄泥掉下来了。老道全不客气，一面喝酒，一面用手撕了鸡肉，住口里塞；不住的点头咂舌说：“鸡子煨得不错，只可惜这乡村之中，买不好酒。”柳迟道：“好酒弟子家中有，且等弟子去取了来何如呢？”

老道摇头道：“已用不了！好酒来了，没有这么好的下酒菜，也是枉然！你家的酒，留等你下次，又煨了这么好的鸡的时候，再请我来吃不迟！”柳迟忙应是。没一会，酒已喝得点滴不剩，鸡也只剩下些骨子了。老道举起竹兜碗，同柳迟道：“拿饭来，做一阵吃了罢。”

柳迟取出饭包，刨去了面上黄泥，解开扎口的线；估料饭多碗小，承贮不下，打算从自己袋里，拿一个碗来，和老道分了吃。老道指饭包说道：“快倒下来给我吃，不要冷了，走了香味！”柳迟不好意思不住竹兜碗里倒，谁知一大包饭倒下去，恰好一碗，一颗饭也没有多馀；更不好意思再从竹碗里分出来，只好双手捧箸，递给老道。

老道接过来，就用手抓，住口里吃；一边吃，一边说道：“这是百家米，吃了是可以消灾化难的！不过这里面，有一大半太粗糙，吃下去硬得喉咙生痛：你下次讨了这种粗糙米的时候，我教你一个法子，可以使粗糙的，立刻都变成上等熟米。你这袋里，不是有竹筒吗？把讨来的粗糙米，都放在竹筒里，抓一把竹筷子，慢慢一下一下的舂，舂到一千下开外，簸去筒里的糠屑，不都变成上等熟米了吗？”

柳迟听了，暗想：师傅也是我们这圈于里的老手；我难道真是讨饭的人，拜了师，还学这玩意！当下也不敢说甚麽，只是点头应是。老道大把的抓吃，一会子就吃了蚌一乾二净；柳迟忍饿，立在旁边。

老道仍将竹兜碗，纳入药箱：立起来伸了个懒腰。双手摸箸大肚皮笑道：“这顿饭扰了你，算吃了个半饱：我就住在清虚观，你下次煨了这麽肥的鸡子，再给我一个信，我不和你们小孩子讲客气。圣人说过的：有酒食，先生饌。你一有信给我，我就来叨扰，决不教你白跑！”

柳迟道：“清虚观在甚麽所在？弟子实不知道，得求师傅指示？”

老道打量了柳迟两眼笑道：“你既不知清虚观的所在，便说给你听，你也找寻不。罢罢，你提了药箱，跟我一道儿去罢？”柳迟欢喜得又爬在地下磕头。先背好了自己的讨米袋，一手挽药箱，跟定老道，走了二十多里路。

天色已渐渐向晚了，柳迟肚中实在饥饿不堪，两腿又走得乏极了；忍不住问道：“师傅的清虚观，在甚麽地方？此去还有多远的路呢？”老道随便点点头，有声没气的应道：“大概不远了！你力乏了，走不动麽？就坐在这里歇歇也使得！但是我肚中，又觉得有些犯饥了；那里再有一只那麽好的煨鸡，给我吃一顿才好！”

柳迟道：“这时天色不早了，人家的鸡，都进了埘；如何弄得到手呢？并且就有鸡，一时也难煨熟；弟子袋里的米，也没有了。师傅既是肚中犯饥，请在这里坐坐，弟子就去讨一碗热饭来；此刻正是人家晚饭时候，讨来必是

热的。”

老道又点了点头道：“这便生受你了！我坐在这里等，好孩子就去罢，我肚中饥得难过了！”

柳迟即将药箱，放在老道身边：背了讨米袋，急急忙忙，往屋上有炊烟的人家走。

亏他年纪轻，人家瞧他可怜，都肯给他饭；连讨了叁五家，聚了一竹筒熟饭；恐怕冷了，师傅不好吃；拿几个袋，将竹筒包裹起来；饶自己的饥火中烧，馋涎欲滴，也不敢先吃一点！

跑回原处一看，那里有个老道呢？柳迟心里急，口里连声呼：“师傅在那里？”呼了几声不见有人答应。再低头一看，那红漆药箱，仍放在一块石头旁边。心想师傅罢确是坐在这块石头上，这箱是我放下的，并不曾移动；师傅若是走了，怎麽不把药箱带去哩？我又不知道清虚观，在甚麽地方？这夜间教我去那里寻找呢？莫不是师傅到僻静地方自大解去了，恐怕我回头，认作他走了，所以特留下药箱，使我好在这里等候？不然，就是因我讨饭去久了，他等得不耐烦，自去各村庄找我，仍是怕我回头错过留下这箱子，免得我跑开！没法，得坐在这里等！

柳迟想罢，便挨药箱坐下来。天色一阵黑暗似一阵，看看已对面不见人了，还不听得一些儿声息。又不知道这块叫甚麽地名，因乎日不曾来过，并不知道是那一县境所属。禁不住心中慌急，倒把肚中饥饿忘了；足等候了两个时辰，没有动静，得把讨来的饭吃了。提了药箱，走到地势略高的所在，向四面张望，若何处有灯光，即到何处投宿。四周都看了一遍全没一点儿光亮：心想：今夜怕要在树林中歇宿了：但是得拣一处青草深厚的所在，上面有树枝盖，才不至受凉！遂带走带寻觅可歇宿的地方。

转过一只山嘴，忽见一盏很明亮的灯光，从树林中透了出来；柳迟登时把一颗心放下了，随向有灯光处走去。走到临近一看，原来是一座很庄严的庙宇：庙门大开，神殿土点一盏大琉璃灯。柳迟立在门外，朝庙里张看，神殿上不见一人；静悄悄的，觉得有一股阴森之气袭来；身上的毛发，都不由得直竖起来：偶抬头见大门牌楼上，悬著一方金字大匾；借著星月之光看去，分明是清虚观叁个大字。不觉失声说道：“好了！清虚观在这里了！”胆气立时壮起来，大踏步上了神殿。

一个小道童，正伏在神案上面打盹，听得脚声响，拔地跳起身来，对柳迟大喝道：“那里来的穷叫化？怎麽讨吃讨到我庙里来了呢？还不快给我滚出去！幸亏我不曾睡，你打算来偷这口铜磬麽？”

柳迟也大喝一声道：“胡说！谁教你这东西偷懒，坐在这里打盹，大门也不关上呢？”

小道童一眼看见了柳迟提的那药箱，即转了笑容，问道：“你是送药箱来给我师暗的麽？我多久就坐在这里等你，生的撑支不住了，才伏案上打盹。”柳迟也忙转笑脸道：“很对不住！劳师兄久等！不知师傅可曾吩咐了甚麽话？”小道童答道：“师暗只吩咐等你一到就带你去见他。”

柳迟喜不自胜的，卸下背上的讨米袋，双手捧了药箱，随小道童引进一间洁净无尘的房内。

只见老道盘膝坐在一张床上；垂眉合眼，像是睡了。柳迟偷眼看老道的衣服，灿然夺目，那里是白天看见的那件破道袍呢？床的两边，烧两枝臂儿粗的大蜡烛，床前放一个蒲团。老道身后的壁上，悬挂一把叁尺来长的宝

剑和一个朱漆葫芦。柳迟不敢慢忽，双膝跪下蒲团，将药箱顶在头上，说道：“弟子送药箱来了！”

老道两眼一睁，即有两道光芒射将出来，和闪电一样。柳迟不禁吓了一跳！

不知老道是何许人？传了柳迟甚麽本领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二回 述住事双清卖解 听壁角柳迟受惊

柳迟吃了一惊，忙低头不敢仰视。老道教小道童将药箱接过去；微笑点头说道：“你今夜必已十分疲乏了！且去安歇了，明早再来见我。”说时，随向小道童道：“你将来须他帮扶的时候不少。他此刻年纪比你轻，又系新拜在我门下，凡事你得提引他。你要知道：我得收他做徒弟，是我的缘法；你得交他为师兄弟，也是你的缘法。他的夙根，深过你百倍；道心又诚，其成就不可限量！你须记取我的言语！”小道童垂手静听。老道说毕，仍合上两眼。

小道童引柳迟到外面，低声问柳迟的姓、名、住址。柳迟一一说了，回问小道童的法号。

小道童道：“师傅替我取的名字，叫双清。”柳迟道：“师兄跟随师傅几年了？”

双清掐指头算了算道：“已是五年了。我本姓陈，乳名叫能官；山东曹川人。九岁的时候，被贾解的人拐在河南，逼我练把式，苦练了叁年。从河南经湖北，一路卖解到湖南。挣的钱，实不少，这回在长沙教场坪，用绳牵了一个大圈子，预备尽量卖叁日，便去湘潭。第一日，我把所有的技艺，全使了出来；看的人盈千累万，没一个不叫好；丢进圈子的钱很多！这日我因使力太久了些，玩到将近收场的时候，失脚从软绳索上掉了下来；但我仍是双足地，并不曾跌到；便是看的人，也没一个看出我是失脚来。”

“谁知拐我的那周保义，混名五殿阎王；见我第一日就失脚掉下来，竟勃然大怒。当众人，没说甚麽，只向我瞪了一眼。我就知道不好！收场後，落到饭店里，我见饭店门首，有一个卖药的道人，摊放许多纸包在地下；口里高声说道：“不论肺癆气膨、年老隔食，以及一切疑难杂症，只要百文钱，买一包药，无不药到病除，并可当面见效！”道人是这麽一说，登时围了一大堆的人，看热闹的看热闹，买药的买药。是我不该也钻进人丛中去！道人看见我就问道：“你不是害了相思病麽？我这里有药可治！”

“那些看热闹和买药的人见道人和我说话，一个个都望我；听说我害相思病，大家哄起来笑我。我正有些不好意思，不提防从後面一个耳光打来，打得我两眼出火。我回头一看，只吓得心胆俱裂！原来打我的，就是周保义！打过我一下耳光，一把抓住我的顶心发，拖进饭店；当时也没再打我。”

“直到深夜饭店里的人，都睡了，周保义关上房门，将我捆起，毒打了一顿！他照例是半夜打我，不许我叫喊，只要叫喊了一声就得打个半死，叁五日不能起床！然而尽避我不能起床，次日天气不好，或大风，或大雨便罢，由我睡在床上；不过睡几日，几日没饭给我吃。若是次日天气晴朗，那怕我

动弹不得，也得逼我，勉强挣扎，同去卖解；并且在外面，还不许露出挨了打不能动弹的样子！我挨打挨的多了，便打死了！也不敢开口叫喊！”

“这夜在饭店里，毒打了一顿；亏得周保义，怕我第二日不能卖解，没打伤我的筋骨。

次日仍到教场坪，昨日看的人，四处一传说好看，这日来的更多了。我一上软索，即瞧见昨日卖药的道人，也在人丛中，睁眼望我；我也不在意。才走到软索中间，忽见眼前一亮脚底下一软，扑的跌下地来；那索成了两段，和快刀截脱的一般。这一交跌得我心头冒火，仿佛觉得是那个人有意作弄我似的；不由周保义吩咐，趁看客哄闹的时候跳起来，从兵器架上抢了一把刀，拚命的来追那道人。眼见那道人在前面走，只是追赶不上，越追越气忿，脚底下跑的越急。”

“我在河南练跑，很练了有工夫；一气追出城，跑了二十多里路，到一座山里，道人立住脚，回头笑道：“你的相思病，是得我医治；你的罪也受够了！还不快把刀放下，跟我来，更待何时？”我这时心里，和做梦才醒相似，立时把刀丢了；就跟到了这里。那道人便是你我此刻的师傅！”

双清说到这里，猛听得檐边一声风响，接红光一闪。柳迟惊得立起来问：“怎麽？”双清笑道：“你跟我去安歇罢。”旋说旋换了柳迟的手，到西院中一间房里。

柳迟看这房，没甚陈设，仅有一张白木床。床上铺一条芦席，一没有蚊帐，二没有被褥。

房中连桌椅都没有，一盏半明不滅的油灯，钉在壁上。

双清伸手将灯光剔亮了些儿，向柳迟说道：“老弟今夜且和我做一床睡了罢。看师傅明日怎样吩咐？再替老弟安置床铺。不过我这床，不太好睡，怕老弟睡不惯！”

柳迟道：“我山行野宿了叁年，为的就是准备好睡这般的床！”

双清并不脱卸衣服，也学者道的模样，盘膝坐在东边。柳迟心里总放不下那檐前风响和那一闪红光，遂问双清道：“刚那神殿前檐的风响和那闪电般的红光，毕竟是甚麽缘故呢？”

双清已合上了两眼，听了柳迟的话，即时张开眼，露出惊慌的样子；停了一会，才说道：“老弟在这里，凡是可以说给老弟听的事，自然会说，不待老弟问。我不说的，便是不可问的事：老弟记取：这地方不是当耍的！老弟初来，也难怪不知道。还有一层，老弟得千万留意：若是夜深听了甚麽响动，切不可认作是偷儿来了，起来窥探；一有差错，就祸事不小！”柳迟连忙点头应是，不敢再问。

一宿已过，次日早起，柳迟向老道请安。老道笑问道：“你讨饭很能过度，为甚麽定要拜我为师？你心里想学习些甚麽呢？”

柳迟叩头说道：“弟子的家资，粗堪温饱。只因觉得：人生有如朝露，消灭即在转瞬之间；所以甚爱惜这有用的精神，不肯拿去学那些无关於身心性命的学术！思量：人间果有仙佛圣贤，必不肯混迹富贵场中，拿膏粱锦绣，来戕贼自己！壶公、黄石都是化身老人，或者於野老之中能见至道。弟子因此凡与年老的人相遇，莫不秉诚体察：无奈物色经年，绝无所遇！又思量：古来仙佛度人，多有不辞污秽，杂身乞丐中的；欲求至道，不是自己置身乞丐里面，必仍是遇不。所以竟忍心抛弃父母，终年在外行乞，虽饱受风霜苦痛，都只当是份内：还没想到有这麽迅速的，就遇见了师傅！望师傅慈悲，

超拔弟子，脱离苦海！”

老道仰天大笑道：“难得难得！不过你的志愿太大，夙根太深。譬如卞和的璞，交给一个不会雕琢的匠人，岂不可惜？我的道行，深愧浅薄，不能作你的师资！只是你我相遇，总算有缘，不可教你空手而返！我於今且传你静坐吐纳的方法。这是人道的门径，不论是谁都不能不由这条道路！”柳迟欣然接受。

老道将方法传授完了，说道：“看你精进的力量如何？有了甚麽功夫，我自然知道按层次教你。”柳迟心领神会了所传方法，就在清虚观朝夕用功。

流光如驶，不觉已是半年。这夜，柳迟正独自在房中静坐。忽听得屋瓦声响，初听还疑是猫儿；仔细听去，觉得猫的脚步，若是在瓦上跑得这麽快，便没这麽轻。柳迟的视觉和听觉，本来都比寻常人灵捷：这种又轻又快的脚声，在寻常人耳里，必一些儿听不出；柳迟又正在静坐的时候，所以能听出是人的脚步。再侧耳听去，那声音直奔向自己师傅的院中去了。心里偶然一动，便想探听这脚声的下落。悄悄走到老道人房外，见有灯光从窗格里，透将出来；里面好像有许多人呼吸的声音。

柳迟用一只眼睛，从窗缝里，向室中张看。只见自己师傅，依然盘膝坐在床上。两边椅上，排列坐十二个人，都是玄色衣服，青巾缠头，背上斜插一把长剑，腰间悬着一个革囊，一般无二的装束；若不是容貌有美恶，身体有高矮，怕连他们自己，地分不出谁是谁来！双清也坐在末尾一把椅上，身上已不是小道童的衣服，雄赳赳的坐在那里，全不是平日温和的神气。

只见坐在第一把椅上，一个二十来岁有书生气概的少年，立起身来说道：“贯晓钟在南州，劫节妇王李氏的养老银六十两，送与白衣庵淫尼青莲；在长岭杀死孤单客商，劫得散碎银十七两；逼奸行路妇人，幸得有人经过未得成奸。弟子曾叁次向他背诵师傅的戒条，并细细的规劝他。他背了弟子，故态又作！弟子在通城遇见红姑，得把贯晓钟的种种背叛戒条行为，陈述了一遍。”

“红姑娘的意思，还似乎不大相信；弟子不敢再说。及到了临湘，遇见宋满儿，才知道贯晓钟，早已在红姑跟前诉说了弟子多少坏话；并把他自己干的事，都推在弟子身上：还逼要宋满儿作证。宋满儿不敢说是，也不敢说不是；所以红姑听了弟子的话，面于上很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气。弟子原打算将贯晓钟找来，同见师傅。因听得宋满儿说，他已奉了红姑的命，去常德乌鸦山，见朱叁师伯去了。弟子恐怕耽误了会期，得赶回来，禀明师傅。请师傅发落！”

少年说完坐下。

老道点了点头，将左手的拂尘，指右边第六把椅上一个瘦削如柴的汉子，说道：“宋满儿，你说说贯晓钟的行为，你所知道的，是不是和你大师兄杨天池刚所说的相同？你和贯晓钟是在甚麽所在遇见红姑？红姑曾怎生吩咐？”只见第六把椅子上的汉子，蓦地立起来，发声如雷的应了一声是。

柳迟没提防像这麽小身体的人，会有这麽宏大的声音：相隔又很近，只震得耳鼓乱鸣，倒吃了老大的一个惊吓。

按听得宋满儿说道：“弟子奉命去北荆桥，探瘤子的举动；半夜，伏在瘤子的卧房上，瓦楞里面，正听得瘤子的声音，和一个河南口音的男子说话，说的正是与师傅争水路码头的事。忽然有人捉住弟子的腿，将弟子倒提起来；几起几落，就到了一片青草场中。弟子因没有准备，既已头朝下，脚朝上，

手脚都施展不来！及到了草场中，那人将弟子掬下；弟子一看，原来是贯晓钟！”

“弟子便责备他道：『这是甚麽所在？怎好是这麽和我开玩笑？幸亏我已料是自己人，若鲁莽些儿认你作贼党，动起手来，岂不误了大事？』贯晓钟反笑嘻嘻的说道：『幸亏我把你提跑。你既知道这里，不是开玩笑的所在，却为何敢公然伏在人家卧房上？我若来迟一步，怕你此刻，已被贼人的飞剑斩了呢！』”“弟子听了这话，问他：怎麽知道？如何也到这里来了？他说师傅差他去南州送信。回头在路上遇见一个河南的珠宝商人，小小的包袱里面足有十万银子的珠宝：这一票买卖做了，足够二、叁年的挥霍！因此就跟着下来。本打算夜间和那商人，同落了店，方去动手的。谁知商人并不落店，迳投这里来；我一打听，才知道就是瘤子的家里！思量这票买卖，十九难成；没得打草惊蛇，使瘤子有了准备，反妨碍争码头的事！但是这珠宝客商。怎的会投宿在瘤子家里？这事很有些可疑，倒不可不去探听探听，喜得我不曾冒昧动手！”

“谁知这珠宝商人，就是瘤子的师叔，江湖上人人知道的杨赞廷，绰号叫做四海龙王的！我仗着红姑给我的那张六丁六甲的符，到急难时，可以借遁；便大胆进了瘤子的内室，伏在天花板里面。才伏下，就听得有人在瓦上响动；心里疑是贼党，到瘤子家里来的，打屋上经过。再听下去，见也是伏不动，并且伏的地方，就在我上面；才知道必是自家人，来探听瘤子的举动的。听得瘤子在下面，对杨赞廷说和师傅争水陆码头的事。”

“说不到几句，屋上的瓦，被压得裂了一片。那声音传下去，二人便突然截断了话头。

接听得瘤子的声音，很低微的笑道：『还是飞剑快，老叔甩不起身！』我一听这话，知道不好，急忙借遁出来；也来不及向你说话，只好提住你的脚就跑！你倒怪我不该和你开玩笑！”

宋满儿说到这里，老道点头笑向坐第一把椅的杨天池说道：“贯晓钟的品行，我早知其不端！我所以这麽优容他，一则，因他父亲贯行健，和我系叁十年至交，他得这一个儿子；二则，我们下叁十六个徒弟，论本领，他还不及你；若论机警精明，你们叁十五人都不及他；便是红姑那麽赏识他，也是因他能做事，所以赏给他丁甲符。”杨天池忙立起身应是。

老道掉过脸向宋满儿道：“後来怎样呢？”

宋满儿道：“弟子问他要上那里去？他说信已送过了，横竖离会期尚早，想顺路去看看红姑。他又：『说杨师兄可恶，倚是大师兄，遇事干涉我；他也一般的欺孤虐恚、强奸女人，他的行为，我都知道！我看有杨赞廷在这里，你一个人，也不见得能探出甚麽举动来，并且还怕失脚！罢若非我见机得早，怕不是白光一亮，喳的一声，你宋满儿的头，就滚下瓦楞去了吗？不如同我去看红姑。或者红姑曾听了瘤子甚麽消息，说给你听，倒比你在这里打听的，还要实在些。』”“当下弟子依了他的话，从北荆桥动身往临湘。才走到鱼矶遇见解清扬，说红姑不在临湘，现在喻洞欧阳静明师伯的家中。弟子听了，不愿意跑这麽远：贯晓钟不依，非拉弟子同去不可！弟子得和他一阵，到了喻洞，在欧阳师伯家住了一夜。”

“贯晓钟不服大师兄遇事干涉他，他对红姑说，大师兄如何在通州劫寡妇王李氏的养老银，如何与白衣庵的淫尼青莲通奸，并一一将他自己干的坏事，完全推在大师兄身上；要弟子证实他的话。弟子因实在不曾听说大师兄

有这些违戒的事，也不知道这些事是他自己干的，不好怎么说：红姑却也没问弟子。”

“红姑吩咐弟子道：『北荆桥用不再去了！我此刻有要紧的事，须往通城。你替我去临湘，传个信给桂武夫妇；只说：我暂时不得回临湘，教他夫妇在这一个月以内不可走动，我有用他们的时候，得随时听候调遣。』”“贯晓钟想跟弟子同去临湘，说：长远不见桂武夫妇了。红姑道：『这时那有给你闲行的工夫：我这里有封紧要的信，限你七日来回，送到乌鸦山，朱叁师伯家里。』贯晓钟接了信，与弟子分手。弟子到临湘的第二日，大师兄也到桂武家来了。”

柳迟躲在窗外，正偷听得出了神；陡觉得一阵凉风过去，两眼被红光射映，彷彿房中失了火一般：正自惊异不过：即听得房中齐声说：红姑来了：再看自己师傅，已下了床；两旁坐箸的十二个人，都垂手直立起来。一个遍身穿红的女子站在房中间。

那女子的装束，非常奇怪：自顶至踵火炭一般的统红；也不知是甚麽材料制成的衣服，红的照得人眼睛发花！头脸都蒙红的，仅露出两眼和鼻子口来；满身红飘带，长长短短，足有二叁百条；衣袖裙边，都拖在地下，看不见她的手足；赛过石榴花的脸上，两点黑漆般的眼珠，就如两颗明星，闪闪摇动；樱桃般的嘴唇间处，微微露出碎玉般的牙齿来。

柳迟正要听这红姑说些甚麽，谁知一开口，几乎把柳迟的魂都吓掉了！

只听得红姑说道：“你们这些人，那里如此大意。难道竟不知道窗外有人偷听吗？”

柳迟一闻这话，就想提脚跑回自己房里。接听得自己师傅哈哈大笑道：“自家徒弟，有甚麽听不得？”红姑也笑说道：“我若不知道是你自家徒弟，就肯饶恕了他麽？”师傅放高了声音，同窗外呼道：“柳迟！到这里来！”柳迟估料不至受责罚，遂脱口应是，自己定了定神，缓步走了进去；先向红姑行了礼，才向自己师傅叩头，自承偷听的罪。老道命柳迟坐在双清下首，让红姑床上坐，自己坐在旁边。

大家都就了坐，老道才向柳迟说道：“你列我门下，才得半年；道心虽坚，只是日子太浅，还说不到应用的本领。我因你将来可望大成，不肯教你小就，所以传你的道家正轨；一切用世的方术，都不给你知道，为的是怕分了你的道心！不然，此时的会，正不妨教你叁预！你还没到窗下，我就知道你因听得屋上瓦响，悄悄从西院跟来；我因想趁此教你认识你的这些师兄，所以听凭你在外偷看。你这些师兄的面貌，此刻你都已识得了：还有二十叁个，今晚都得齐集此处；等他们到齐了，我一一将姓名说给你听；你好生记取不要忘了！”

柳迟刚起身应是，猛听得半空中，笑声大作。笑声里面，还夹箸一个很苍老的声音说道：“劳老弟与红姑候久了！勿罪勿罪！”语声才毕，秋风飘落叶似的，一连飘进二十五个人来；老道、红姑和房中坐的人，都一齐起立。

首先地的，是一个儒衣儒冠、鬢发皓然的老者；老者後面，跟一个头似雪、发加霜的老太婆。

柳迟猜想这老太婆的年纪必已在八十开外；然手中所拿的一条杖，是水磨纯钢的；枝头一只金色灿然的凤，那凤的身体比茶杯远大；凤尾聚起来；恰恰一手把握得下；弯弯曲曲的叁尺多长，便成了一条杖；估计这杖的重量，至少也得五六十斤；那老太婆提在手中，和寻常的老人，拿一条极轻巧的竹

杖相似。

老太婆的後面，也是一个白胡须老头；顶上光滑滑的，没一根头发；两条白眉毛，却向两只眼角边垂下，足有二寸长；胡须疏而短，两眼笑眯眯的，活像是画中的寿星！

只手中少了一条杖，却握一串念珠。跟在这老头儿後面的，便是些俊丑不等，肥瘦不一的汉子；年纪只在二十以上，四十以下，也都与房中诸人，一般的装束。

老道先向老太婆行礼说道：“劳嫂嫂远途跋涉，心实不安；但是这回的事，确非借重嫂嫂不可！”老太婆不待老道说完，即答礼笑道：“自家人，何须如此客气！”说罢，掉过脸向红姑道：“你家离这里近，毕竟比我快些。”

红姑一面点头，一面笑对两个老头儿道：“两位一个是南极星，一个是北极星，倒怎的做一道儿来了呢？”後面像寿星的老头儿笑道：“南极星和北极星，本来常是在一块儿的；你没见过百寿图吗？”老道也笑说道：“话虽如此说，只是两位不前不後的同到，是在途中偶然相遇的吗？”

老太婆就床上坐下来说道：“那有这麼凑巧，能在途中相遇！我们会合在一处的缘故，说起来话长呢！只好慢慢儿说罢！”老道让两个老头儿坐下。立在两旁的十二蚌汉子，齐上前请安。

柳迟心想自己的身体小，若混在里面上去，必没人瞧见；便立等候十二人退下来，才上前向叁人叩拜。叁人齐问：“这小子是那里来的？”

不知柳迟怎生说法？叁人毕竟是谁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叁回 红东瓜教孝发庄言 金罗汉养鹰充卫士

柳迟独自上前，向叁人磕头行礼。叁人都像很注意的样子，指着柳迟问老道：这小子那里来的？老道笑嘻嘻的答道：“这是我末尾的小徒。”随着略述了一遍柳迟的来历。

首先进房的那白胡须老头，端详了柳迟两眼，点头笑道：“这个孩子的骨格气宇，都好到十分，向道的心，又能如坚诚如此！将来的成就，怕不在你我之上吗？”那老头旋说旋掉过脸向拿凤头杖的老太太笑道：“清虚门下，真可谓英才济济，於今恰应了叁十六天罡的数了！老太太点头答道：“这个小孩的根基极厚，叁十五人之中，没有一个能赶得他上！不过我嫌他学道太早，血气未定；深思太过，将来於他自己的身体，不无妨碍！”

老道忙接着答道：“我本也是如此想。因恐他年纪太轻，见道不笃。操守不坚；若再和那些无知乞丐，混上叁年五载；身体上受苦痛过多，又一无所获，渐渐的变了初心；那时方去纠正他，就来不及了！”

那容貌像寿星的老头，坐在旁边，是嘻嘻的笑，一声不作。红姑笑向那老头叫了一声红东瓜，道：“你是这麼笑，又不说出甚麽来，毕竟捣甚麽鬼呢？”那老头伸手摸摸自己的脑袋，打了一个哈哈道：“我本像煞一个红东瓜，我看你倒像煞一只落汤虾子呢！”说得各人都大笑起来了。有叁十五个徒弟和柳迟不敢笑出声来，也都低着头，掩箸嘴。红姑被笑得不好意思，两脸越显绯红了。老道忙止了笑，指着首先进房的白胡须老头，同柳迟说道：

“这位是常德乌鸦山的朱叁师伯，名讳镇岳，是雪门祖师爷大弟子。剑术在南七省首屈一指，无人及得，你虽在我门下，但凡事能求得他老人家指教，必能得着很多的好处！”柳迟忙应了声是，重新向朱镇岳叩头。

朱镇岳抬起身来笑道：“我怎能及得你师父的本领？不过我是一个最喜欢奖掖後进的人；方才听你师父述你的来历，我心里就高与的了不得，我们当剑客的，最难得就是可传衣钵的弟子，十个得道的剑客当中，不过两叁个有缘的，能有人接受衣钵；其馀七八个，虽一般的收有徒弟，甚至徒弟多到百数人；究其实，一个也不能望他大成！所以我们这一道，一代衰微似一代！我瞧你的气宇，十年之内，必能使清虚门下大放光明；怕我的年纪已老，无缘法，看不见你成功得名的盛事！”柳迟不知应如何回答，惟有拜谢。

老道又指着那个拿凤头拐杖的老太太，同柳迟说道：“这位是朱师伯母，和朱叁师伯，本是同门；因恶相打，变成好相识。此事在四十年前，江湖上传为美谈，你生的太晚，此时和你说，也不懂得，总之朱师伯母的本领，恰是你朱叁师伯的对手；你也是得殷勤求教的。柳迟听了这些话，也真莫名其妙，得恭恭敬敬的，向朱老太太叩头。朱老太太笑对柳迟道：“你师父原是当叫化子出身，他的资格却比你老；在四十年前，已是一个有名气的叫化子了。”柳迟不敢答应。

红姑笑着摇手说道：“罢了罢了，时间已不早了，还得商量正事，这位是喻洞的欧阳净明师伯，我给你这小子引见了罢。他方才望著你，是笑着不做声，你倒得问他：是个甚麽道理？”柳迟也一般的叩了头。

欧阳净明也抬了抬身问道：“柳大成是你甚麽人？”柳迟见他忽然提出自己父亲的姓名来，心里不由得一惊；口里忙答：“是家父。”欧阳净明点头又问道：“你有多少兄弟？多少姊妹？”柳迟应道：“就小侄一人，并无兄弟姊妹！”又问道：“你离家几年了？”答道：“叁年了。”又问道：“你父母知道你在哪里麽？”答道：“小侄心恋道术，叁年不曾归家，父母不知小侄在此。”

红姑在旁听了，显出不耐烦的样子；反问欧阳净明道：“你盘问他这些玩意干甚麽？学道的人，从来都是抛妻撇子，在外数十年不归；他这叁年不归家，也算不了甚麽稀罕的事。欧阳净明正色答道：“听说学道的人，有抛妻撇子的，不曾听说有抛父撇母的。父母都可以抛撇，这道便学成了，又有何用处？并且世间决也没有教不孝的道术！我再问你：你父母不知道你在哪里，你可知道父母在那里麽？”

柳迟被欧阳净明这几句话，吓得汗流浹背，心中愧悔的不得了！忽听得问自己知道父母在那里的话，更茫然不知应如何回答，心里又恐慌自己父母，出了甚麽变故。

欧阳净明见柳迟踌躇不答，又接着问道：“你知道心恋道术，不知你的父母想念你的苦麽？”

柳迟才答道：“小侄的家，祖居在隐居山底下，将近二百年不曾迁徙；舍间的家货，又粗足温饱。家父母的年龄，尚不算高，精神并未衰老；小侄不孝！实以为家父母此刻仍是安居旧处，所以能安心在此，追随师父学道。师伯既是这般见问，必是家父母此刻已离了故里；但不知现在那里，是如何的情状，还要求师伯明白指示小侄，好昼夜赶去，慰家父母的悬望！”

众人听了柳迟的话，都屏声绝息的，望着欧阳净明，老道更是注意。

欧阳净明从从容容的，同老道说道：“我前月在南岳进香，回头在路上，

遇见夫熬两个，也是朝山回头。那妇人旋走旋哭，男子安慰一会，自己也饮泣一会。我同走了一日，猜不透这两夫妇，为甚麽这麽伤感，夜间同宿在一家火里，见那妇人实在哭得可怜，我忍不住，便向那男子问是甚麽缘故。”那男子说道：“我是长沙东乡隐居山底下的人，姓柳名大成。夫妇两个，中年後才得一子，取名柳迟。因锤爱过甚，懈怠了管束，在叁年前，跟着一群叫化子跑了！至今杳无音信，也不知是生是死，我夫熬老年无靠，而柳家的宗嗣，也要从此斩断了，我夫妇没法，得来求南岳圣帝：我儿子死了，怪我夫妇命该乏嗣，若是还不曾死，就得求菩萨显灵，使我儿子转回家来。”我当时问明了柳迟的身材、容貌，本想帮着他夫妇到处物色。奈归到家中，接二连叁的事，把我羁绊住了，并没想到柳迟就在你这里 {v 柳迟听了欧阳净明的话，已掩面痛哭起来。老道止住他说道：“用不着哭泣，你就此归家去，你学道的年龄，本也太早，我此时便派你大师兄杨天池送你归家。不过你在家中，不要荒废了吐纳的功夫，你功夫到甚麽时候，我自然到你家来指点你，毋庸你来找我。”

柳迟又是欢喜，又是依依不舍；得拜辞了一干人，同杨天池作揖说道：“劳大师兄的步，心实不安！不知大师兄认识寒舍麽？”

杨天池笑道：“我昨日便道过隐居山，还在那白果树底下，寻了两株草乐呢！老弟府上，虽不曾去过，大概没有寻觅不着的！”

柳迟这夜，就由杨天池送归家中。柳大成夫妇见了，真是如获至宝！

从此柳迟便在家中，专心一志的学习吐纳的功夫。毫不间断的用了两年苦功，也不见师父前来指点。心想再去清虚观，求高深的道术，无奈四处打听，终探不出清虚臂在甚麽地方！初次去清虚观的时候，所经由的路已记认不清；杨天池送他回家，因在深夜，又被杨天池提着臂膊，御风一般的飞跑，更不知道走了些甚麽地方！既是探问不出，也就罢了。

一日，柳迟的姑母生日。柳大成夫妇教柳迟去拜寿。柳迟的姑母家，在湘阴白鹤洞。从柳迟家到白鹤洞，有四十来里路；中间隔着一座大山，名叫黑茅峰。那黑茅峰虽不及隐居山那般宽广；然险峭远在隐居山之上。隐居山上有庙宇，有种山的人家，山中不断的有人行走；那黑茅峰不然，和笔管儿相似的，一峰直立，半山中略有些树木；离平地二叁公里以上，全是顽石叠成；石上长着两叁寸深的黑苔，光滑无比，不是晴明天气，那山峰总是云遮雾隐，看不出峰头是甚麽模样；莫说人不能上去，便是鸟雀也不容易飞上那峰头！从柳迟家去白鹤洞，若没有这黑茅峰挡路，直径走过去，有十四五里远近；因为得从黑茅峰底下绕一个大弯子，所以有四十来里。

柳迟这日，奉了他父母的命，在家中吃过了早饭，即提了送寿的礼物，独自向白鹤走。

走到黑茅峰底下，心想若从峰头翻过去，岂不省却了一大半的道路？他因做了两年多的吐纳功夫，又是个大有夙根的人，不知不觉的，已是身轻如无。在旁人看了那黑茅峰，觉得比登天还难；而在柳迟此时的眼中看了，竟和走平坦大路无异，绝不费力的登上了山峰，见一块大石头，尖角朝天；竖起来有叁丈多高、五丈多阔，立在峰头上，和一座屏风相似。

石下立着两只大鹰，都把翅膀亮开来，在那块大石上摩擦；一边翅膀，足有五尺多长。

见柳迟上来，并不畏惧，仍不住的摩擦。柳迟觉得很希奇，就立住脚看，鹰膀磨擦的地方，那麽粗糙的磨石，都被磨得光可鉴人；两鹰越磨越快，

听得喳喳声响！

磨了好一会，两鹰同时并举，猛然冲天飞去；柳迟倒吃了一吓。忙抬头看飞向甚麽地方去了。原来并不曾飞开，在半空中，打了两个盘旋；忽将双翅一敛，身体收缩得紧紧的，头朝下，尾朝上，比流星还快，向山头直射下来；才一着地，两翅一展，又到了半空。

柳迟的眼快，已看见两鹰的四只铁钩一般的爪内，抓了四块斗大的石头；抓至半空，用嘴在石上连啄几下，啄声然，如石匠用钢钻打石；那石头禁不起几啄，石屑纷纷向山头落下。

柳迟见了，觉得是旷古未有的奇观，心想：若不是我冒险登这山峰，怎能见得这般奇事？心里一面这麽想，两眼仍睁睁的望着两只鹰，一翻一覆的，各张开两片翅膀对搏。

两鹰正搏的得劲，柳迟也正看得出神，猛听得大石屏风背後，划然长啸一声，两鹰顿时翅而下，并立在大石的尖角上。

柳迟听得那长啸的声音，不觉惊疑道：“这黑茅峰，不是终古没有人迹的山峰吗？怎麽我才上来，竟有人在我之前上来了呢？”正打算跳上石尖去看。猛抬头，见一蚌白发飘萧的老叟，巍然立在石尖上面，支开两条臂膊；两鹰一边一只，分立在两条臂膊上；争着向老叟显出亲的样子。柳迟一见老叟那种岸然道貌，不由得心坎中发出极钦敬的意思来；就在石屏风下，放下一篮送寿的礼物，朝着老叟跪下说道：“弟子柳迟，向道心切，千万求老师父，传弟子的道。”

说罢，捣蒜一般的叩头。

老叟见了，发笑一声，响澈云霄；柳迟的耳鼓，都被笑声震得呜呜的叫、老叟笑毕，问道：“你这小孩，跪在这里干甚麽？”柳迟重申前说道：“求老师父，传弟子的道！”老叟道：“这山中那里有稻，你要求稻，得向田中去！”

柳迟道：“弟子要求的，是道德之道，不是稻粱之稻，老师父千万可怜弟子，几年苦心，得不着道的门径。”

老叟点头笑道：“原来你这小小的孩子，也知学道：是道有千端，你想学的是甚麽道？”

柳迟道：“弟子未曾入门，但知要学道：不知要学甚麽道，听凭师父指教，弟子都愿学！”

老叟道：“可以，我传你的道。不过你得拜师！”

柳迟喜道：“自应拜师，弟子就在此叩拜了。”说时，又叩头下去。

老叟连连扬手止住道：“拜师不是这般拜法！”

柳迟忙停住，问道：“应当怎生拜法，仍得求师父指教。”

老叟道：“你拜着须记着数，应叩二百个头，叩完了，我才收你作徒弟，传你的道！”

柳迟道：“遵师父的命！”就一个一个的叩下去，心里记着数，叩了大半日，已叩到二百九十八个头了。心想有两个头，随便叩两下就完了。

柳迟心里才是这们一想，老叟又连连扬手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！像你这麽不诚心的叩头，可去拜那泥塑木雕的菩萨，拜我是不能作数的！你要学道，得重新拜过！”柳迟伏在地下，惶恐说道：“弟子该死，求师父恕罪，重新诚心拜过！”

老叟点头道：“你拜罢！”柳迟这回就打点一片至诚心，一二叁四五的数着叩拜，拜到二百九十八个，老叟忽然生气说道：“罢了罢了！你那里是

在这里拜师，简直是和我开玩笑！非再重新拜过，你这个徒弟，我不能收。”

柳迟心想：不错，我刚才因一颗石子，垫得膝盖有些儿痛，身体略侧了些儿，所以师父怪我不诚意！此後便痛得要断气了，我也不顾，一心一意的叩拜，如是又叩了二百个头。

他正待继续叩下去，老叟已将身体一起，跳下地来，弯腰将柳迟拉起说道：“用不着再拜了，我不曾见有向道心坚诚像你的，你回去罢，我收你做徒弟便了。”

柳迟道：“弟子得跟着师父走，不愿回家！”

老叟道：“还不曾到传道的时候，你跟着我也无用处！”

柳迟不依道：“弟子无论如何，得跟着师父走！”

老叟道：“你定要跟我走也使得，是得事事听我的话！”

柳迟欢喜答道：“自然事事听师父的命今！”

老叟笑道：“那麽，你就在前面走罢，我走你後面。”

柳迟心想：那有师父在後面走，弟子反在前面走的道理？并且我脑後不曾长着眼睛，师父若丢下我，独自跑了，教我去那里寻找呢？便向老叟说道：“还是请师父在前面走，弟子在後面跟着。”

老叟不乐道：“你方才不是说了，事事听我的话吗？怎麽就不听我的话了呢？”柳迟没得话说，得问道：“师父教弟子往那方走咧？”老叟用手指着白鹤洞那边道：“向这条路上走去。”

柳迟好仍将送寿的礼物提起来，走过了石屏风，回头一望，师父已不见了。连忙转身跳上石尖，四处一望，全不见一些踪影，思量：“师父是道德之士，决不至无缘无故的哄骗我这年幼的小孩。我记得朱师伯母见我的时候，曾道嫌我年纪太轻，学道饼早，将来於我自己的身体不无妨碍。方才师父也是说还不曾到传道的时候，必是和朱师伯母同一般意思。”

我问师父向那方走，师父指着白鹤洞，这分明是教我管去姑母家拜寿。横竖师父已走，我也追寻不着，不如且去姑母家拜了寿，仍归家做我的吐纳功夫。师父是得了道的人，没有不知道我在家举动的；到了可传授我道术的时节，料想师父自然会找到我家来。”

柳迟主意打定，即转身下了黑茅峰。不须一会，使到了白鹤洞；在他姑母家，吃了寿酒；午後辞别姑母回家。

次日早起，还坐在床上做功夫，不曾出房，即听得自己家里雇的长工，在大门口处高声说道：“化缘那得这麽早，等歇再来罢！我的东家，这时还睡着不曾起来；我是在这里做长工的，比你更穷，那有钱米化给你？”柳迟心中偶然一动，暗想：从来少有来我家化缘的，就是化缘，也没有这般早的道理，我何不出去看看？或者是师父找我来了，也未可知！

柳迟跳下床，跑到大门口一看，并非昨日拜的师父，却是清虚观的老道：长工正用手将老道向门外推，老道是笑嘻嘻的，立着不动；长工用尽了平生气力，直是蜻蜓撼石柱，那里动得老道分毫呢？

柳迟一见，连忙将长工喝住；紧走几步，上前叩头说道：“弟子该死！不知是师案的大驾到了，跪接来迟！长工敢向师父无状，更增加弟子的罪戾，求师父惩处。”

老道伸手将柳迟拉起，两眼在柳迟脸上看了又看，忽然哎呀一声道：“你在甚麽地方，另拜过师了呢？很好，很好，这是你的缘分，我并不怪你！”

柳迟听了这话，如闻青天霹雳，心里着惊，面上便露出惭愧的样子！

偷眼看老道的神气，像是很失意的！得重复跪下说道：“弟子四处探问清虚观，想去跟师父请安，并求师父传授弟子的道术；无奈找不着，好在家，遵师父的示，做吐纳功夫；二年来并未间断。昨日因家父母，命弟子去白鹤，与家姑母拜寿；在黑茅峰遇见一个调鹰的老叟，弟子一时差了念头，以为黑茅峰无人迹，那老叟白发飘萧，年龄自是不小；那麽峻削的山峰，岂是寻常年老的人所能上去？并且那麽大约两只鹰，不是有道行的人，也不能调养，因此又触动了弟子学道之念，即时跪下来，同老叟求道。”老叟命弟子拜了八百拜，已承诺收受弟子了。但是不教弟子同走，一转瞬间，老叟就不见了！弟子此时尚是怀疑，不知老叟是何如人？住在甚样所在？这是弟子昨日拜师的实情确意，出於一时的向道心急，并非敢背了师父，又去拜他人为师。”

老道又将柳迟拉起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既是调鹰的老叟，更不是外人。我不但不怪你，并且替你欢喜；不是你的缘法好，也遇不着他！”

柳迟正要问是甚麽道理？老叟毕竟是甚麽人？柳大成在里面，听得大门口有人说话，也走出来探看。见儿子和一个老道人说话，即走了过来。

老道好像认识是柳迟的父亲似的，同柳大成稽首说道：“贫道和公子有缘，今日便道经过宝庄，特地前来望望！惊扰了施主，甚是不安。”柳迟连忙对自己父亲说明，老道就是二年前拜的师父。

柳大成见是儿子的师父，又见老道风神潇，不是寻常道人的模样；忙答礼让进客厅，陪坐着说了些申谢的话。即起身进里面，教人预备斋饭去了。

柳迟向老道问道：“师父说那调鹰老叟，不是外人，师父认识他麽？”

老道点头笑道：“岂仅认识，且是我的前辈。他老人家的外号，江湖上都称金罗汉；姓吕讳宣良。江湖上人人知道金罗汉吕宣良，却没有人知道他老人家的年龄籍贯，更没有人知道他的历史。你前年在清虚观见着的欧阳净明，今年八十八岁了；十六岁上，就拜金罗汉为师学道。那时金罗汉，就是於今这般模样！从学了几十年，不曾见过他老人家有一个确定不移的住处，终年是山行野宿，到那里便是那里。也不曾见他和旁人同走过，随便甚麽时候，总是独来独往。并且不但没人知道他的年龄，便是那两只鹰，也不知有多。大岁数了；他在山中行走遇有虎豹，或旁的凶恶鸟兽，两只鹰没有降服不了的！那怕二叁百斤的猛虎，那鹰能张爪抓住虎的头皮，提到半空中，捺乱石堆上掣下来，把猛虎跌得筋断骨折，不知在金罗汉手中，调养了多久；金罗汉说话，两鹰能完全懂得。金罗汉游遍天下名山，野宿的时候，两只鹰轮流守卫，蛇、猛兽不能相近，他可算得我们剑客中的第一个奇人！你能得着这麽一个师父，我如何不替你欢喜呢？”

柳迟听出了神，至此才问道：“他老人家既没一定的住处，又不肯和旁人同走；然则欧阳师伯，如何能相从学道，至二十年之久？”

老道摇头笑道：“那却没有甚麽稀罕！我等同道中，从师几十年，不知道师父真姓名的尚多；住处是更不待说了，古礼本是闻来学，不闻往教；惟我们剑客收徒弟，多有是往教的。”

柳迟又问道：“师父既说吕祖师，是剑客中的第一个奇人，道术也能算是剑客中的第一个麽？”

不知老道如何回答？柳迟毕竟从何人学道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施评

冰庐主人评曰：此回上半回承接下文，下半回另起波。吕宣良亦为全书重要人物，武术诸侠之冠。作者欲写诸侠小传，各有专长，弗使雷同；已

须几副笔墨，而於此领袖群英之人遂难着笔，因在二鹰身上加以描写，更在笑道人口中略略渲染。金罗汉之技艺已觉有声有色，此即画家烘云托月法也。

红冬瓜教孝一段，近世非孝末俗痛下针砭，世间决没有教人不孝的道术云云。作者慨乎言之，发人深省。

柳迟虚心学道，能随处留意，访见良师，已属难得；且耐心极好，叩二百个头，已至二百九十八个矣！老叟忽而扬手止住，说不作数，须重新拜过，是犹可忍也。至再至二百九十八个，忽又曰：“不作数。”此真所谓有意挑剔矣浮躁者必且勃然而怒，决然舍去，安肯再作第叁次之叩拜哉？惟柳迟则不以为忤，依然续拜，语曰：“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”柳迟有如是强毅之精神，宜其他日学艺冠侪辈也。

第四回 董禄堂喻洞比剑 金罗汉柳宅传经

话说老道听了柳迟的话，正色说道：“道术自有高下，但不能由同道的口中分别。况分属前辈，岂可任情评鉴？并且他老人家的本领，莫说同道的无从测其高深；便是欧肠净明，相从他老人家七十年，也不能知道详细。据欧阳净明说：从来不曾见他老人家亲自和人动过手。山西董禄堂，是崆峒派的名宿；横行河南北，将近六十年，没逢过对手。闻得金罗汉的名，探访了半年，走遍了兩湖兩粵四省，在喻洞欧阳净明家中，与金罗汉相遇；对谈了一夜，见金罗汉所谈，没一句惊人的话；有些瞧不起金罗汉，定要与金罗汉比试比试。金罗汉不肯，董禄堂更疑金罗汉胆怯，接二连叁的，催着要放对。金罗汉是笑着摇头。董禄堂自以为占了上风，说话带着讥讽。那时欧阳净明的本领，已不在一般剑客之下；听了董禄堂讥讽的话，忍不住要动手和董禄堂较量一番。金罗汉连忙止住，望着董禄堂笑道：“老弟跋涉数千里，时又废事的前来找我，为的是要和我见个高低。我待不和老弟比罢，很辜负了老弟一片盛情。但是若真蚌和老弟动起手来，天下的英雄必要笑我欺负後辈。这事实在我处于两难的地位！依我的愚见：还是以不动手伤和气的为好！”

“董禄堂那时的年纪，已是八十六岁了；如何肯服金罗汉叫他老弟，称他做後辈呢？登时怒不可遏，两颗金丸，脱手飞出，即发出两团盘篮大小的金光，一上一下的，如流星一般，直向金罗汉刺去。这是崆峒派练形的剑术，与我们练气的不同。”金罗汉被包围在金光里面，神色自若的，从容笑向董禄堂道：“老弟活到这般岁数成功得名，都不容易；便有天大本领也犯不若和我这於人无忤、於物无争的老头子较量！我曾受过了多年磨折，火性全无，无论老弟对我如何举动，我都不放在心上；是我这两个小徒，野性未除；若是弄发了他的脾气，或者有对老弟不起的时候，老弟又何苦自寻烦恼咧？”

“董禄堂听了这些话，心想金罗汉就这一个小徒弟，立在旁边；乳臭尚不曾除掉，料想没有甚麽了不得的道术！并且董禄堂，连金罗汉都不放在心目中，那里还惧怕金罗汉的徒弟呢？也不答话，将两手的食指，对两颗金丸几绕；两颗金丸便疾如电、如雷，直起直落的对准金罗汉咽喉、胸脯射将过去。金罗汉此时不动，金丸射近身，如被甚麽软东西格住了一般，又直退了回来；一连好几次，都没射进去。董禄堂这时，才知道不是对手；正想

收回金丸逃走，见金罗汉陡然大喝一声。两边肩头上的两只大鹰，听了金罗汉这一喝，同时并起，真个比箭还快。一鹰用两爪，抓住两颗金丸；一鹰直奔董禄堂。不容有招架的工夫。已将董禄堂的左眼豚瞎，亏得金罗汉第二声吆喝得快，那鹰才不敢再啄了，衔了董禄堂的那只眼珠，飞回吐在金罗汉手中；那鹰抓住的两颗金丸，也交给金罗汉。董禄堂血流满面。仍想逃走。”

“金罗汉挽住他说道：“老弟丢了双剑，不妨再练；但丢了这只眼珠，是无法弥补的！”

我替老弟治好罢！”董禄堂惭愧的不得了！因想金罗汉替他治眼，勉强在欧净明家中住了两日。”

“那眼居然被金罗汉治好，一些儿不曾损害光明。惟有欧阳净明的眉毛、头发，在董禄堂用食指，绕得金丸乱射的时候，被削去了许多，当时并未觉着，次日照镜子才知道。欧阳净明心想：幸亏金罗汉止住了自己，不曾和董禄堂放对，自己实在不是董禄堂的对手！不必问金罗汉的道术高下，即此一事，已可概见其余了！”

柳迟听得出神，至此已欢喜得搔耳扒腮的问道：“他老人家，本来有多少徒弟呢？”

老道摇头道：“那有多少徒弟！除欧阳净明外，就一个河南人，姓刘名鸿。听说刘鸿的品行，不大端方，学了金罗汉的道术，不肯向正途上走。这话我是听得欧阳净明说的；究竟如阿，我不知道。据欧阳净明说：金罗汉很不容易收人做徒弟；你的缘分，真是了不得！所以我很替你欢喜。”

说话时，柳大成已备好了斋供出来，请老道饮食。老道也不谦让，就上面坐了。柳大成父子，相陪坐着。才动手饮食，没一会，天井里的一株合抱不交的大梧桐树，忽然飘下几片叶子来。老道容说道：“吕老师来了！”说罢，离开座位，拱手而立。

梧桐叶落下来，柳迟原没留意。见老道如此，柳迟眼快，已看见金罗汉的那两只大鹰，立在梧桐枝上，却不见金罗汉进来。才打算问老道是何缘故，即听得外面一声炳哈大笑，接着便见吕宣良大踏步进来。远远的望着老道笑道：“我已料定你在这里！”

老道紧走了几步上前行礼。吕宣良一把将老道挽起说道：“对不起你，夺了你的徒弟！”

柳迟也上前叩头。老道鞠躬答道：“这是小孩子有，得你老人家玉成他！”柳大成也知道这老头，不是寻常人物；忙走过来作揖。吕宣良拱手答礼，笑道：“老朽很喜欢令郎，愿意收他做个徒弟。今日特地前来，和先生说明一声。”柳大成唯唯应是。

老道让吕宣良上坐。吕宣良也不客气，就上面坐了，对老道说道：“不是我好意思和你争徒弟。因我有一桩事，将来非这小孩，没人能替我办到，那时，你自然知道，此时地无须详说。今日趁你在此，所以赶来向你说说：不然，倒显得我没有道理，”老道连忙立起身，说了几句谦逊的话。

吕宣良手捻着长过肚脐的白胡子，笑嘻嘻的向柳大成道：“老朽知道贤夫妇都忠厚一生，理应食这儿子的好报，不过你这儿子，生成不是富贵中人物；像此刻这麽能潜心学道，将来在方外，倒可成一个不世出的英雄，老朽今日特来和贤夫妇说明的，就是：从今日以後，你儿子成了老朽的徒弟，凡他一切的举动，或出门去甚麽地方，贤夫妇都用不着过问，用不着担心。老朽的徒弟，从来不会受人欺负；贤夫妻尽可放心！”

柳大成是个极忠厚的人，也不知要怎生回答，但有点头应是的分儿。吕宣良说完，从袖中抽出一本旧书来，对柳迟说道：“你二年半吐纳功夫。足抵旁人一生的修；虽说是你的夙根深厚，道念坚诚；然而笑道人的蒙以养正之功，不能磨灭！你於今虽拜在我门下；笑道人的恩施，你终身是不可忘记的！”

柳迟到此时，才知道老道叫笑道人。心想：怪道他开口便笑，前年在清虚观的时候，每日总听得他打几次哈哈；原来是这般一个名字，可算是名副其实了。

听得吕宣良指着那本旧书，继续说道：“这是一部周易，传给你本来太早了些；因你已有了这个样子的内功，道念又坚诚可喜，不妨提早些传给你。但是这部周易，你不可轻视！”

这是我师父的手写本；传给我，精研了几十年。我师父原有许多批注在上面；我几十年的心得，又如了不少的批注。欧阳净明相从我二十年他的道念也十分诚切，心术又是正当；我所以不传给他这部周易，就为他资质不高，没有过人的天份；怕他白费心思，得不着多大的益处。”河南刘鸿，资质颖悟，不在你之下；因他英华太露，不似你诚；我当时尚虑他不是寿相，却没见到他的心术，会有变更！此时传傍你，在学道的同辈中，也算得是难逢的异数了，你潜心在这里面钻研，自能得着不可思议的好处！明年八月十五日子时，你到岳麓山顶上云麓宫的大门口坐着；我有用你之处。切记，切记！不可忘了，”说着，将周易递给柳迟。

柳迟慌忙跪下，双手举到顶上，捧受了周易；拜了拜，说道：“弟子谨遵师令，不敢忘记！”

吕宣良含笑点头，向笑道人说道：“欧阳净明告诉我，说是你和甘瘤子，争水陆码头，你很得了采！事情毕竟怎样？”

笑道人立时现出很惭愧，又很恐慌的样子，勉强陪着笑脸说道：“小侄无状。气量未能深宏，喜和人争这些闲气，说起来真是愧煞！”

吕宣良大笑道：“不妨，不妨！这又何关於气量？这种闲气，我就争得最多！”

笑道人道：“这回的事，很亏了欧阳师兄，替小侄帮场；否则，有甚麽可得！杨赞廷很是一把辣手，非欧阳师兄与他一场恶斗，将他逼走；胜负之数，正未可知呢！”

吕宣良道：“你们较量的所在，不就是在赵家坪吗？那麽好的战场，在北方平阳之地，都不容易找着；何况南几省，全是山岭重叠，除了那赵家坪，再到何处能找一蚌穿心四五十里、一半如镜的地方来？也无怪平、浏两邑的人相争不了。战场是好战场！地方也真是好地方！”

笑道人说道：“地方虽好，却是於小侄无关。”

吕宣良长叹了一口气，立起身来说道：“世人所争的，何尝都是於自己有关的事？所以谓之争闲气。我还有事去，先走了。”随向柳大成点头作辞。

梧桐树上的两鹰，如通了灵的一般，见吕宣良作辞，都插翅飞了起来，在天井中打了两个盘旋，像是很高与的样子，望着吕宣良唧唧的叫。吕宣良抬头笑道：“席上全是斋供，等歇去屠坊要肉给你们吃。”柳迟忙说道：“要肉弟子家有；但不知要生的，要热的？”

吕宣良摇手笑道：“不要，不要！这两只东西的食量太大了，吃饱了又懒惰得很，并且不能惯了他；他若今日在这里，吃了个十分饱；便时常想到

这里来。云麓宫的梅花道人；就被这两只东西，拖累得不浅！猎户送梅花道人的两条腊鹿腿，被这两只东西偷吃了；一只腊麂子。几副腊猪肠肚，也陆续被两只东西偷吃了；若不是看出爪印来，还疑心是云麓宫的火工道人偷吃了呢！”

笑道人问道：“他们背着你老人家，私去云麓宫偷吃的吗？”

吕宜良摇头说道：“那却还没有这么大的胆量！如果敢背着我，私去那里偷盗，还了得吗？那我早已重办他们了，几次都是我教他去云麓宫送信，梅花道人不着犒赏他们，它们便干出这种没行止的事来！但是也怪梅花道人，初次不该惯了他们！因我初次到梅花道人那里，梅花道人拿了些薰腊东西，给他们吃了，就吃甜了嘴！从那回起，凡是经过薰腊店门首。这两只东西，便在我肩上唧唧的叫；必得我要些腊味。给他们吃了，才高兴不叫了。得了派他们去云麓宫的差使，直欢喜得乱蹦乱舞起来；谁知他们早存心想去云麓宫讨薰腊吃！”

说得柳大成父子和笑道人，都大笑起来。

两鹰好像听得出吕宜良的话，越发叫得厉害。柳大成连忙跑到厨房里。端了一大盘切好了的腊肉来。吕宜良道谢接了，用手抓了十多片向空中撒去；两鹰真是练就了的本领，迎着肉片，嘴衔爪接，迅速异常，一片也不曾掉下地来；那需片刻工夫，即将一大盘腊肉，吃得皮骨无存；飞集在吕宜良肩上。笑道人也同时作辞，二人飘然去了。

且慢，第一、第二两回书中，没头没脑的，叙了那们一大段争水陆码头的事；这回从吕宜良口中，又提了一提；到底是桩甚麽事？不曾写明出来，看官们心里，必是纳闷得很！此时正好将这事表明一番，方能腾出笔来，写以下许多奇侠的正传。

却说平江、浏阳两县交界的地方，有一块大平原，十字穿心，都有四十多里，地名叫做赵家坪。这个赵家坪，在平、浏两县的县志上都载了；平江人说是属平江县境的，浏阳人说是属浏阳县境的，便几百年争不清楚。这坪在作山种地的人手里，用处极大。春、夏两季，坪中青草长起来，是一处天然无上的畜牧场；秋、冬两季，晒一切的农产品，堆放柴草；两县邻近这坪的农人，都是少不了这坪的。

因没有一个确定的界限，两县的人，各不让步；又都存着一县独有的心，不肯劈半分开来。於是每年中，不是因畜牧，便是因晒农产品，得大斗一场！斗的时候，两方都和行军打仗一般；一边聚集千多人，男女老少都有。就在赵家坪内，少壮的在前，老弱的在後；妇人小孩，便担任後方勤务。两方所使用的武器，扁担、铁锄为主；木棍、竹竿，临时取办来接济的也不少。

每大斗一次，死伤狼藉，打得一方面没有继续抵抗的馀力了才罢！也不议和，也不告官，打死了的，自家人抬去掩埋；怨死的人命短，不与争斗相干；受了伤的，更是自认晦气，自去医治，没有旁的话说！打输了的这一方面，这一年中便放弃赵家坪的主权，听凭打赢了的这一方面在坪里畜牧也好，晒农产品也好，堆柴放草也好，全不来过问。一到第二年，休养生息得恢复了原状，又开始争起来，斗起来。

历载相傳，在这坪里，也不知争斗过多少次？死伤过多少人？那时做官的人，都是存着吏不举、官不究的心思，要打输了的不告发，便是杀死整千整万的人，两县的县知事，也不肯破例出头过问，所以平、浏两县的人，

年年争赵家坪，年年打赵家坪；惟恐赵家坪不属本县的县境。两处县知事的心理，却是相反的，几乎将赵家坪，看作不是中国的国土；将一干争赵家坪，在赵家坪相打的农人，也几乎看作化外！所以年年争打得没有解决的时候！

赵家坪的地位，本来完全是陆地，并不靠水。然争赵家坪的，都不说是争赵家坪。却都改口，称为平水陆码头。这种称呼，也有一个缘故在内：因清朝初年，宝庆人和浏阳人，争长沙小西门外的水陆码头，曾聚众大打了好几次。那时出头动手的，两边都拣选了会拳棍的好手，在南门外金盘岭，刀枪相对的争杀起来；接连斗了叁日。两边都原有二百多人；叁日斗下来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一边都剩一个人了。浏阳的一蚌，姓戴，名汉屏，年已七十叁岁了；宝庆的一个，姓常，名保元，年龄也和戴汉屏差不多。两人的本领，功力悉敌；起初都用单刀相杀，不分胜负；都掉换兵器，又不分胜负；叁日之内，所有的兵器，通掉换尽了，仍是分不出胜负，两人又斗了一会拳脚，见同伴的，都伤亡了一个乾淨，两个老头子才议和，结成生死兄弟。

从这次大争斗以後，凡是两个团体，争占甚麽东西，无论是田地，是房屋，或是坟墓，都顺口叫做争水陆码头；这争水陆码头几个字，成了两方相争的代名词。於今争水陆码头的意义说明了。是乎、浏两县农人的事，和笑道人、甘瘤子一般剑客，有甚麽相干呢？这里面的缘故，就应了做小说的一句套话，所谓说来话长了，待在下——从头叙来。

离赵家坪五里路，有一条小河，春季涨水时候，也不过两丈来宽，七八尺深；若在秋、冬两季，仅有二尺来深的水。并不要渡船，作山种地的，将裤脚捋起，便可在水中，走过河去。

载粮食的小船，春天连下了几日大雨，发了山水，方能驾进这小河里来；平时这条河里，是没有船走的。惟有靠河岸居住的一些农人，每家都有一两只小划子；农闲的时候，便将小划推到河里，就在河里网鱼。这网鱼的生涯算是这条小河附近农人的氩业，每年也有不少的出息。

这些农人中间，有一家姓万的，就夫妇两个，没有儿女。姓万的人极浑厚，排行第二，地方士都叫他万二呆子。但他为人虽像个呆子，种地网鱼的成绩，却都在一般自命不呆的农人之上。他的老婆，也是没一些精明的样子，混混沌沌的，终日帮着万二呆子苦做。夫妻两口，食用不多，很有了些儿积蓄。

这日是正月十叁，万二呆子向他老婆说道：“快要到元宵节了。今日得网一天的鱼，明日好卖给人家过节。”他老婆自然说好。他平日网鱼，照例是他老婆驾着划子；他立在船头上撒网。这日也是如此。因这日在小河里网鱼的太多，万二呆子网了半日，没网着几条拿得上手的鱼。他老婆怂恿着，去大河里试试；这条小河，通大河也不过几里路。万二呆子便鼓了鼓呆气，放下手中的网，提了一片桨，帮着老婆就一阵摇到了大河。

这日的北风不小，河里走上水的船，都只扯着半截篷，便如离弦的劲弩，直往上驶。万二呆子在小河里的时候，还不觉风大；一到了大河，料想这麽大的风，撒网是不相宜的；和老婆商量，打算退回小河里来。他老婆还不曾回答，忽然睁开两眼，望着河里，好像发现了甚麽。

万二呆子忙随着老婆望的所在望去不觉失声叫了一个哎呀！

不知万二呆子夫妇发现了甚麽东西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五回 万二呆打鱼收义子 锺广泰贪利卖娇儿

话说万二呆子见自己老婆，睁眼望河心，好像发见了甚麽东西似的；也连忙掉过头，向河心一望，不觉大吃一惊！

原来水面上，浮一件红红绿绿的东西，像是富贵家小儿穿的衣服；随流水，朝鱼划跟前，一起一伏的淌来。看看流拢来，相离不过几尺远近；万二呆子失声叫道：“哎呀！从那里淌来的这个小儿！可怜！可怜！我们把他捞上来，去山里掩埋了罢。给大鱼吞吃了，就更可惨了！”他老婆一面口中答应，两手的桨，便用力朝那小儿摇去。不须叁四桨，小儿已靠近了船边；万二呆子伏下身子，一伸手即将小儿捞起。

夫妻两个同看那小儿，雪白肥胖，不过一周岁的光景：遍身绫锦，真如粉妆玉琢；只因身上穿的衣服过厚，掉在水中，不容易沉底。万二呆子夫妻，都是水边生长的人；很识得水性，更知道些急救淹毙人的方法。当下，见那小儿背上衣服，还不曾湿透；料想是才落水不久的。

两夫妻慌忙施救，一会儿竟救活转来。两口子高兴到了极处，都向天祝谢神明，说是神明可怜他夫妻两个，年过五十，没有儿女；特地送这麽好的一个儿子给他。

万二呆子从自己身上，脱下一件棉袄；去了小儿的湿衣，将棉袄包裹了。那里还有心思网鱼呢？急忙掉转船头，摇回家中。左右邻近的农人，都知道万二呆子，在小河里拾了个儿子；便也有许多人，来万家道喜的。万二呆子因这小儿，还在吃乳的时候；自己老婆不曾生育过，发不出乳水来；手中既是积蓄了些儿财物，就专为这小儿，请了一个奶妈。

这小儿有一处和旁的小儿不同的地方，就是：两边的头角高起，角上的头发，都成一个螺旋纹。寻常人的头发，当中一个旋纹的多。据一般星相家说看小儿头上旋纹的前後左右位置，可以定出生产的时刻来；头上有两个旋纹的极少，便有也是或前或後，或左或右；一边头角上一个的，整万的小儿中间，怕也不容易选出二叁个来。这蚌小儿，才只有周岁，自是不能说话，无从知道他姓甚麽，是甚麽所在的人。不过就他身上的衣服看来，可以断定他：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公子；如何落在水中的缘故，也无从知道。

万二呆子替他取了个名字，叫做义拾儿。

养到了十岁，万二呆子见义拾儿天份很高，全不是一般农人家的小孩气概；只是不愿意跟万二呆子，下田做农人的生活。普通农家，有了十来岁的小孩，便得担负许多耕作上的事项；牧牛羊、割草扒柴，自然是农家小孩份内的事。若是这小孩的身体，发育得快，有了十来岁，简直可以帮同父兄，做一个大人的事。义拾儿的身体，发育并不算迟；然禀赋不厚，到底不是农家种子。万二呆子见他对于一切农人的事项，都做不来；心里怜爱他，也舍不得逼他做。

附近有一个教蒙童馆的先生。略略殷实些的农家，想自家小孩也认识几个字；都在叁五串钱一年，将小孩送进蒙童馆里读书。万二呆子遂也把义拾儿，送进了那个蒙馆。

煞是作怪！义拾儿一见书本，便和见了甚麽亲人一般，欢喜得很！只须蒙馆先生教一遍，他就能读的上口。

蒙馆先生教书，照例不知道讲解，仅依字音念唱一回；讹了句读，乖了音义的地方，不待说是很多很多。馆中所有的蒙童，跟先生念唱，正如翻刻的书，错误越发多了！惟有义拾儿，不但跟念唱，没有错误；并且常用他的小手，指点书句，要先生讲解。

先生每每被逼得讲解不出，便忿忿的对义拾儿说道：“教蒙馆是教蒙馆的价钱，照例都不讲解；要讲解，得加一倍的学钱。你家里能加送我的钱，我就给作讲解！”

义拾儿认作实话，归家向万二呆子道：“要多送先生的钱。”

万二呆子辛苦积蓄的钱，如何舍待多送？并且万二呆子是个纯粹的农人，只知道读书就读书，那里知道还要甚麽讲解，得另外加钱？听凭义拾儿怎生说法，他只是不肯担负这笔额外的款项。义拾儿见说不准，也就罢了；次日仍照常到蒙馆去了。

平日去蒙馆，总是用竹篮提午饭，在蒙馆里吃；读到下午，日陷西山的时候回家。这日义拾儿照常去後，直到天色已晚，尚不见回家。万二呆子夫妇，都觉得诧异：万二呆子自己提了一个灯笼，亲去蒙童馆探问。

蒙馆先生道：“我正在疑心，今日义拾儿怎的不来读书？莫是病了麽？上午已从家中出来了么？”

万二呆子一听这话，真若巨雷轰顶！错愕了半晌，才回问道：“今日真个不曾到馆里来吗？他从来不是欢喜逃学的孩子，又从来不贪玩，更没有旁的地方可走，不到馆里来，却到那里去了呢？”

蒙馆先生生气答道：“不是真个不曾来，难道我隐瞒了你的义拾儿不成？你不相信，去问这些学生，就知道了！我教了十多个学生，今日统来了；就只义拾儿没到。”

万二呆子料想先生的话不假，心里更急得无法可想。归根究底，就恨先生不该要加甚麽讲解钱！和这先生吵闹了一会，也吵闹不出义拾儿来！得归到家中，对自己老婆说了。义拾儿虽不是他夫妻亲生的儿子，然终日带在跟前，养到这麽大；又生得十分可人意，一日丢失了，如何能不心痛呢？夫妻两个足哭了一夜。

次日天光一亮，夫妻即分头四处寻找；又拜托了几个邻人，出外打听。一连寻了数日，杳无踪影！左近知道这事的人，莫不替万二呆子夫妻叹息。都说：万二呆子，前生欠了义拾儿的孽债：这是特来讨债的！所以来不知从那里来，去不知往那里去。

话虽如此，但是义拾儿，难道真是一个讨债鬼吗？确是从那里来的？确是往那里去了呢？

於今且将他的来路表明出来，再说他的去路。

便西杨晋谷，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孝廉；只因会试不第，乘那时开了捐例，花了些钱，捐一个道衔；在湖南候补，很干了几次优差，便将家眷，接到了湖南。他有个儿子叫杨祖植，来湖南的时候，已有十叁四岁了；在广西不曾定得亲事，到湖南过了叁四年，就娶了平江大绅士叶素吾的小姐做媳妇。过门之後，伉俪之情极笃，一年就生了一个男孩子。

杨晋谷把这小孩子，钟爱得达於极点。但是叶素吾夫妻，也极爱这个女儿；虽则出了嫁，生了孩子，仍是要接回家来久住。杨祖植离不开老婆，也跟同住在岳母家。两小夫妻从家里动身去岳母家的时候，生下来的小孩，才得叁个月。在岳家住了半年，杨晋谷就打发人来接。

叶素吾夫妻舍不得女儿走，只是留不放；二月间去的，直住到年底。杨晋谷派人接了叁五次，叶素吾夫妻定要留过年。

杨晋谷想看孙子的心切，只等过了年，就改派了两个长随，同了个老妈子，教老妈子对叶家说：“如果要留少爷少奶奶住，不要紧；只要把孙少爷带回去，少爷少奶奶便再住十年八载，也不妨事！”叶素吾夫妻见是这麽说，不好意思再留了，正月十二日，就叫了一艘大红船，送杨祖植夫妻回去。

这时杨晋谷在衡州。正月里北风多，红船又稳又快，计算十五日可以赶到。谁知行到第二日，奶妈抱了这周岁的小孩，在船头上玩耍。这个小孩本来生得肥胖有力，乱跳乱动的，在奶妈手中不肯安静。奶妈年轻，一个不留神，小孩便脱手掉下河里去了！奶妈顺手一捞，仅捞了一顶风帽在手；水流风急，顷刻已流得不知去向！

奶妈吓慌了，乱喊救命，杨祖植夫妻跑出去看时，连水花都没看见一个！杨祖植急得抓住奶妈就打。奶妈情知不了，也要同河里跳下。依得杨祖植的性子，觉得这奶妈死有馀辜；巴不得他跳下河去，陪葬自己的周岁小儿！亏得杨祖植的妻子机警，一把将奶妈拉住道：“小儿已是掉下河去了！你陪死，也无用处！且快把船头掉过，赶紧追下去捞救。”

红船本来就是救生船，驾船的都是救生老手，不问有多大的风浪，红船是从来不会翻掉的。

当时听得小鲍子落了水，不待杨祖植吩咐，已连忙下了半截风篷，掉转船来。船上原备有捞人的长竿挠钩；七手八脚的。旋捞旋赶。无奈那船行驶半帆风，比满帆的包快；那怕你落了篷，疾行的馀力，还得跑半里路，方能停住；在河心行驶，又不能撑篙，将船抵住不动。加以水流甚急，等得掉过头来，相离落水的地力，已不知有多远了。

大家心里都存小孩不会泅水的念头，估料落水就沉了底；既是不能确定落水在甚麽所在，虽是用挠钩捞挽，也都不过奉行故事而已。杨祖植夫妻望河里，痛哭了一会。

杨祖植道：“我们年纪轻，不愁不会生育；这孩子该当不是你我的儿子，便不掉下河去，要病死也没设法！只是老太爷这般钟爱他，叁回五次的派人来接，也完全为的是他；我们於今空手回去，却是怎生交代呢？老太爷、老太太，都是上了年纪的人，得了这个惨消息，不要急死，也要伤心死？这可怎麽得了呢？”

他妻子说道：“这消息不但不可给老太爷、老太太知道，连外公、外婆都知道不得！惟有连夜赶到省城，多叫几个媒婆来，多许他们些银子，教他们去打听，看那家有月份相当的小孩，便在几千银子也说不得，买一个来作替身：好在出来的时候，得叁个月；於今离隔了差不多一年，老太爷、老太太，不见得便认得出！”

杨祖植摇头道：“不好！到那里去找这头上有双旋，又正正在两边头角上的？”

他妻子道：“那是不容易找，然只要头上有两个旋的！即是找不出，也还有一个法子：叫个剃头匠来，把头发剃个乾净回家！一时不留神，也看不出！并且两个老人家，无缘无故的，大约也不至十分注意到这旋上去。”

杨祖植听了，也得说好。随即叮嘱了一干下人，不许到家透露风声。这些下人身上，都担些干系；巴不得不给老太爷、老太太知道，免得挨打挨骂。红船连夜赶到了长沙。打发下人上岸，找寻了六七个媒婆。杨祖植对媒

婆，将要买周岁男孩的话说了；如能找头上有双旋的，更可多出价钱。媒婆也不知道有甚麽缘笔，只理会得：这是一笔好买卖：做成了功，可以一生吃不尽！他们做媒婆的，干的是这类事业：岂有不极力兜搭的？天下事，只要有钱，真是没有办不到的！几个媒婆，跑满了一个省城，到十五日，就居然找了一个，头上也是两个旋纹；只略大了几个月，有一岁半了，是一个做裁缝的儿子。

裁缝姓钟，名叫广泰；有六个儿子，四个女儿。因家境不好，食口大多，时常抱怨妻子，不该生这麽多儿女。久有意送给没儿女的养，一则苦於没有相当的人家，二则他妻子，毕竟是自己身上生下来的，不忍心胡乱丢掉！每次生一个儿女下来，得忍受丈夫无穷的埋怨！这回媒婆来说：有富贵人家，要买了作儿子；料知买过去，不但没有苦吃，还有得享受，并且又有银子可得。钟广泰自是高兴，就是他妻子也愿意了。说受了一千两银子的身价，四百两银子的媒费；一时交割清楚，这岁半的小孩，使到杨祖植夫妻手里了。

也合该这小孩，是义拾儿的替身！虽则大了几个月，只因裁缝老婆，生育得过多，缺乏了奶水；小儿身体，不大发达，和义拾儿落水的时候，长短大小差不多，容貌也有些相彷彿。就只头上双旋，不及义拾儿那般齐整；但是尽可以敷衍过去，仍旧教义拾儿的奶妈带了。

寻常有了岁多的小孩，多是不肯吃旁人的奶：这孩子因平日亏了奶水，肚中饥饿得很，奶妈给奶他吃，一点儿不号哭。回到衡州，杨晋谷两老夫妻，竟毫不疑虑的，认作自己的嫡孙子；替他取的名字，叫做杨继新。後来这杨继新大了，也是这部书中的紧要人物。暂时放下，後文自有交代。这样说来，义拾儿的来路，算是已经表明了。

却说义拾儿这日，提了饭篮、书包，去蒙童馆读书。心里因万二呆子，不肯答应他加送学钱，有些闷闷不乐；低头，一步懒似一步的，往前行走。万家离蒙童馆，不上叁里路；走了好一会，仍没有走到。停了步抬头一看，原来走错了路，在叁岔路口上应拐弯的；因心中不乐，忘记了拐弯，就走进一座山里来了。小孩子心性，见走错了这麽远，恐怕到迟了，先生责骂偷懒，不免有些慌急起来。慌忙回头，匆匆向来路上走。方要转过山嘴，不提防一条硕大无朋的牯牛，迎面冲了过来；那里避让得及！

那牯牛用角一挑，把义拾儿挑得滚下一个山涧中去了！农人牧牛，照例是清早和黄昏两个时期。这时正是早起牵出来，吃饱了水草，要牵回家去了。黄牛、牯牛都有一种劣性；不惹发它这劣性就好，驯服得很，叁五岁的小孩，都能牵去吃草；若是它的劣性发了，无论甚麽人，也制地不住！

每次发劣性的时候，总是乘牵它的不防备，猛然掉头就跑；牵牛的十九是小孩，手上没有多大的气力，那里牵得住呢？有时还将小孩一头撞倒才跑。跑起来，逢山过山，逢水过水，随便甚麽东西，都挡它不住，遇人就斗。必待它跑得四蹄无力了，又见了好青草，才止住不跑了！

这种事，在冬季最多；因为冬季是农人休息的时候；牛也养得肥肥的，全身是力，无可用处，动不动就发了劣性！义拾儿这回被难，也正在冬季。

那山涧有丈多深；涧中尽是乱石。牧牛的小孩，跟在牯牛背後追赶；因相离很远，又被山嘴遮了，不曾看见义拾儿，走涧上经过：想不到有人被牛挑下涧里去了。竟不作理会的，追了过去。

义拾儿跌得昏死了，也不知经了多少时刻，才渐渐的有了知觉。睁眼一看，见是一间很精雅的房子；自身躺在一张软榻上，只是不见有人。心里

疑惑，一时也忘记了被牛斗的事。

想坐起来，看是甚麽所在；才一抬头，登时觉得头顶上，如刀劈一般的疼痛；身体略移动了一下，肩背腰腿，无一处不更痛得厉害。

有这一痛，就记起被牛斗时候的情形来了，即听得有人在软榻那头说道：“醒了麽？快不要乱动！”义拾儿心里吃了一惊，怕痛不敢再抬头去看。

那人已走过这头来，原来是个花白胡须的道人。将头伏近，口里呼义拾儿叁字，说道：“我已熬好了些小米粥在这里，给你吃些儿再睡。你的伤势太重，非再有十天半月，不能全好！你已在此睡了叁日、叁夜，知道麽？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

义拾儿听得叫他喝粥，即时觉得肚中饥饿不堪。道人端了一碗稀粥进来，一口一口的，喂给义拾儿吃了；道人教他仍然安睡。一连半个月，每日敷药喂粥，以及大小解，全是那道人照拂。

半月以後，伤处方完全治好。义拾儿聪敏，知道向道人拜谢，并问道：“这是甚麽地方？你老人家怎知道小子叫做义拾儿呢？小子记得被一条牯牛，挑下了山涧，就昏死过去了。怎麽会到这里来的？”

那道人笑道：“这里是万载县境，鸡冠山清虚观。我就叫清虚道人。同道中人，见我常是开口笑的日子多，都呼我为笑道人。我一年之中，有十个月闲游，顺便替人治病。你被牯牛挑下的那条山涧里面，长几味不容易得的草药；我那日从那里经过，便下去寻寻草药。也是你合该有救，又与我有缘。下涧就见得你倒在乱石堆上，脑盖已破；幸喜脑浆不曾流出，只淌了一大滩的紫血。肩腰背脊和两条大腿，都现了极重的伤痕。”

“看那石上的血色，已乾了许多；推想你跌下，必不止一日半日了。四肢不消说，全是冰冷；亏得心脏不曾损坏，还可以望救：我当下就用涧中泉水调了些万死一生丹，敷满了你的头脑；又灌了些回轮汤，给你吞了。那乱石堆上，不好用推拿的工夫；并且你的伤，也不是叁五日能治好，只好将你驮到这里来。”

“我初见你遍身的重伤，还只道你是被恶人谋害了，攢在那山涧里面；及至驮到这里，仔细一看，才看出是被牛角挑伤了。牛角挑的地位，在腰肋之间；头脑是倒栽在乱石上；肩背两腿，是从涧石上滚碰伤的。你姓甚麽，家住在那里，我都不知道。只因见你身边，有一个竹饭篮，饭菜都倾散在涧里；又见有一个书包，里面几本书上，都写了义拾儿叁个字，料想就是你的名字。你怎的取这麽一个名字？是教你书的先生替你取的吗？”

义拾儿道：“我本姓甚麽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：名字是我义父给我取的，义父不曾对我说出来历。只时常听得同馆读书的人，笑我是十年前的正月十叁日，在河里拾的。我拿这话问义父，义父只叫我莫信那些胡说，然而也不说出我亲生父母的姓名住处来。怕真是在大河里拾的！终不成我是没有父母的吗？不过我心想同学的话，也实在有些像是胡说！”

“我今年才得十一岁，十年前我不是还不曾上一岁吗？没上一岁的小儿，终日在母亲手里抱；如何会跑到大河里去呢？难道不上一岁的小儿，就会浮水？既落到了水里，又怎的不会沉底，能给我义父拾呢？并且他们说正月十叁日拾的，更是不近情理：正月间天气，何等寒冷；便是大人掉在水中，也要冻死！何况是小儿？何况是不上一岁的小儿呢！”

笑道人光开两眼，望义拾儿，滔滔不断的说了一大段，微微的点了一下头。问道：“你义父住在那里？姓甚麽？叫甚麽名字呢？”

义拾兄道：“我义父姓万；甚麽名字，我却不知道。我只听得人家当我义父的面，都叫万二爷，或是万二爹；背後全是叫什麽万二呆子。家住在离赵家坪不远，金家河旁边。义父本是种田的人；得闲就驾鱼划，同义母去金家河打鱼；我也同去过好几次。不过义父、义母，都不大愿意带我同去，我问是甚麽道理，不教我同去？义母说：是算八字的先生说我犯水厄，不到河里去的稳当些！照这些情形看来，又似乎是在大河里拾的。”

笑道人一面听义拾儿说话一面捻着花白胡须，偏头如思量甚麽；听到末了，忽然拔地跳起身来，跑到义拾儿跟前，双手将义拾儿的头一捧；吓得义拾儿不知为的甚麽？

毕竟是为的甚麽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六回 述前情追话湘江岸 访衣父大闹赵家坪

话说笑道人忽然跑到义拾儿跟前，双手将义拾儿的头捧了。此时头上伤处的瘢痕，已经脱落了；只是还不曾长出头发来，然两边头角上的旋纹，仍仿佛能看得清楚。笑道人仔细端详了几眼，拍义拾儿的肩头笑道：“你不用急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，我能使你一家团圆；不过一时不能办到！”

义拾儿喜问道：“你老人家怎生能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呢？我实在是我义父於正月十叁日，在大河里拾的吗？”

笑道人道：“如何拾的，我虽不能断定，然是十年前的正月十叁日，落到你义父手里，是一些不错的。至於你问我怎生知道你的亲生父母，这事也真是凑巧！十年前的元宵，我恰好在长沙。长沙省城里叁教九流的人物，我认识的极多。”

“有人告诉我说，小西门河里，到了一号大红船；船上载的是官眷。不知为的甚麽，要买一个周岁的男孩子；不怕价钱大，只要是头上有两个螺旋纹的。於今城里头的媒婆，都想张罗这笔买卖，满城寻找合适的孩子。有一班无赖子，听了这个消息，也想趁此发一注横财。到处打听有周岁男孩子的人家，打算买通人家底下人，或老妈子，用调虎离山之计，将男孩弄到手，去卖给那红船上。那些有男孩的人家，也听了这不好的消息，多是几个人围守自家的孩子，怕被人偷了去。”

我当时知道了这事，很觉得奇异；探访了好几日，不曾探出原因来。只知道那船上的是官眷，是广西人，在湖南候补的杨晋谷的少爷、少奶奶。少奶奶是平江大绅士叶素吾的小姐；这回是从娘家回婆家。那船上的人，异口同声的，不肯说出买孩子的缘笔来。

後来也只知道花了一千多两银子，买了一个裁缝的儿子，带到衡州去了。我也没再打听。”

“过了五年，听说杨晋谷因事挂误了去了前程，又因年纪也老了，就全家回了广西原籍。但不知他是广西那府那县的人！罢听你所说，触发了我十年前很觉得奇异的事；心想：买人家小孩，作自己儿子的有；然从来没听说要限定是周岁，而头上又要有两个螺旋纹的！”

说是自己原有这麽一个小孩去了，要买一个同样的补缺。”

“你说同学的揶揄你，是十年前正月十叁日，在大河里拾的；和我所见的年月日都对。

而那时的你，恰好又只周岁；我心里已有八成，可断定那船上要买的，就是为补你的缺；但须看你头上，果是有两个螺旋纹没有？你於今头上，虽然脱落瘢痕，不曾长出头发；然发根的纹路，是看得出来的。不是很显明的一边头角上一个螺旋纹吗？由此一点看来，你是杨晋谷的孙子，是毫无疑问的了。你的亲生父，叫汤祖植。但不知你因何才得周岁，就会掉在河里？十九是因领你的奶妈不小心！这事除了你当日同船的人而外，没有旁人知道；所以打听不出。”

义拾儿听了，流泪说道：“我果然还有亲生父母在世，却为何也不到金家河一带，来找寻我呢？可怜我父母，当我那落水的时候，不知道哀痛到了甚麽地步？我怎的出世才周岁，就有这麽不孝？於今既承你老人家指点，我亲生父母现在广西；我岂可再逗留在外，不作速归家，慰我父母的悬望？”

笑道人连连点头道：“你这十来岁的孩子知道尽孝，很是难得！我既救活了你的性命，应得成全你这一刀孝心！不过你的年纪，毕竟太轻，不知道世事；此地离广西叁千多里，山川险阻，盗匪出没无常，若在江湖的人，尚且不容易行走”你一个未成年的小孩，既在我这里，我岂肯教你如此涉险？况且你父母是广西那府那县的人，还不知道。

便西一省，那麽大的地方，你一个小孩子，贸然到那里寻找？”

义拾儿哭道：“我不问寻找得与寻找不，总得去寻找！莫说还知道我的父母是在便西；便是不知道，只要明白我的亲生父母确实尚在人间；那怕连姓名都不晓得，我也得寻遍天下！上天可怜我，总有寻若的一日！”

笑道人见义拾儿小小的年纪，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，心里不由得愈加喜爱。拉了义拾儿的手，坐在床沿上；一边抚摸他的头，安慰他说道：“好孩子！不用急！你有这一刀孝心，自有你父母重逢之日！我刚不是说了，能使你一家团圆的话吗？这事包在我身上！我可托人去广西打听。你的父是很有声望的人，大概打听还不难。等打听得了落，我就亲身送你去。你父母此时的年纪，不过叁十多岁；便再过叁年五载，也不愁没有见面的日子；我因很喜欢你的资质好，想收你做个徒弟，传你的道术；像你这般天份，加以猛进之功，叁五年就可横行天下。那时你自己，也不难独自去广西，寻找父母！”

义拾儿也是一个大有慧眼的人：合该成为清朝一代的大剑侠！所以鬼使神差的，从周岁掉在河里，落到万二呆子手中；才有迷路被牛挑下山涧的事。若在杨祖柏家中，带回到广西去了，又如何能从笑道人学道呢？义拾儿当时听了笑道人的话，有夙慧的人，自然闻道心喜；即刻立起身来，爬在地下，朝笑道人猛叩了四个头。

笑道人打照例的哈哈，弯腰将义拾儿扶起说道：“你这义拾儿的名字，是你义父傍你取的乳名；人家听了不雅。你本姓杨，我给你一个名字，叫杨天池。你就住在这清虚观，朝夕用功修练；我不带你出外，你独自不许出外！”杨天他连声应是。

从此杨天池便在清虚观，跟笑道人修炼剑术。

清虚观在万载鸡冠山穷谷之中，终年不见人迹，不闻鸡犬之声，丝毫没有妨碍修练的东西。

只练了五年，杨天他的剑术，已是成功了！起初笑道人不许杨天池独

自出外。两年过後，才放杨天池出来。就在鸡冠山上，追逐飞禽走兽，辅助外功。叁年後，便教他去各省的深山大泽中，寻觅草药。

这采药一门，是修道的舟楫；目的并不是给人治病，原是用以辅佐自己内外功的一种工具。

剑术不过是修道的，在深山穷谷之中，一种自卫的东西；到各处寻觅药草，时常与毒蛇猛兽相遇，剑术也是不可少的。只是杨天池从笑道人所学的，重在剑术；五年後，剑术成功了。

杨天池向笑道人说道：“弟子从师父五年之久，虽朝夕专心修炼，然每一念及亲生父母，心中总是难过！於今弟子仗师父传授的剑术，不论甚麽险恶的地方，弟子也耙独来独去。求师父许弟子去广西，寻觅家父母；等家父母终了天年，再来此待奉师案！”

笑道人欣然答应了。杨天池遂一人到了广西。整整的在广西，探访了四年；广西的六道八十州县郡访遍了，不曾访出他父母的住处来。料知已不住在广西了；得仍田清虚观，想慢慢的探访。笑道人在这四年之中，又收了许多徒弟。论年纪，多有比杨天池大几岁的：论次序，只杨天池居长，所以杨天池做了笑道人的大徒弟。

一日，杨天池因事走赵家坪经过，远远的即听得喊救之声，俨然和打仗一般。汤天他心想：“於今是承平世界，决没有造反打仗的！我彷彿记得小时候在义父家中，曾屡次听得说：平江、浏阳两县的人，因争甚麽水陆码头，在赵家坪聚众打架；每年不是春季，便是秋季，总得大打一次。此时正是二月：这喊杀之声，一定又是平、浏两县的人，在这里争水陆码头了。”

“我自从离了我义父家，忽忽十年了！前五年因在清虚观一心修道，不能任意出外；後五年远在广西，寻我的亲生父母；所以不曾到义父家去探视过一次。义父母养育我的恩典，岂可就是这麽忘恩不报！他们争水陆码头的旧例，只要是行走得动的，不论老少男妇，都得从场去打；不过老弱妇孺在後面，烧饭、挑水、搬石子、运竹巴、木棍；不愿从场的，须出钱一串，津贴从场的老弱。我那时年轻，义父母钟爱我，不教我从场，每年得贴一串钱。义父母虽然年老，是每次要去的。我於今练成了这一身本领，恰好又到了这里，何不助义父母一臂之力，趁此报答二人养育之恩？”

杨天池计算已定，即绕到平江人这方面。举眼看去，一边足有千多人，都是一字儿排开；近的拳棍相交；远的用藤条缠鹅卵石子，同对面打得如下雨一般。老弱妇孺，各离阵地里多路，呐喊助威。双方正在酣战，还没分出胜负。杨天池估料义父母，必在老弱队中，遂向老弱队中寻找。

这时万二呆子，已是六十多岁了；他老婆患病在家，不能上阵。万二呆子不舍得出两串钱，独留老婆在家，自己还是勉强挣扎，跟大家上阵，在後方担任烧饭。杨天他寻找了好一会，才寻了。少年人的眼力和记忆力，都比老年人强些；汤天池一落眼，便认出是自己义父来。

万二呆子的老眼昏花，杨天他又完全长变了模样，如何能认得出呢？杨天池走过去，双膝跪下，叫了一声义父；倒把万二呆子吓得错愕起来。旁边有个眼睛快的老头，一见就向万二呆子喊道：“哎呀呀！你的义拾兄回来了！”

万二呆子这才从恍然里面钻出一个大悟来！立时欢喜得两泪交流，颤巍巍的双手抱住杨天池，哭不出，笑不出，话也说不出；只张开口，一叠连声“啊”个不了。旁边的人互相告语，都替万二呆子欢喜。

杨天他立起身来问道：“义母现在何处？孩儿且去见了他老人家再说！”

万二呆子看杨天池文士装束，生得客仪俊伟，气度雍容：立在众人丛中，正如鹤立鸡群；不由得心里更加喜悦！见他问义母在何处，忙答道：“你义母麽？她病了好多日子了：自从不见了你之後，心里一急，又上了几岁年纪，就时常是病痛纠缠不清，近来更厉害得不能下床了！等我告了假，带你回家去罢！”

万二呆子正待转身，找为首的去告假；猛然见前面战斗的壮士，都纷纷败退下来，後面的老弱妇孺，也登时大乱；呼号喊叫的，各自私窜逃生。万二呆子一手扯了杨天池要跑道：“快逃，快逃！我们这边打输了！浏阳蛮子就要追下来，落在他们手里，便不能活！”说话时，神色慌张到了极点。

再看这一排的老弱妇孺，已逃跑了大半。因是一坦平阳之地，看得分明：浏阳人那边追下来的约有五六百人，异常奋勇！平江人队里，只望後退，已没有反抗的能力。

杨天池心想：我要帮助义父，此刻已是时候了！便立住不动，同他义父说道：“一逃跑，就输给浏阳人了！孩儿可助杀一阵！你老人家且在此等，孩儿杀上前去！”万二呆子听了大惊，待喊住不放，杨天池已一跃去了十多丈。

杨天池本想施出练成的飞剑来，忽然心里一动，顾念：这些上阵的浏阳人，全是作山种地的蛮汉；其中虽也有些练过一会拳脚的，然终是血肉之躯，那有甚麽内功？如何经得起我的飞剑！刈草一般的，把他们全体刈了，未免太伤天地好生之德：不如用梅花针，只将他们一个一个的戳伤，不能追赶那边的人，也就罢了！思量已毕，看看追赶的到了跟前：忙揭起长袍，从腰间百宝囊里掏出一大把梅花针来。

这种梅花针，是用钢屑炼就的，厉害无比！和头发一般粗细，每枝长不过叁分。使用的时候，全仗内功到家，可以打到百步开外，无微不入！那怕你穿极厚的衣，一粘身就钻进皮肉里面去了！在心术狠毒的人，修炼这种梅花针，多用极毒的药水煮过；见血即不能医治！

这也是暗器中的一种。

筭肃、陕四一带的练气士，发明这种暗器，为的是好杀狼群。在几百年以前，甘肃、陕西的狼，动辄是千百成群；没有这种可以多杀的暗器，不容易制服狼群！流传下来，便成了练剑的一种附属武器。

当时杨天池掏出梅花针，朝追赶的浏阳人撒去；只听得数百人，同时叫一声哎呀！有中了要害的，即倒地挣扎爬不起！不曾中要害的，也疼痛得住了脚，不能追赶！

一时呼痛号哭的声音，惊天震地！那些逃跑的平江人，忽见追赶的纷纷倒地，不倒地的也伏身子呼痛：还疑心是浏阳人用诈。有胆大的，回头杀伤了几个，不见浏阳人反抗；才大家折转身来，复奋勇向浏阳人杀去。杨天他一看，不好！使浏阳人是这般骈首就戮，不是和用剑术杀他们的一样吗？我师父是个仁德君子；听了我这举动，必然责备我残忍。我得从速将他们止住才好！只是上阵的人多，一字儿排开的阵线，长有数里；杨天池又不是平江队里的头目，如何能够止住他们呢？

他一时急中生智，见一面红旗底下有一个人在那里擂鼓催进；鼓声越急，反攻的人越奋勇；掌红旗的，双手举旗，一起一伏的摇动。离红旗十来

丈远近，有一面绿旗；旗下也是一个人，提一面大锣；举旗的立不动。杨天池心想，这锣声，必是令退的；我惟有急将锣抢过来，用力敲打一会，看是如何？再作计较！真是小说上面所说的：说时迟，那时快！天他身手，何等疾捷！只将两脚一垫，已经到了绿旗之下；随手抢过锣来，也来不及抢锣槌，就握箸拳头，敲得那锣震天价响。

反攻的人，一闻锣声，同时止了脚步：然浏阳队里被杀死的、被打伤的，已有十之五人。

杨天池见大众停了手脚，即大声喊道：“穷寇勿追！这回且饶恕了他们的性命罢！”众人得转败为胜，也不知道原故；见浏阳人都瞑目待死，一些儿也不抵抗，正是杀得高兴；忽然听得锣声，虽则齐把手脚停了，但是心里都疑惑，怎麽会金鼓齐鸣呢？一个个回转头来看，听了杨天池的喊声，却没一个认识杨天池。

平江队里为首的人，姓罗名传贤，是一个在农人中很有资资产的人。当洪秀全、杨秀清经过湖南的时候，罗传贤还只二十多岁，就充当团练军的小头目，略略知道些临阵的方法。

拳棒工夫，也可以打得开十来个蛮汉。此时已有五十多岁了，只因他家世代业农，薄薄约有些祖业，所以不愿认真投身行伍。不然，那时由行伍中发迹的，十分容易；有了他这种资格，早已是提镇的地位了！如何能得他在这里，当这种全无名义的首领呢？

这时罗传贤，见自己的队伍，败退下来；正无法阻止，得也跟往後退。陡然见一蚌文人装束的少年，从老弱队中，一跃十多丈，到了阵前：将长袍一揭，随左臂一扬，便见无数火星相似的东西，撒开来向浏阳人身上射去。

浏阳人正奋勇追赶，一遇那些火星，顿时一个个受了重伤。罗传贤心中好生诧异！

才招呼自己人，回身杀去。又见那少年，抢锣打，心里更是惊讶：杨天他高声喊了几句话。罗传贤忙跑过来，对杨天他拱手，问道：“足下是那来的？为何不乘胜追杀，反敲锣停止进攻呢？”

杨天池放下铜锣，也拱手答道：“敌人已死伤得不少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君子不欲多伤人！岂可尽情杀戮？小子便是十年前的义拾儿：今日路过此地，特来相助我义案一臂之力，并非有仇於浏阳人！死伤过多，仇恨更深；循环报复，更无了时！老先生此时，即可将大众遣散。小子就此告别了。”

杨天池复拱了拱手，折身见自己义父，就立在後面。

原来万二呆子，急义拾儿像个文弱书生，如何能和别人打架：自己不曾拉住，很放心不下！自己的眼睛，又看不见多远：杨天他施放梅花针、浏阳人受伤，以及平江人反攻上去的种种动作，万二呆子眼里，都不曾看得清楚。只听得旁边的人，忽然加倍的呐喊；又听得大家欢呼之声。问同伴的，才知道义拾儿在绿旗底下，和罗传贤说话；浏阳人已是大败亏输。

方将一颗老糊涂心放下，急忙走到绿旗跟前来。他原是一蚌极忠厚的人，见自己的首领在这里，还不敢上去，就立在背後等。

杨天池搀扶箸他的胳膊说道：“扶你老人家回家，看义母病得怎样了？”万二呆子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好可是好！但是我还得向罗先生告假，才能带你回去。这是有辨则的！不然，就算是临阵脱逃，得罚我五串钱！”

杨天池道：“甚麽罗先生？他在那里呢？孩儿去替你老人家告假，你老人家只立在这里不动。”

万二呆子摇头道：“这是便不得的！不论是谁，都不能托人告假；我是亲去的！罢和你说话的，便是罗先生。”

罗传贤还没走开，万二呆子的话，听得明白。即过来说道：“万二爷！只管回去罢！我遣散了大众，还要到你家来，和他谈话呢。”说时，用手指杨天池。万二呆子听了，欢喜不尽。

在万二呆子的心目中，以为罗传贤是个大有身分的人；能得他来家一趟，真是蓬荜生辉！

慌忙鞠躬致敬的，连称不敢当！畅天他懒得多说，搀扶了万二呆子就走。回到万家杨天池与他义母，自有一番安慰，万二呆子自有一番问长问短，这都不必叙他。

且说浏阳人方面，有五六百人都受了杨天池的梅花针；被平江人杀死的也有一百多名；打伤者有二叁百。只被梅花针刺了，没被打被杀的，倒容易恢复了原状。原来，杨天他的梅花针上面，没有毒药；受刺的不至有性命之！往常两方打架，照例是打输了的，就即时各散五方；这年认了输，且待次年再打；然从来死伤到一百人的时候很少！

这回浏阳人本已打胜了，却来了杨天池助阵；反将胜的打得一败涂地，死伤如此之多！

浏阳队中首领姓陆，名凤阳，是浏阳一县中，财力最雄厚的农人。虽是不曾读书，为人却甚是精明干练；争了赵家坪，於他家农务上的益处极大。所以浏阳人奉他为争赵家坪的首领。

这回因是打胜了，陆凤阳领大众，争先追杀。不提防他受了杨天他一梅花针，又被平江人在他肩头上，打了一铁锄头：还亏了一锄就打得昏死过去了，平江人以为是已经死了，才没打第二下。平江人退後，方渐渐转过气来。

陆家住在一个小市镇上。陆凤阳的跟人，将陆凤阳抬回家医治；刚抬到那市镇上，一个跛脚叫化，正低头，迎面一偏一点的走来。抬陆凤阳的人，因走得太快，跛脚叫化避让不及，竹竿尾子正巧在跛脚叫化的额角上撞了一下。叫化喊了一声哎呀！双手将竹竿扭住，骂道：“你们瞎了眼吗？充军到烟瘴地方去吗？怎麽是这般乱冲乱撞的？”

陆凤阳的跟人，在那时有甚好气！朝那叫化脸上，啐了一口凝唾沫，也回骂道：“你不是瞎了眼，如何不早些让开？你真是个不睁眼的东西！也不去打听打听，看我们抬的是谁？”

那叫化被这一回骂，倒软下来了！反笑晃了晃脑袋，说道：“我确是个不睁眼的！不知道是谁！倒要看看你们抬的，可是一个叁头六臂的人物？”

陆凤阳肩上虽受了重伤，心里却还明白。起初听得自己跟人在和人拌嘴，以为无意的撞人一下，算不了甚麽事！便懒得张眼去看。及听这叫化说出来的话，既不是本地的口音，又不像寻常叫化的口气；见说要看看可是叁头六臂的人物，即张眼一看，不由得心里大为诧异！

不知陆凤阳为甚麽诧异？那跛脚叫化是谁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第七回 陆小青烟馆逞才情 常德庆长街施勇力

话说陆凤阳张眼见那跛脚叫化，身材矮小，望去像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孩；一头乱发，披在肩背上，和一窝茅草相似；脸上皮肤漆黑，紧贴在几根骨朵上，通身怕没有四两肉：背上被一片稿荐，胸膛四肢，都显露在外；两个鼻孔朝天，涂了墨一般的嘴肩，上下翻开，俨然一个喇叭；两只圆而小的眼睛，却是一开一阖的，闪烁如电；发声自丹田出来，宏亮如虎吼。

那时正在二月间天气，北风削骨，富贵人重裘还嫌不暖！这叫化仅披一月稿荐，立在北风头上，全没一些缩瑟的样子！陆凤阳的心思，也很细密；一见这叫化，就暗自寻思道：“这人必不是寻常的乞丐，多半是一个大强盗装成的”我倒不可把他得罪了，免得再生烦恼！”心里这般思量，便忍肩上的痛，勉强抬了抬身，陪笑脸说道：“他们是粗野的人，不留神撞伤了老哥甚麽地方，望老哥看我的薄面，饶恕了他们！我身上带了重伤，不能下来，给老哥陪罪；也要求老哥原恕！”

那叫化见陆凤阳陪不是，即将扭竹扛的手松了松，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这倒像几句人话！好，我真个看你的面子！”说完，提起那跛脚，又一偏一点的往前走。

陆凤阳的跟人，心里十分怪自己主人太软弱，无端的向一个乞丐，是那般服低就下，是口里不敢说出甚麽来。气忿忿的抬到家中，邀了几个帮陆凤阳种田的长年工人，瞒着陆凤阳，各人带了一条檀木扁担，追出来，想毒打那叫化一顿。

这种事，在浏阳地方是常有的。浏阳的民性，本来极强悍，风俗又野蛮。过路的人，常有一言不合即就动手打起来的。本地人打赢了便罢，若是被过路的打输了，一霎时能邀集数十百人，包围了这过路的毒打；打死了，当时拣一块荒地，掘一个窟窿，将首掩埋起来；便是有死者家属寻到了，也找不着实在的凶手！

陆家出来追叫化的，共有八个人。才追出了那市镇，即见那叫化，缓缓的在前面走。追的一声喊嚷，各举扁担，从两边包围上去。那叫化像是聋了耳的一般，全不知觉，仍向前一偏一点的走。先追着的一扁担没头没脑的砍下，正砍在那叫化的後脑上。

可是作怪，扁担砍在上面，就和砍在一个棉花包上相似！砍的人还道是叫化头上的乱发堆的太厚，砍在头发上，所以这般柔软！接着第二个赶到了，扫腿一扁担砍去，砍在那跛脚上；听得拍的一声，将扁担碰了转来，震得这人的虎口出血！

跛脚叫化望着刚才抬陆凤阳的两个跟人问道：“你们为甚麽打我呢？”两人不曾回答，接二连叁的扁担，斩肉丸似的斩将下来；下下实打实落，并没一扁担落了空。倒打得那叫化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原来你们有打单身叫化的本领！怎麽和平江人打起来，便那般不济咧？打够了麽？我都记好了数目，回头去找你的东家算帐！”

这一来，反把这八个人惊的目瞪口呆，几个胆小的，掉转身，撒腿就跑；这几个见他们跑，也跟着溜之大吉，大家都存了一个如果叫化找来，咬定牙关不承认打了他的心思。

一行人才奔进大门，就听得那叫化，紧跟在背後喊道：“我送上门来给你们打，你们不打一个十足，我是不肯走的！”

大家回头一看，更惊得恨无地缝可入，谁也想不到他一个跛脚，会追赶得这麽快！料想他这麽大的噪音，必然会嚷得被自己东家听见，跑是跑不

了，躲地无处躲，得都回身向叫化求饶道：“我们都是些无知无识的蠢人，得罪了你老人家，你老人家不要与我们一般见识。

我们在这里陪礼了！”各人都倚了扁担，一齐向叫化叩了个头。

叫化嘎了一声道：“有这么便宜的事么？你们浏阳人，被人打死了，都没要紧；打伤了，更是应该的，我不是浏阳人，没这般好说话，快把你东家叫出来，跟我算帐！”

两个跟人以为他是一个叫化的；我们向他叩头，便叩一百个，他也没有用处，所以说没有这么便宜的事，他必是想要钱要米，多偷些米给他就完了；免得给东家知道了麻烦。忙拿大碗，承了一满碗米给他道：“对不起你老人家，我们都是帮人家的人，手边实在是拿不出钱来，将就点儿收了这碗米罢——这碗米，差不多有一升呢！”

那叫化朝着碗，一声吓，碗里的米，像被甚麽东西打着了似的，都直跳起来。散了一地，碗中一粒也不剩；连端碗的那只手都被吓得麻了！吓的这人，倒退了几步。叫化接着骂道：“好不开眼的东西，老子向你讨米吗？你够的上有米开叫化？我不是贼头目，怎的收你这偷来的米，还不快把你的东家叫出来吗？”

这如雷的声音一呼唤，陆凤阳睡在里面，已被惊醒了。忙教自己的儿子陆小青出外，看是什麽人吵闹。

陆小青这时才得十二岁，却是聪明绝顶，言谈举上，虽成人不能及他。陆凤阳因钟爱他，又自恨世代业农，不着读得诗书，不能和诗礼之家往来结亲；立意想把陆小青读书。五岁上就延聘了一个本地秀才，在家里教读。两年工夫，便读完了五经。远近的人，都称陆小青为神童。

八岁的时候，陆凤阳带着他到长沙省城，看他姨母的病；他姨母住在南门凤凰台。那时湖南的鸦片烟盛行，省城里的街头巷尾，都遍设了烟馆；土、中、下二等社会的人，连馆里皆可容留得下。烟馆当中，最大最好的，推难公坡的寿祥第一。陆凤阳这日，请一个姓赵的秀才，到寿祥吸鸦片，陆小青也跟着去了。在烟馆里，赵秀才又遇着一个朋友；於是叁人共一个烟榻吸烟，陆小青就立在旁边看。

赵秀才见陆小青生得红齿白，目秀眉清；很欢喜的摸着陆小有的脑袋问道：“你曾读书么？”陆小青说：“略读过几本。”赵秀才又问：“曾开笔做文章么？”陆小青说：“不曾，每日做一首诗，对两个对子。”赵秀才说：“你会对对子吗？我出一蚌给你对，你欢喜对么？”陆小青说：“请出给我试试看。”

赵秀才原是随口说的一句话，心里何曾有甚麽可出的对子呢？听陆小青这么一说，倒不好意思不出了；随即躺下来，拈着烟签烧烟。一盒烟叁个人吸，早已吸光了；赵秀才还不曾过瘾，遂笑向陆小青说道：“有了，我说给你对罢。盒烟难过叁人瘾。你有得对么？”

陆小青应声说道：“杯酒能消万古愁，使得么？”

赵秀才吃了一惊，望着陆凤阳笑道：“想不到令郎这一点点年纪，就有这般捷才，真是难得、将来的造就，实在不可限量！”陆凤阳听了，自是高兴。

正在谦逊，忽听得烟馆里的雄难叫。赵秀才拍着巴掌笑道：“我又有了一个好的。你再对一对看，这里地名难公坡；方才恰好难公叫，就是难公坡内鸡公叫。你对罢！”

陆小青略不思索的答道：“凤凰台上凤凰游。”

赵秀才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种天才，这种吐属，还了得吗？你将来一定是凤凰台上的人物！”从这回起，陆小青的才名，震惊遐迩。他又肯在学问里面用功，陆凤阳把他看得比宝贝还重，轻易不教他出外。这日自己被平江人打伤了。儿子在床跟前伺候；听得外面吵闹，自己不能挣扎起来，才打发他出外查问。

陆小青来到厅堂上，见一个跛脚叫化，坐在大门里面吆喝。这时八个打叫化的人，都没法摆布；又怕东家出来责备，一个个抽身进里面躲了。叫化也不再追赶，一屁屁坐在地下张开喇叭口，朝里面乱骂。陆小青走近前问道：“你是讨吃的麽？却为何坐在这里骂人呢？”

那叫化举眼一见陆小青，即时换了一副笑容，答道：“许你家的人打我，不许我骂你家的人吗？”

陆小青问道：“我家有谁打了你？怕是你认错了人吧，我的父亲已被人打伤了；还不曾请得医生来治，如何会有人来打你咧？”

那叫化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你父亲被旁人打伤了，却教长工追赶着打我，这也算是报复之道，好在我的皮肉坚牢，没被你家长工打伤：你不相信，把刚才抬你父亲回家的那个人叫来问，他们是不是打了我？这地下撒的米；也就是他偷了给我，想敷衍我的！”

陆小青早已看见撒了一地的米，听这叫化的谈吐，绝不像是个下等人；估料他说的，必不是假话，心里很觉得有些对不住。即时将两个跟人叫出来，问甚麽事追赶着人打。跟人知道隐瞒不住，得把追赶时情形，述了一遍。

陆小青是个头脑很明晰的小孩；一听跟人的话，就暗自寻思道：“这一个小身材的叫化，身上又没穿着衣服，抖颤赤脚的，怎生能受得了八个壮健汉子用檀木扁担劈，一些儿不受伤损呢？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叫化吗？我父亲这回和平江人，因争水陆码头打架；若是有这叫化同去，平江人不见得能打伤我父亲？我何不将这事，进去版我父亲知道，看他如何说法？”

陆小青思量着，教跟人立着不动，自己转身到里面，将叫化的情形以及跟人的话，照样向陆凤阳说了。陆凤阳不待说完，一蹶股爬了起来，全忘了肩上的伤痛；倒把陆小青吓得后退。

陆凤阳下了床，招陆小青拢来说道：“快扶我出去见他。”陆凤阳的老婆在旁说道：“你肩上受了这麽重伤，一个叫化子，也去见他做甚麽？”陆凤阳道：“你们女子知道甚麽？说不定替我报仇雪恨，就在这个叫化子身上呢！”

陆凤阳一面说，一面扶着陆小青的肩头，来到外面；向那叫化一躬到地地说道：“我等山野之夫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！家人们无礼，更是罪该万死！望海量包涵，恕我要带重伤，不能叩头陪礼，这里不是谈话之所；请去里面就坐。”

那叫化并不客气，随即立起身，笑道：“不嫌我齜齜吗？”跟人还立在那里，见叫化不提说挨打的事，就放下了心；听了叫化说不嫌我齜齜的话，忍不住掉转脸笑。

陆凤阳忙叱了一声骂道：“你们这些无法无天的东西！还了得吗？等歇我间了，再和你们说话！”骂得两个跟人都不敢笑了。

陆凤阳父子引叫化到客堂里，纳之上坐；自己在下面坐着相陪，开口

说道：“我本是一个村俗的人，生长在这乡里，一辈子没出过远门，没一些儿见识；然而一见你老兄的面，就能断定是一个非常的人，因我肩上被人打伤了，一时疼痛难忍，不能延接老兄进来。方才听见小儿说家人们对老兄无礼的情形，心里又有气忿，又是钦佩。气忿的是；家人们敢背着我，这般无法无天；钦佩的是：老兄的本领。所以身上的痛苦都不觉着了，来不及的挣扎着出来，向老兄陪罪，并要求老兄不弃，在寒舍多盘桓几日。”

那叫化微微的点了点头，含笑说道：“不愧做浏阳人的首领，果是精明干练，名下无虚！但不知贵体是怎生受伤的？”

陆凤阳说道：“老兄不是已经知道我是被平江人打伤的吗？”叫化道：“我曾遇着一个从赵家坪逃回的人，说是这边本已打胜了，正奋勇追赶，忽然追赶的人，一个一个的，往地下倒；却又不是被平江人打了的。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呢？”

陆凤阳拍着大腿，唉声说道：“正是这般的情形，我至今还不明白是甚麽道理，这回我浏阳人里面，死伤的怕有一大半，真是可惨可恨，往年的陈例：每年决一次胜昂，但是这回我浏阳人吃的苦，实在太大！宁肯拚着一死，这仇恨断忍不了到明年再报，我知道老兄是英雄，千万得功我雪恨！”

陆凤阳说至此忽然啊呀一声道：“我顾说话，连老兄的尊姓大名，都忘记请教了！”

那叫化偏着头，像是思索甚麽的样子；陆凤阳的话，似乎不曾听得。好一会，才抬头问道：“追赶的时候，你这边的人，一个一个的往下倒；是不是呢？”陆凤阳口里应是，心里暗自好笑，这话原是他自己听得人说的，我已答应了正是这般情形；怎麽还巴巴的拿这话来问是不是呢？见叫化又接着问道：“你跟着上前追赶没有呢？”

陆凤阳道：“我若不是跟着上前追赶也不至被人打伤了！”叫化又把头点了两下，问道：“你也跟着往地下倒没有呢？”

陆凤阳暗笑这人，怎的专问这些废话？我若不跟着往地下倒，难道见大家都倒了，我还不急速退回，立在那里，等平江人来打吗？是陆凤阳心里，尽避这般暗笑，口里仍是好好的答应：“我也跟着往地下倒了。”叫化道：“你为甚麽也跟着倒呢？真蚌不是被平江人打倒的吗？”

陆凤阳听了这两句话，却被问住了，迟疑了一会，才说道：“那时平江人敌不住我们了，都没命的转身飞跑；我们已追赶了半里路，并没有一个平江人敢回头；实在是没人打我们。我其所以往地下倒的原因，是为：我的右腿上，忽然像是有人拿一枝很锋利的锥子，用力锥了一下，立时痛澈心肝，两腿不由得一软，就撑支不住，倒在地下了。然我回家後，捋出右腿来看，又不见有伤痕。我正白疑惑，即算我平日两腿本有转筋的毛病，这几百人，怎麽都会一齐倒下的咧？”

叫化起身走到陆凤阳跟前，教再把右腿捋出来看；即露出很吃惊的神色，仔细端详了几眼。

才用那色如漆黑，瘦如鸡爪的手指，点着膝盖以上一个带红色的汗毛孔道：“平江人打了你的伤痕就有在这里了！”

陆凤阳看了不信道：“这是蚤虱咬了的印子，我身上常有的；如何说是平江人打的伤痕？”

叫化大笑道：“也难怪你不相信，我就还你一个凭据罢！”说时，揭开他自己腰间的稿荐，现出一只讨米袋来；伸进手去，摸了一会，摸出一颗棋

子大的黑东西，像是有些分两的；估料不是铁，便是石。叫化将那颗黑东西，放在红色的汗毛孔上；不一刻就拿起来指给陆凤阳看道：“这是蚤虱咬的麽？”

陆凤阳看黑东西上面，黏着半段绝细的绣花针，针上还有血；不禁惊异问道：“这不是一口断了的绣花针吗？怎麽会跑到我大腿里面去了呢？”

叫化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事只怕得费些周折，老实说给你听罢：这不是断了的绣花针，是修道人用的梅花针；因形式彷彿梅花里面的花须。我本来不合多管这些不关己的事；但使用这针的人，既存修道，何必帮着人争水陆码头，并下这种毒手？於情於理未免大说不过去！不落到我眼里，我尽可不必过问；於今既看眼里，听在耳里，记在心里；待说不过问，天下英雄也要笑我，不能存天地间正气，”我姓常，名德庆，江西抚川人。因平生爱打不平，十七岁上，替人报仇，杀了人一家数口：就逃亡在外，不能回转家园。流落江湖上二十年，本性仍不能。曾遇人传授我治伤的药方，不问跌伤打伤，那怕断了手足，要在叁日之内，我都有乐医治。今日也是你我有缘；又合该二叁百农人，不应死在梅花针下，凑巧我行乞到此！”

常德庆说时，又伸手在那讨米袋里，掏出一个小红漆葫来；倾出来些乐粉，用水调了，先数了陆凤阳肩上的锄伤。然後将葫中药粉，尽数倾出，用纸包了，交给陆凤阳道：“凡是从场打伤了的人，须将这药略敷上些儿，包管就好，你拿去给他们敷上罢！我还有事去，不能久在此耽搁，回头再见！”

陆凤阳肩上的伤，原疼痛得厉害；虽勉强延接常德庆，陪着谈话，然仍不免苦楚。自从这药粉敷上，但觉伤处微痒，顷刻即不似前时那般疼痛了：心里正高与，要和常德庆商量复仇之计；听常德庆说有事去，不能久在此耽搁的话，那里肯放他走呢？双手扭住常德庆的手腕不放声哀求道：“我这一肚皮怨恨，非老兄……”

常德庆不俟陆凤阳说完，连连的点头答道：“用不着多说，我统知道了！仇也不能就坐在你家里报呢！”陆凤阳仍扭着不放。忽听得外面人声嘈难，彷彿有千军万马般来的声响。

惊得陆凤阳连问：“怎麽？”

不知外面嘈杂的是谁？这仇怨究竟怎生报法？且待下回再说

施评

冰卢主人评曰：古之成大事、立伟业者，往往礼贤下士，处怀若谷。未闻有徒恃匹夫之勇，而能垂不世之业者。西楚霸王，勇士也。然徒恃其拔山盖世之雄，目一呼，辟易万人；卒至楚歌四绕，无面以见江东父老。法拿破仑，怪杰也。纵有统一全球之志，蹂躏亚欧，称霸一时；然而滑铁卢一战遭擒，难免被流荒岛。以此证之，谦德亦为人生要素，良足信也。

陆凤阳闻常德庆之勇，即瞿然忘痛苦，不以乞丐为鄙，低首礼之。真不愧为浏阳人之首领矣，故吾姑置他日胜负於不论，就目前言，陆凤阳亦非常人也。

第八回 陆凤阳决心雪公愤 常德庆解饷报私恩

话说陆凤阳正扭着常德庆不放，忽听得门外人声嘈杂。陆凤阳是在赵家坪，受了惊吓的人；惊魂才定，又听得有如千军万马杀来的声响，如何能不惊得连问怎麽呢，陆小青早已跑出客堂，朝大门口一望，见一大群的人，争着向门里挤进来。陆小青眼快，认得在前面的几个人，都是附近的大农户，平日常和自己父亲来往的；料知没甚凶事，才放了心；急转身告知陆凤阳。

常德庆笑道：“你家有客来了，更用不着我在这里。我这脏样子，或者人家还要讨厌呢！”

说着，脱开了陆凤阳的手，往外便走。陆凤阳肩上的伤，此时已全不觉痛了；见了常德庆执意要走，得立起身送出来；一面看许多农户，来干甚麽。

见大门以内，挤得满满的人，足有八九十个；一个个面带怒容。见陆凤阳送一个叫化出来，都现出诧异的样子；立在前面的几个人，迎着陆凤阳，略转了些笑脸问道：“陆大哥不是受了重伤吗？怎麽就好了呢？原来伤得不重麽？”

陆凤阳向说话的人，指了指常德庆道：“等我送了客回头，再和诸位详说。”陆凤阳直送到大门外，拉了常德庆的手，两眼像要下泪的样子，说道：“到舍间来的这许多人，不问可知是找我商量报复的事。我若不能报这回的仇，死在九泉之下的众兄弟，也不能饶恕我！”

你老兄若不能帮我，我这仇就到死也报不了！”

常德庆摔开手，不悦道：“太罗唆了！教人不耐烦！我既说了，要报仇也不能坐在你家中报。不是已经答应了你吗？”陆凤阳暗笑作揖道：“我委实是气糊涂了，老兄虽不耐烦，但我仍得请问一句：老兄此去，何时再来？万一有紧急的事，教我去那里寻找老兄？”

常德庆一面往前走着，一面答道：“这也用不着问！你有紧急的事，我自然会来！我便说给你的地方，你也找寻我不着。”陆凤阳不敢再说，望着他一偏一点的走得远了，才回身进屋。

此时陆小青已教家下人，搬出许多椅凳放在大厅上，给众农户坐了。刚才问陆凤阳话的几个人见陆凤阳进来，先起身说道：“我等听得大哥受了重伤，都放心不下！所以约齐了，来瞧大哥。”众人也都立起身来。

陆凤阳让坐申谢了几句，说道：“我的伤，已承刚才送出门的那位常大哥，给我治好了；并留下许多灵丹在这里，教分给受伤的众兄弟。”说时，取出那纸包药粉，交给一个年老的人道：“往年的旧例，打胜了，得治酒大家痛饮一番；打败了，各自遍家休养。死了的，归家属领埋；伤了的，归自家医治。惟今年不能依照往年的旧例；因平江人得了外来的人助阵，才能转败为胜，并不是我们斗平江人不过，从来争水陆码头，没有外来人帮场的；况且他们这帮场的，不是寻常人。我们众兄弟，都死伤在那人的梅花针底下，情形实在太惨！我这回拚着不要命了，总得设法报这番的仇恨！”

众人都流下泪来，争着说道：“我等到这里来，一则为瞧大哥的伤势；一则为要商量报前番的仇。我等多是目击当时情形的人；不是逃跑得快，也和众兄弟一样，死的死，伤的伤了，也不知平江人，从那里请来的那个妖人？用的甚麽邪法？将手往两边一撒，我们这边的人，就纷纷往地下栽倒；他们都回身，打跛脚老虎似的，一下一蚌。可怜死伤的众兄弟。那一个能明白，是如何死伤的呢？这仇不报，要我等活在这里的何用，陆大哥尚肯拚着性命不要，我等中若有一个畏死贪生的，已死众兄弟的英灵，决不让他活着！”

众人说时，有放声大哭的。

陆凤阳扬手止住道：“大丈夫做事，要做就拚着性命去做；哭是不中用的，徒然减了自己的威风，他们能请得着外来的帮场；我们也请得着，刚才我送出门的常大哥，就是一个英雄豪杰之士，我已拜求了他，承他答应了，替我们报仇雪恨。诸位且回去，拿这药粉将众兄弟的伤治好了；等常大哥一来，商量的报复的方法，我即传知诸位。”

众人中有问常大哥，是那里人？怎生到这里来的？陆凤阳将轿撞了常德庆，及自己跟人却纠合长工去打的话，说了一遍。众人都转忧为喜，一个个眉飞色舞的，辞了陆凤阳，带着常德庆给的伤药，医众人的伤去了。

且慢，在下写到这里，料定看官们心里，必然有些纳闷：不知常德庆，毕竟是个甚麽人，如何来得这般凑巧？这其间的原委，也正是说来话长；而且说出来，在现在一般人的眼中看了，说不定要骂在下所说的，全是向壁虚造，鬼话连篇，以为：於今的湖南，并不曾搬到外国去；何尝听人说过这些奇奇怪怪的事迹，又何尝见过这些奇奇怪怪的人物；不都是些凭空捏造的鬼话吗？

其实不然，於今的湖南，实在不是四五十年前的湖南；要是年在六十以上的湖南人，听了在下这些话，大概都得含笑点头，不骂在下捣鬼。至於平浏人争赵家坪的事，直到民国纪元前叁四年，才革除了这种争水陆码头的恶习惯。洞庭湖的大侠大盗，素以南荆桥、北荆桥、鱼矶、罗山几处渊薮；逊清光绪年间，还猖獗得了不得！这回常德庆出头，正是光绪初年的事。

趁这时将常德庆的来历，交代一番；方好腾出笔来，写以下争水陆码头的正传。

常德庆原是江西抚川人。他父亲常保和，是一个做木排生意的人。湖南人称做木排生意的，谓之排客。照例当排客的，不是有绝高的武艺，使得有绝高的法术。湖南辰川地方，本来产木料；风习又最迷信神权，会符咒治命的极多；所以辰州府，是全柄有名的。辰川的排客，没有一个不是有极灵验极高强法术的。

因为湖南人迷信，相传说：洞庭湖的龙王，最是气度仄狭；手下的虾兵、蟹将，包是最喜与风作浪的危害行船。不论来往的船只，预备过湖的前一日，总得斋戒沐浴，鸣锣放炮，跪拜船头，求龙王爷保佑。在经过湖心的时候，船中老幼男女，都得寂静无哗；不但不敢在湖中有猥亵的行为，便是略近不敬不谨的话，也不敢说出半句。说是要有一言半语，触犯了龙王爷，或虾兵蟹将，立时风波大起，那船就或翻或沉；那排就或散或停在湖心打盘旋。和被人牵住了一般，再也行走不动，法术好的排客，到了这种时候，就要有本领和龙王爷抵抗。排客驾着木排，到湖北销售了，得了现金，须帆船回家；在洞庭湖经过的时候，就得防备大盗。会武艺的排客，在这种关头，便能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。

常保和虽是江西人，却很会辰川的法术；武艺更是好到绝顶。常德庆才得十岁的时候，常保和就将他带在跟前，教他的武艺。因常保和所会的武艺，是阴劲功夫；常德庆的身材，又天赋的瘦小；练到一十五岁，形像便活是一只猿猴，身子比猿猴还快。十八岁上，常保和死了。

他不愿意继续做那木排生意，在湖南藩司衙门里，谋了一份口粮。

那时的藩台，独具慧眼，能看出常德庆是个好身手的汉子来；格外提拔他，当了一名贴身的护卫。每大有重要的差遣，总是教常德庆去；从来不

曾失过事！那时解赴都门的丁漕银两，若没有水陆两路的英雄保护着，出了湖南界，就不得过湖北界；过了湖北界，又不得过河南界；要能过了河南界，便可望平安无事的，解进北京了。

湖南专保解丁漕银两的，姓罗，名有才；独身保了五十年，水陆两道的强人从不耙过问。

这时罗有才的年纪，已有八十多岁了；他儿子罗春霖，不忍八十多岁的父亲，再去饱受风霜。

饱担惊恐；力劝罗有才递辞呈，乞休养。罗有才每年一次的力辞，辞到第叁年，病了下來，实在不能奉命了；藩台得准了，因此才极力的物色人才。两叁年提拔常德庆在跟前，随时留心观察，知道是个可靠的人。罗有才即是病了；藩台便叫常德庆到签押房里，问他能不能保解丁漕银两。

此时常德庆的年纪，二十二岁；少年人练了一身本领，目空一切，那知道江湖上的厉害？

当下便随口答道：“小的承大人格外栽培，虽教小人赴汤蹈火，小的也得奉命，何况於今是太平盛世，不过要小的在沿途照顾照顾。那里真有目无王法的贼子，敢冒死来盗窃？罗有才保解了五十年，何尝有一天是曾有贼子敢出来侵犯过？小的情愿保解，以报大人格外栽培之恩。”

藩台听了，异常欢喜！即交了叁十万两丁漕银给常德庆；点了叁十名精壮兵士，随船照顾，送出湖南地界。常德庆结束停当，带了应用兵器，押着一号大官船的银两，从长沙动身，往湖北进发。下水船行迅速，两日就过了洞庭湖；大日又安然无事的经过了鱼矶。鱼矶以下二一十里，便是罗山；随船的叁十名兵士，待过了罗山，即回长沙销差。

这夜船泊在罗山底下。常德庆在童年的时候，就随着他父亲常保和，往来两湖之间；湘江沿岸的强人侠士，虽见识得不多；然甚麽所在是强人出没的地方，耳里时常听得常保和说，脑筋里是能记忆的。罗山本是湘江岸强人的第一个巢穴。里面好本领之人极多。常德庆也就不敢怠慢，教众兵士，不要解装休息；真是弓上弦、刀出鞘的防护，但是都坐在船舱里面，船棚仍遮盖得严密。

常德庆背上插了一把叁尺长的单刀；这单刀还是常保和给他的，虽有吹毛断玉的那般犀利，然在常保和手里用了几十年，江湖上没有不知道这单刀厉害的，稍微轻弱些儿的兵器，一近这刀，莫不登时两段，乃重有九斤半，寻常无人能使得它动；常德庆自幼使用惯了，舞动起来，刀光如镜，耀得两眼发花。

这时他插了这把刀，吩咐众兵士，不要高声言语；若听得外面有呼般的声音，须同时立起来，一齐动手将船舱揭开，各人守住镑人的地位不可乱动；强人到了跟前，方可动手。船上不比陆地，人多一走动，船身就摇晃，立脚不住；凡事有他担当，不要害怕，众兵士听了常德庆的话，虽救他们不害怕，其实他们是承平时候的兵，不曾见过阵；这时又在夜间，又在不好施展、不能逃跑的船上，如何真能不害怕呢？口里不敢说甚麽，心里却都存了个若果强人来了，就大家跪在船板上求饶约念头。

常德庆吩咐好了，猿猴一般的，爬上桅颠上生了；用眼向四面张望。此时并无月色，千丈以外，便看不出人影。坐等二更以後，忽听得远远的有犬吠之声；近处人家的大，也立时接声吠起来。

常德庆定睛向犬吠的地方望去，穷极目力，看不出一些儿人影来。正

待飞身上岸，用耳贴地去听一听有无脚步的声音，并声音的轻重多少。忽觉叁四丈以内，有一条黑影一晃，向自己船上射箭一般的奔来；船身登时往下一沉，竟似有千斤重量，是一些儿响声没有。常德庆即知道来者不是等闲的人物，趁着那人上船，立足未定的时候，从桅顶上一个“鹞子翻身”，头朝下、脚朝上对准那人头上，直砍下来。

那人闪让不及，举手中铁尺来挡，怎当得常德庆从上杀下来势凶猛？铁尺碰在单刀上，截去了半段；顺势收束不住，将那人右膀连肩削去了一半，常德庆才踏着船板，那人也不喊痛，一面用左手的铁尺来招架，一面口中打了一声呼哨。

常德庆恐来多了，地方仄狭，抵敌不过：正把手中的刀，紧了一紧，想先将来的杀倒。

可是作怪：船身猛然向水中直沉下去了舱里的兵士，都慌张大叫进水了。

常德庆来不及拔步，水已淹了大腿；亏得他小时是在河江里长大的，很识得水性。然身上担着这多银两的干系，心中怎免得了惊慌？一个不留神，左肩上被人打了一下；身体才一偏，右腿上又受了一暗器，觉得这两下都很有些斤两，那敢留恋，连忙泅水向上流逃生、耳里还听得众兵士哀号的声音，和强人哈哈大笑的声音，吓得头都不敢回，直泅了十多里水程。

见鱼矶这边河岸，隐隐有几点火星；料想不是人家，便是停泊的船只，且去借宿了，再作计较。常德庆便泅过江，近有火星的地方一看，似的小房子；渔人坐在里面，旁边挂着一盏油灯。

这种渔棚，相离十来丈远近一个。常德庆在水中逃生的时候，肩膀上的伤，都不觉得疼痛；此时一爬上岸，便痛得不能忍受了，走到一个渔棚跟前，见里面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渔人，正合着双眼打盹。

常德庆喂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借光，借光，我是被难逃生的人，身上受了重伤，要借你这渔棚休息一夜；明日算钱给你！”口中说着，身体已不由自主的走进渔棚倒了下来。

那渔人张眼望了一望微笑着问道：“你是干甚麽事的？在那里被难，却逃生到这里来？”

常德庆痛得哼声不上，那有精神回答，闭着眼不睬。

渔人连问了几声，常德庆心里烦躁道：“你管我这些做甚？我借了你约满棚，说了明早算钱给你，要你多甚麽闲事，寻根究柢的来问？”渔人听了，倒不生气；反打了一个哈哈道：“怪道你被难逃生，身上受了重伤！你年纪轻轻的人，对年老的人说话，竟敢这般不逊；你身上的重伤，就爱的不顾了。可惜没把性命送了，你是好汉，痛起来，就不要这麽苍蝇似的哼！”

这几句话不打紧，却把个少年气盛的常德庆。几乎气死过去了！也顾不了身上的痛苦，翻身跳了起来，指着渔人骂道：“你骂我不是好汉！你是好汉，敢过来，和我见个高下，我身上便再多伤几处，也不怕，你敢来麽！”

渔人坐着不动，仍笑嘻嘻的望着常德庆点头道：“你好汉是好汉；可惜要充好汉的心太急了，自己断送了一条右腿，你若再要充好汉，但怕连性命都得充掉！”渔人说时，管望着常德庆右腿上的伤处。

常德庆是个初出来的人，如何知道自己腿上受的暗器会是有毒的？听了渔人的话，觉得不是无因，又见渔人的言词举动，不似寻常的粗人。并且此时腿上的伤处，人也似的烧得痛；筋肉都像是要短缩的样子，一抽一拍的，

痛得支持不住。来不及钻进渔棚，就倒在水里的沙滩上。

见渔人长叹了一口气，起身提了油灯，出了渔棚，照着两处伤痕，说道：“你知道你腿上，是受了人家的药箭麽？再迟叁个时辰，你这条小命就没有了，亏你还在这里耀武扬威！”常德庆心里明白，口里却负气不做声。

渔人一手托着常德庆的肩头，教他坐起来。常德庆肩上的伤，被托得很痛，脱口喊出一声哎呀，渔人用照着肩上，见了那把单刀的皮鞘，吃惊似的问道：“这刀鞘是你的吗，刀在那里呢？”

常德庆觉渔人问得诧异，随口答道：“这刀是先父传给我的；刚才泅水，掉在河边去了。”

渔人问道：“你姓甚麽？”常德庆说了姓名。渔人叫着啊呀，笑道：“你原来就是常保和的儿子。这却不是外人！我於今且治好了你的伤，再问你的话。”说着，放下手中的灯；从腰间掏出一包药来，敷了两处伤痕。说道：“你刚才不跳起来，使这一会劲就好了；於今缩短了一寸筋肉，成了一个跛子，这也是你合该如此，要救了性命，就算是万幸了！”

常德庆思量：这渔人想必是自己父亲的朋友，所以认得这把单刀。想起自己无礼的情形，心中十分惭愧，伤处敷上了药，不一会就减轻了痛苦。连忙爬在地下，向渔人叩头说道：“谢你老人家救命之恩，你老人家认识这刀鞘，必认识先父；小侄方才种种无礼，还得求你老人家恕罪，你老人家的尊姓大名，也得求指示？”

渔人点头，笑道：“岂但认识你父亲，本来连你也都是认识的；因我有七八年不见你了，你的相貌长变了；又在夜间，没留意看不出来。你问我的姓名麽？你瞧瞧我这里，看你还记得麽？认得出麽？”

常德庆看渔人用手指着他左边耳朵，见那左耳根背後。长着一个茶杯大的赘疣；心里忽然记忆起来，还口而出的呼道：“哦！你老人家是甘叔叔麽？小侄真该死！你老人家还是八年前的样子，一些儿没有改变；怎麽见面竟不认识呢？”说时，又要叩头。

渔人拉了常德庆的手，笑道：“不必多礼，伤处才敷了药，尤不可劳动，且在这棚里，睡到天明；明日再到我家下去。”当下拉了常德庆，到渔棚里睡下。从容问常德庆，因甚麽事被人打伤了？常德庆说明了始末原因。

那渔人大惊失色道：“你真好大的胆量，初出来的人，就敢保这麽重的镖，往北道上去，还悻是在湖南界内失的事；要人不曾去了性命，丢失的银两，是还有法可设的。若是出了界，你这回的性命，就送定了，便算你能干，逃脱了性命，不死在劫镖的手里，试问你凭甚麽能讨得镖回？讨不回镖，这叁十万皇家的纳银，你有甚麽力量遍还？这可是当要的事麽？你此时在此睡着，不要走动；我得赶紧去，设法讨回镖跟。迟了恐怕又出岔事！”

常德庆正待问：将怎生去讨？渔人已出了渔棚，走几步又回头向常德庆说道：“你安心等着便了，我今夜不回，明早定要回来的！”常德庆应着是。想坐起来相送，看棚外，已是不见人影了；一些儿不曾听得脚步声响，心里不由得暗暗佩服，前辈的本领是不可及！仍旧纳头睡下来。

身体疲乏了的人，伤处又减轻了痛苦，自然容易睡着。正在酣梦朦胧中，忽听得沙滩上有多人脚步之声。常德庆惊醒转来，睁眼看棚口，那渔人正钻了进来。

不知讨得镖银回来了没有？且待下回再说

第九回 失镖银因祸享声名 赘盗窟图逃遇罗汉

话说常德庆睡在渔棚里，被沙滩上一阵脚步声惊醒了；睁眼一看，只见去讨镖的那渔人，钻进棚来。常德庆慌忙坐起，心里惟恐不曾将镖讨回，不敢先开口问；只用那失望的眼光，仰面瞧渔人。

渔人笑道：“这回虽则失事，却喜你倒得了些名头！彭四叫鸡竟被你断了他一条臂膀；他是湘河里有名的大胆先锋；许多老江湖，一个不提防，就坏在他手里！他素来是欢喜说大话，两眼瞧不起人的；所以江湖上替他取蚌绰号，名为彭四叫鸡。这回倒很恭维你！他说，就凭你那一刀，愿将镖银全数送回！这也是你初出世的好兆头。”

常德庆听了，心中高兴，来不及的立起身来，问道：“叁十万两都全数讨回了吗？他虽是这般说，然若不是老叔的面子，那有这么容易！但不知叁十名兵士，有几名留性命的？”

渔人用手指棚外道：“你自去点数，便知端底了。”

常德庆钻出棚来。此时天光已亮，晓风习习，晓雾蒙蒙；回头看江岸上，一排立几十名兵士，并堆一大摊的银箱。暗想：怪道刚一阵脚步声，把我惊醒了；原来就是这些兵士，和搬运这些银两的人。随走到一个兵士跟前，问道：“你们统统回来了麼？昨夜船沉了以後的情形，是怎麼的呢？”

兵士答道：“我们叁十个人，一个也不曾损伤！当船沉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已将船棚掀开，都待浮水逃命。即听得岸上有人喊道：『不干你等的事！你们不逃倒没事，逃就任送了性命！你们看：四周都有人把守，能逃上那里去？一齐上岸来罢，决不难为你们！』我们听了这些话，那里肯信呢？没一个敢近岸，都拚命泅水，向上流逃。岸上的人，也不再喊了。

不知是何缘故？”

“我们逃不上半里，忽被一根粗索，在水中截住去路；我们的水性，都不大熟习；一遇那根粗索绊住，便再也浮不过去。转眼之间，那粗索移动起来，我们的身体，被那索栏的只向後退；和打围网相似，将我们当作鱼，围到沉船的所在，一个一个的跋上岸。原来是四个人牵那根粗索。我们若是水性好，也不至是这麼被他围住；无奈我们都是陆营，能够勉强在水中浮起，不沉下去，也要算是我们的能耐了。”

常德庆点头，催说道：“将你们赶上岸怎麼呢？”

兵士道：“就在离河岸不远，有一所茅房；八个水衣靠，手拿钢叉的人押我们到那茅房里。地下铺了许多稻草；壁上钉了一碗油灯，以外甚麽物件也没有。八个人将门关上，就监守我们。一会儿，外面有人敲门，隔门向里传话道：『焦大哥教提一个杀胚上去问话。』”“我当时还不知道，杀胚是甚麽。只见监守的八个人，齐声应是。在我们叁十人中，挑精选肥的，刚刚选中了我。两个人过来，一人执我一条臂膀，说声走，值价些！我才知道杀胚，就是指我们。我也不开口，便随二人，出了茅屋，向东北方走了五六里路。见前面有一堆灯火，走到临近，却是一个山岩；约莫有四五十人，各执灯笼火把，立在岩下。当中立一个年约五十多岁，满脸络腮胡子的人；正和一个满身是血，没有右膀的人说话。押我的两人，猛然将我往前一推，喝道：跪

下！我得朝上岩跪了。”

“那胡子掉过脸来，用很柔和的声音，向我说道：『你不用害怕！我这里的刀，不至杀到你们额上来！我只问你：你们凭甚麽本领，敢押解这一船的饷银，到北京去？说来我听！』我就答道：『我们是奉上官差遣，身不由己，本领是一些没有！并且我们只送到湖北界，就回头销差！』那胡子点头，笑道：『我也知道你们是身不由己！但是你们只送到湖北界，以下归谁押送呢！』我说：『有常德庆太爷押送。』”“那胡子露出踌躇的样子，说道：『常德庆麽？是那里来的这麽一个名字？啐！我问你：这常德庆有多大年纪了？於今在那里？』我说：『年纪不知道，像是很年轻，大约不过二十多岁。沉船的时候。不知他往那里去了。』胡子大笑道：『怪道我不曾听说饼这麽一个名字，原来只二十多岁的人。真是人小胆不小了！』那胡子说笑时，又望那没有右膀的人，说道：『四弟这回，可说是阴沟里翻船了！』”没右膀的人，听了不服似的，大声说道：『这常德庆虽是没有名头，本领却要算他一等！我栽在他手里，一些儿不委屈。我并想结识他，只可惜他赴水跑了！』一面说，一面望我，也喊了一声杀坏道：『你听，我放你们回去，你见常德庆，得给我传一句话；你只说罗山的彭寿山拜上他；这回很领教了他的本领！看他这种本领，谁也不能说够不上保镖！

只是江湖上，第一重的是仁义如天；第二还是笔舌两兼；第三才是武勇向先。他初出世，没有交游，本领便再高十倍，也不能将这麽重的镖，保到北京！这是我想结识他的好话。你能照样去说，不忘记麽？』我说：『不会忘记！』那胡子教押我去的两人，仍押我回茅房。”

“我到茅房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又听得外面敲门的说道：『有甘瘤子来说情，要将叁十万饷银，全数讨回去。焦大哥说：看甘瘤子的情面，交还他一半。彭四哥说：凭他这一刀的本领完全退还他，於今已将银两全数搬到对面河岸去了，甘瘤子还要把这叁十个杀坏，一并带回去。现在前面等，赶紧将这一群杀胚送去罢。算是我们倒楣，白累了一个通夜！』”八个监守的人都忿忿的说道：『我们在水里，浸了这大半夜；落得个空劳心神。真是没得倒楣了！』即听得门外的人，催说道：『罢了，罢了！快点儿送去吧！倒了楣，不要再讨没趣！

这个瘤子，最是欢喜多管闲事的！』八人都堵嘴。板脸，连叱带骂的，将我们引到沉船的地方。在山岩下问话的那胡子，同那没右膀的人，正立在河岸上，和方领我们到此地来的这位老者，做一块儿说笑。这老者见我们到了，就向两人作辞，说了句承情，便带我们到此地来了。这些银箱，也不知是何人搬运到这里来的。”

常德庆听了这些话，心中害怕，不敢再押银两，往前走了；就在鱼矶，另雇了一艘民船，仍将叁十万丁漕银，解回长沙；向那藩台禀明了失事情形，谨辞恪辞的，卸了委任。独自跑到鱼矶来，拜甘瘤子为师，练了一身惊人的剑术。

这甘瘤子是两湖的大剑侠。他师傅杨赞化，是崆峒派剑术中的有名人物。在喻洞和金罗汉吕宣良较量的董碌堂，是杨赞化的大徒弟、甘瘤子的师兄。甘瘤子因董碌堂败在吕宣良手里，对於吕宣良这一系的人，都存了个仇视的心思：只待一有机会，就图报复。

南荆桥、北荆桥两处，都是甘瘤子的巢穴。甘瘤子的家，在北荆桥。他还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母。他这老母在江湖上，也是有名的，叫做甘二嫂

姆。少时跟他父亲，吃镖行饭，练就一身硬功夫；舞得动八十斤的大刀。嫁甘瘤子的父亲，就改业做独脚强盗。

怎麽谓之独脚强盗呢？凡是绿林中的强盗，没有不成群结党的。和常人一般，住在家里，每年出外，做一两趟买卖。也不收徒弟，也不结党羽，便谓之独脚强盗。这种独脚强盗，最是难做，不是有绝大本领的人不行！笆瘤子的父亲，住在北荆桥，做了二十年的独脚强盗；左右的邻人，不但无人知道他是个强盗，并且没一人不感激他周济贫人的好处。

笆瘤子十四岁上，他父亲就死了；甘二媛姆每年仍照常出外，做一两趟买卖：连笆瘤子和家下人，都不知道。直到后来，拜了杨赞化为师，成了一名大剑侠，自能撑持家政了；甘二媛姆方坐在家中安享。但是甘瘤子的行动，仍是继承祖业，也做这项不要本钱的买卖。在下写到这里，却又要将甘瘤子家庭的组织，并和吕宣良一派人作对的前事，叙述一番了。

笆瘤子有两个老婆，这两个老婆，也都有些儿来历。大老婆姓蔡，是河南的一个卖解女子；容貌奇丑，武艺倒是绝高，不是寻常卖解女子一般的花拳绣腿，名字叫做蔡花香。每次卖解，每次当众宣言：如有打得过它的男子，不问贫富，只要年龄相当，家中不曾娶过妻的，便嫁给他。打遍了北五省，没遇一个打得过他的相当男子。甘瘤子偶然高兴，和她交手；只几个回合便把蔡花香倒提在手中。这时甘瘤子，确是不曾娶过妻；就娶了这蔡花香做老婆。

二老婆是甘二媛姆的侄女，也是个吃镖行饭，有本领的女子。因甘瘤子的父亲行二，还有一个大伯，在中年死了，没有后人；遂将甘瘤子承继，所以娶两房妻室。

大老婆生了一女，名叫联珠；二老婆生了一子，名甘胜。诗书世家的子弟，必习诗书；他们这种武艺世家的子弟，自然也都会些武艺。就是甘胜娶的妻，也是会武艺的女子；甘联珠的本领，更是不待说了。

蔡花香的容貌，虽先得十分丑陋；但她生下来的女儿，却是端庄流丽，绝不像蔡花香的模样。蔡花香只生了这一个女儿，看得比甚麽宝贝还重！有许多镖行里的子弟，托人向她家求婚；蔡花香只是嫌人物不漂亮。甘联珠的芳龄，看看十七岁了；蔡花香时常抱怨甘瘤子：不肯留神替女儿择婿。

笆瘤子一日走华容关帝庙门口经过，见庙里围了一大堆的人，好像有甚麽热闹似的。一时动了好奇的念头，信步走进庙门，挤人人丛中一看。原来是一个少年壮士，在那里耍一条齐眉铁棍；估料那棍的重量，至少也有四五十斤；少年拿在手中，和使一条极轻的木棍仿佛，丝毫没有吃力的样子。

笆瘤子见了，心里已是惊异！那少年使完了一路棍，猛然将两手往背後一反，铁棍就靠脊梁，朝地上插下。只听得喳的一声，那棍插入土中有尺七八十深；少年随即耸身一跃，一只脚尖，只立在铁棍颠上，身体晃都不晃动一下！笆瘤子不由得脱口而出的，大叫了一声好。

当时许多人叫好，少年全不在意：惟甘瘤子这声好一叫出口，少年就好像知道是蚌内行。

连忙跳下地来，对大众打了一个圆拱手；末了，向甘瘤子道：“献丑，献丑！小子借此求些盘缠，也是出於无奈！”

笆瘤子看这少年，不过二十多岁年纪；生得容颜韶秀，举动安详，俨然一个贵家子弟的气概。若不是亲眼看见他的武艺，专就他的身材行止观察，不相信他是能使动这般兵器的人。见他向自己拱手，说出这几句话，即触动

了择婿的心。便也拱了拱手，笑答道：“佩服，佩服！像老哥这般武艺，我平生还不曾见过呢！老兄既是缺少了些盘缠，这是很容易的事！只看老兄用得多少，我立刻可以如数奉送！但是此地不好说话；老兄可否去寒舍坐坐？”

少年欣然说道：“应得去府上请安！”说时，一手提起放在地下的一个包裹，一手将铁棍抽了出来。看热闹的人，见没了把戏看，都一哄而散了。

笆瘤子带少年归到家中，问少年的姓名籍贯，因何在关帝庙卖艺？

少年说道：“我姓桂名武，原籍是江西南康人。我先父讳绳祖，曾做过大名知府。几十年宦囊所积，也有不少的产业。先父去世，我得十岁。只因生性欢喜武艺，所以取名一个武字。先母钟爱我，不忍拂我的意思，听凭我招集些会把式的人，终日在家，使枪弄棒，一些儿不加禁止。十五岁的时候，因一桩盗案牵连，我被收在监里。”

“亏得先父在日，交游宽广，不曾把家抄了：然而费耗产业十之七八，才保全了性命。

审讯明确，与我无干，释放我出来。先母就为这事，连急带气，我归家不上半年，便弃养了。我又不善经营家计，式微之家，不能和富贵人家攀亲；我自己见家业凋零，也不肯害人家闺女；几年因循下来，不曾娶得妻室；因此更支持不下了。我有一个姑母，据在临湘。得到湖南来，想寻姑母，谋一个安身之所。不料到临湘，访求了两个月，没得姑母的住处；手边的盘缠已罄。没奈何，卖艺糊口，今日初到华容，就遇上了老丈。”

笆瘤子听桂武所述，正合了自己择婿的希望；和蔡花香商量。蔡花香见了桂武这般人物，岂有不合意的？在桂武穷途无所依靠，又见甘家是个大户人家的样子，自也没有不愿意的道理！

於是桂武就做了甘瘤子的赘婿；和甘联珠伉俪之情，极为浓笃。

别武在甘家住了两年，渐渐的有些看出甘瘤子父子的行动了；猜想必不是做正经买卖的人：时常在枕边，用言语套间甘联珠。甘联珠只是含糊答应，随用些不相干的话打岔。桂武心里有几成明白，因少时为盗案牵连，弄得身陷囹圄、母亲气死，家业倾荡个乾淨；每一想念到这上面，就不寒而悚力！於今反做了这种形迹可疑人家的赘婿，如何能不害怕呢？

这日桂武因坐在家中烦闷，独自到外面闲逛，拣近处高大些儿的山岭，登临上去。

想使心胸开朗，正立在山顶上。背操手远眺。忽有人从背後，在肩上拍了两下；因全没听得脚声，倒吓了一跳！忙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神采惊人的白发老者，一边肩上立一只大鹰；笑容满面的，立在後面。

别武也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；自能一见就知道这老者是个异人。慌忙掉转身行礼道：“老丈从何而来？拍小子的肩头，有何见教？”这个肩双鹰的老者，不待在下说，看官们也都知道，就是金罗汉吕宣良了。

吕宣良望桂武笑道：“你欢喜做强盗麼？”

别我心里不悦道：“小子虽是贫无立锥，然生诗礼之家，辱没祖宗的事，怎敢去做？老丈何以如此见教？”

吕宣良又笑道：“你既不欢喜做强盗，却怎的人住在强盗窝里？”

别武不由得心里惊跳起来，双膝向地下一跪，叩了一个头道：“老丈得救小子的性命！”

小子丈人的本领，远在小子之上；小子既窥破了他的行止，料定决不肯放小子夫妇走开。”

吕宣良挥手教桂武起来道：“呆子！你不好去和你妻子商量的吗？”

别武略低头思索，忽觉眼前一晃，抬头就不见人了。急向四面探望，那有些儿踪影呢？知道功夫高深的剑侠，多有这种借遁的本领；深悔不曾请问得姓名，得下山，心里计算如何说与甘联珠的话。才走了十来步，见自己丈人，迎面走了上来；心里又是一跳，疑心被自己丈人听见了，吓得立住脚不敢动。只见甘瘤子和颜悦色的问从那里来。

不是曾认破了的神气。才放下这颗心，从容回答了，归到家中。

等夜深人都睡了，桂武轻轻将自己曾被盗累，及害怕的心思，对甘联珠说了。甘联珠初听时，惊得变了颜色。停了好一会，才问道：“你既害怕，打算怎样呢？”桂武道：“你能和我同逃麼？”

甘联珠连忙掩住别式的口道：“快不要作这梦想！你我的本领，想逃得出这房子麼？依我说，你尽可不必害怕，料不至有拖累你的时候！然而你既有了这个存心，勉强留你在这里，你心里总是不安的；你心里一不安，我家里就更不得安了；自然以走开的为好！我嫁了你，还有甚麽话说？俗语说得好：嫁鸡随鸡，据狗随狗：不用说，你走我也得跟走！不过逃是万分逃不了的：无论逃到甚麽地方，也安不了身！”

“我父亲和哥哥，明日须动身出门，得十天半月，才能回来。等他两人走了，你就去对祖母说：『我的年纪。瞬眼就叁十岁了；不能成家立业，终年依靠丈人家度日；虽蒙祖母及丈人丈母，青眼相看，不曾将我作外人看待；然我终年坐吃，心里终觉难安！并且追念先父母弃世的时候，遗传给我的产业，何等丰厚；在我手里，不上几年，弄得贫无立锥：若再因循下去，不发奋成家立业，如何能对得住九泉之下的亡父亡母咧！因此决意来拜辞祖母，和两位丈母，出外另寻事业！』你是这般向祖母说，若祖母怎生答白，我们再来商议。”桂武听了，很以为然。

次日一早，甘瘤子果带甘胜出门去了。桂武趁这时机，进里面拜见了甘二嫖姆。

即将甘联珠昨夜说的话，照样说了。说时，触动了自己的心事，两眼竟流下泪来。

甘叁嫖姆绝不踌躇的，点头答道：“男儿能立志，是很可嘉尚的！你要去，你妻子自应同去，免得你在外面，牵挂这里，不能一心一意的谋干功名：只看你打算何时动身，我亲来替你饯行便了！”

别武心里高兴，随口答道：“不敢当！打算就在明天动身。”甘二嫖姆笑说好。

别武退出来，将说话时情形，一一对甘联珠说了。甘联珠一听，就大惊失色道：“这事怎麽了？”桂武道：“祖母不是已经许可了吗？还有甚麽不了呢？”

甘联珠叹道：“你那里知道我家的家法！你去向祖母说的时候，祖母若是怒容满面，大骂你滚出去，倒没有事！於今他老人家说要饯行，并说要亲来饯行；你以为这饯行是好话吗？在我们的规矩：要这人的性命，便说替这人饯行！这是我们同辈的黑话，你如何知道？”说，就掩面哭起来。

别武道：“祖母既不放我们走，何妨直说出来，教我们不走便了！为甚麽就要我们的性命呢？”

甘联珠止了哭泣道：“我父亲招你来家作女婿原是爱慕你的武艺又喜你年轻，想拉你作一个得力的帮手。奈两年来，听你说话，皆不投机；知道你

是被强盗拖累了，心恨强盗的人；所以不敢贸然拉你帮助。然两年下来，我家的底蕴，你知道的不少；你一日一说要走，谁能看得见你的心地？相投的必不走，走的必不相投：我全家的性命，不都操在你这一走的手里吗？安得不先下手，替你饯行呢？”

别武这才吓坏了！口里也连说：“这事怎麽了？”

不知甘二媛姆，毕竟如何替桂武夫妇饯行？且待下回再说

第十回 木枪头亲娘饯别 铁杖媛姆无情

话说桂武听了甘联珠的话，口里也连说：“这事怎麽了？”甘联珠踌躇了一会，勉强安慰桂武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翻悔是翻悔不了，惟有竭力做去！走得脱，走不脱，只好听之天命；逃是不能逃的：好在父亲和哥哥出门去了；若他二人在家，我等就一辈子也莫想能出这房门！”

别武走了定心神，问道：“父亲的本领，我知道是无人及得；哥哥的本领，大约也是了不得；我自信不是他们的对手！但是他二人既经出门去了，家中留的，全是些女眷；我就凭这一条铁棍，不见得有谁能抵得我住？你说得这般郑重，毕竟还有甚麽可怕的人物在此，我不曾知道麽？”

甘联珠道：“那有你不曾知道的人物！不过你刚不是说，祖母曾说要亲自替你饯行吗？除了父亲哥子，就只祖母最可怕的了！你难道不知道吗？”

别武吃惊道：“祖母这麽大的年纪，我只道她走路还得要人搀扶，谁也没想到她有甚可怕的本领。”

甘联珠笑道：“岂但祖母，连我家的丫头都没有弱的；外人想要凭本领，打出这几重门户；可说是谁也做不到！你莫自以为你这条铁棍，有多大的能耐！”桂武红了脸，心中只是有些不服，但是也不敢争辩。

甘联珠接说道：“你既向祖母说了，明日动身；明日把守我这重房门的，必是我嫂嫂。

我嫂嫂的本领，虽也了得；我们不怕她：她曾在我跟前输过半手；便没你相帮，也不难过去！把守二重的，估料是我的生母；她老人家念母女之情，必不忍认真难为我；冲却过去，也还容易。却是你万不可动手，你只看我的举动，照样行事！叁重门是我的庶母；她老人家素来不大愿意我，一条枪又裨出鬼没，哥哥的本领，就是她传出来的；我父亲有时尚且怕她。喜得她近来在右肩膀上，害了一个酒杯大的疮；疼痛得厉害，拈枪有些不便当；我二人拚命的招架，一两下是招架得了的；久了她手痛，便不妨事了。”

“最可怕就是把守头门的祖母；她老人家那条杖，想起来都寒心！能冲得过去，是我二人的福气；不然，也得认命，没有旁的法设！你今夜早些安歇，养足精力；默祷九泉下的父母保佑，桂氏一脉的存亡，就在此一举。”

别武听了，惊得目瞪口呆。暗想：我在此住了这麽久，不仅不知道这一家眷属，都有如此惊人的本领；连自己妻子，也是个有本领的人，尚一些儿不知道：可见得我自己的本领不济，并且过於粗心！敝道那个肩有两只鹰的老头，教我和妻子商量：照此看来，我桂氏一脉应该不绝，才有这种异人，前来指点。

这夜甘联珠催桂武早些安歇，桂武那里睡得？假寐在床上，看甘联珠的举动。

只见甘联珠将箱篋打开，检出许多珠宝，做一大包袱捆了；又检了许多，捆成一蚌小包袱；才从箱底下，抽出两把雪亮也似的刀来，压在两个包袱上面。一会儿收拾完了，方解衣就寝，也不惊动桂武。

别武等甘联珠睡了，悄悄的下床，剔亮了灯光，伸手去提那刀来看，一下没提动，不禁暗暗诧异道：“我的力不算小，竟提这一把刀不动，还能使得动两把吗？”

他运足两膀气力，将那刀双手拿起来，就灯光看了一眼，即觉得两臂疼痛：心里实在纳罕：“像联珠这样纤弱的女子，两指拈一根绣花针都似乎有些吃力的模样；居然能使得动这麽粗重的两把刀麽？我自负一身本领，在江湖上目中无人，幸得不曾遇这一类的人。遇了就不知要吃多少的苦头！”

他一时想将手中的刀，照原样搁在包袱上，那里能行呢？两膀一酸胀，便惊颤得不能自主，那刀沉重得只往下坠，两手不由得跟那刀落下去；刀尖截在地下，连墙壁都震动了：甘联珠一翻身坐起来，笑问道：“不曾闪了腰肢麽？”桂武心里惭愧得很，口里连说没有。

甘联珠拉桂武上床，笑道：“我教你好生安息一夜。你为甚麽要半夜三更，爬将起去看刀呢？你听，不是已经鸡叫了吗？”桂武搭讪上床胡乱睡了一觉，已是天光大亮。

二人起床结束。甘联珠提了那个小包袱给桂武道：“你把这包袱，驮在背上十胸前的结，须打得牢实；免得动起手来，它碍手碍脚：这里面的东西，够我二人半生的吃了！”桂武接在手中，觉得也甚沉重；依甘联珠的话，结缚停当；一手提了带来的铁棍。

只见甘联珠驮了那个大包袱，一手拈了一把刀，竟是绝不费事；回头向桂武说道：“你牢记：只照我的样行事，我不动手，你万不可先动手！”

别武此时已十分相信自己的本领不济。那里还敢存心妄动？忙点头答应理会得。甘联珠将右手的刀，并在左手提了；腾出右手来，一下抽开了房门的闩，随倒退了半步；呀的一声，房门开了。

别武留神看门外，只见甘胜的妻子，青巾裹头，短衣窄袖，两手举一对八棱铜锤，堵门立；满面的杀气，使人瞧害怕。全不是平日温柔和顺的神气！倒竖起两道柳叶眉，用左手的铜锤，指甘联珠，骂道：“贱丫头恋汉子，就吃里扒外，好不识羞耻！有本领的：不须惧怯，来领受你奶奶一锤！”

甘联珠并不生气，双手抱刀，拱手答道：“求嫂嫂恕妹子年轻无状，放一条生路，妹子报德有日！”

甘胜的妻子那里肯听，更厉声喝道：“有了你，便没有我！毋庸饶舌，快来领死！”

甘联珠仍不生气，说道：“人生何地不相逢？望嫂嫂恕妹子出於无奈！”桂武在旁，只气得紧握那条铁棍，恨不得一下将甘胜的妻子打死。只因甘联珠有言吩咐在先，不敢妄动！

甘胜的妻子经甘联珠两番退让，气已渐渐的以了些；锤头刚低了一下，也是说时迟，那时快！甘联珠已一跃上前，双刀如疾雷闪电般劈下；甘胜妻子方悟到甘联珠是有意乘她不备，自己锤头了一刀背，被甘联珠抢了上风。勉强应敌了几下，料知不能取胜；闪身向後一退，气忿忿的骂道：“贱丫头诡谋取胜，算不了本领！暂且饶你，走罢！”

笮联珠也不答白，见让出了一条去路，即冲了出来。桂武紧跟在后面，回头看甘胜的妻子，已香汗淋漓的走了。

二人走到二重门，果是甘联珠的生母，挺枪当门而立；面上也带怒容。甘联珠离开一丈远近，就双膝跪在地下，叩头哀求道：“母亲就不可怜你女儿的终身吗？”她母亲怒道：“你就不念你母亲养育之恩吗？”桂武见甘联珠跪下，也跪在后面。甘联珠却跪不起。

她母亲撒手一枪，朝甘联珠前胸刺来；只听得叮当叮当一阵响。甘联珠随手将枪头一接，原来是一条银漆的木枪头；枪头上悬一串金银珠宝；被甘联珠一手将枪头折断，那串金银珠宝，跟到了手中。她母亲闪开一条去路，二人皆从断枪底下，蹿了出来。

笮联珠收了枪头和金钱珠宝，直奔第叁重门。她庶母倒提一条笔管点钢枪，全副精神，等待杀的样子。甘联珠不敢走近，远远的跪下，说道：“妈妈素来是最喜成全人家的；女儿今日与女婿出去，将来倘有寸进，决不敢忘妈妈的恩德！求妈妈成全了女儿这次！”

她庶母将枪尖一起，指定甘联珠，骂道：“家门不幸，养了你这种无耻贱人！今日我是成全了你；怕明日我甘家就要灭门绝户了：我知道你的翅膀一齐，就要高飞；但是你也得问过老娘手中这个夥伴，它肯了，方能许你高飞远走呢！”

笮联珠又叩了一个头，说道：“女儿便有天大的胆量，又不曾失心疯，怎敢与妈妈动手？只求你老人家开恩，高抬贵手，女儿就终身感德！”甘联珠一面哀告，一面将手中双刀，紧了一紧。桂武跪在傍边见了，也紧了紧手中棍，准备杀。

只见她庶母一抖手，枪尖起了一个碗大的花；连声喝道：“来，来！我不是你亲生母，不能听你的花言巧语！”旋骂旋用枪直刺过来。

笮联珠一跃避开四五尺，双手一抱，说道：“那就怨女儿、女婿无礼了！”两把刀翻飞上下，风随刀发，满地尘埃激起，如狂风骤雨，如万马奔腾，连房屋都摇动起来！

别武也带发了性子，使动手中铁棍，争先杀上。一来欺她庶母是个女子；二来听得甘联珠说，她右膀害疮；所以自己的胆壮起来。一铁棍劈去，却碰了枪尖，就仿佛碰在一块大顽石上一般；铁棍反了转来，险些儿碰到自己的额头上；虎口震出了血，两条臂膊都麻了。暗地叫了声：哎呀！好厉害的家伙！忙闪身到甘联珠背後。

笮联珠一连两刀，架住了笔管枪，向桂武呼道：“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桂武闻言，那敢怠慢！一伏身，从刀枪底下，蹿出第叁重门外。

只听得他庶母骂道：“好丫头！你欺你老娘手痛，如此偷逃！看你父亲哥子回家，可能饶你，许你们活！”

笮联珠没回答，撇了他庶母，也蹿到外面；揩乾了头上香汗。甘联珠说道：“我们须在此休息片刻，才好去求祖母开恩！她老人家那里，就真不是当耍的！”

别武刚碰了那一枪尖出来。自看手中铁棍。已碰了一个寸来长、五分多深的大缺口；棍头也弯转来了，不觉伸出舌头来，半晌缩不进去！暗想：联珠说他祖母的本领包可怕；亏得我在她庶母手里，试了一下；不然，若在她祖母跟前出手，真要送了性命，还不知道是如何死的呢！

别武正在思量，甘联珠来了。听得说要休息片刻，才好去求祖母开恩

的话，慌忙问道：“万一她老人家不许，将怎麽办咧？”

笮联珠知道他已成惊弓之鸟了；心里若再加害怕，必然慌的连路不知道走！得安慰他道：“我要休息片刻，就是为的怕他老人家不许！论我的本领：抵敌她老人家，原是差得甚远，不过但求得脱身。只要你知道见机，有隙就走，不要和刚一般，百到我喊你走，你才提脚！你出了头门，我一个人是不妨事的！”

别武心神略为安定了些儿，说道：“你若也和刚一样，能将祖母的杖架住；我准能很迅速的逃出去！已经历过一次，第二遭便知道见机了！”甘联珠点头，只是面上很带容。

其实甘联珠知道自己的本领，万分不是甘二媛姆的对手！两把刀的许多路数，一到甘二媛姆的杖跟前，从来是一下也施展不来！但是甘联珠何以主张桂武去向甘二媛姆作辞，敢跟来冒这种大险呢？这其间有一个大缘故：因为甘瘤子的独脚强盗，原是继承祖业；他们这种生涯，比较绿林中成群结党的强盗，还要危险十倍！绿林强盗，是明目张胆的；尽避官厅和百姓，都知道他们是强盗。他们仗人多，依山凭险，官兵奈何他不得！即使有时巢穴被官兵捣毁了，他们另觅一处险阻的地方，啸聚起来；旧业不难立时恢复！

至於甘瘤子这种独脚强盗就不然：他们分明是个极凶狠的强盗；表面上却对人装出绅耆样子，和一般平民住在一块，有田亩，有房屋，也一般的完粮纳税，并和官绅往来；凡是绿林强盗的防御工程，一些儿也没有设备。他们的防御，就全在秘密，丝毫不能露出形迹，给外人知道：若外面一有了风声，他们便没命了！所以甘瘤子一家人，全是一个系统的。

笮瘤子招桂武作赘婿，因见桂武年纪轻，父母都死了，没有碍；本领虽不见得十分高强，然年轻人，精研容易。原打算赘作女婿後，渐渐探问桂武的口气：若肯上自己这一条门路，就告知自己的行为给他听，再传给他些本领，好替甘家作个贴己的帮手。

当时以为：桂武年轻没把握，又为怜爱娇妻，断没有不肯上自己这条门路之理：谁知几次用言语探问，桂武不明就里，总是说到强盗，便表示恨入骨髓的样子；後来别武渐渐看出了些甘家父子的举动，虽不大当人表示恨强盗了；然而表同情的意思，却始终不曾露过一言半句。甘家父子料知是不能用作自己的帮手，绝口不再来探问了！

笮联珠见丈夫立志不做强盗；她也是一个有志趣的女子，怎麽肯劝丈夫失节呢？丈夫既是不做强盗，独脚强盗家里，势不能容非同道的人，人住在家里碍眼！别武若只知道迷恋女色，贪图温饱；甘联珠知道就在甘家住一辈子，自己父兄也不会有旁的念头！

无奈桂武硬说出心中害怕，决计要离开这里的话来；所以甘联珠不由得踌躇了好一会，才主张等父兄出了门，即去向祖母作辞。

笮联珠踌躇的是，就勉强将桂武留住，他是一个公子哥儿出身，不知道厉害：心里又恨的是强盗，万一父兄有了旁的念头，更是危险待没有方法解免！此时光明正大的，作辞出去，危险自是危险，然尚可望侥幸脱身。这也是古人说的“女生外向”！大凡女子一嫁了丈夫，一颗心就只顾婆家，不顾娘家了！

当下甘联珠同桂武休息了片刻，不敢迟缓；急忙紧了紧包袱的结头，绰手中刀，直奔头门而来。桂武不敢再作抵抗之想。只见甘二媛姆，栏门坐在一把太师椅上；左手支一条茶杯粗细的杖，黑黝黝的，也不知是钢是铁，

有多少斤重量；右手拈一根旱烟管，在那里掀掀鱼般阔嘴吸烟；那旱烟管，也足有酒杯粗细；迷离两眼，似乎被烟薰得睁不开来的样子。

笮联珠跪下去叩头，就像没有看见。桂武也得跟跪下。甘联珠才待开口哀求，甘二嫖姆已将旱烟管一竖，问道：“你们来了吗？你们要成家立业，很是一件好事：你们要知道，我这一份家业，也不是容易成立起来的；我活到九十多岁，你们还想我跌一跤去死：这事可是办不到！”

笮联珠哭说道：“孙女和孙女婿，受了祖母父母养育大恩，粉身碎骨也难报万一！怎敢如此全无心肝，去做那天也不容的事！”

笮二嫖姆用杖一指，喝道：“住嘴！你祖母父母一生做的，尽是天也不容的事；你们既不存心教我跌一跤去死，我於今已九十多岁了，能再活上几年？你们为甚麽不耐住几年，等我好好的死在家里了，才去成家立业呢？不见得此时就有一个家业，比我这里还现成的，在外面等你们去成立？你们既存心和我过不去，自是欺我老了无用。也好！倒要试试你们少年人的手段看看！”说时，已立起身来。

只吓得桂武浑身发抖，叁十六颗牙齿，打的咯咯的响。甘联珠仍跪不动的哭道：“祖母要取孙女的性命，易於踏死一个蚂蚁！”甘二嫖姆那许甘联珠说下去？举杖如泰山压顶般的朝甘联珠头上打下来。甘联珠得用一个“鲤鱼打挺”身法，就地一侧身，咬紧牙关，双手举刀，拚命往杖一架。

笮联珠的心理，以为桂武见已将杖架住，会趁这当儿逃走。谁知桂武被吓得只在那里发抖，不敢冒死从杖下甘联珠刀背一杖，两臂那禁受得那般沉重！只压得两眼发花，两耳呜呜的叫！口里不觉喊了一声：“不好！”两脚随一软。身体便往後顿将下来：招架是招架不了；躲闪又躲闪不开。明知这一杖压将下来，万无生理；只好将刀护住头顶，双睛紧闭，等她打下。

就在这闭了眼睛的一刹那之间，只觉一阵凉风过去，即听得哎呀一声！笮联珠只道是甘二嫖姆不忍下手打自己的孙女，却将孙女婿打死了。心中不由得一痛！连忙睁眼。

低见桂武不但没被祖母打死，并且情神陡振，一手拉了自己，往外便蹿。一时也没看清自己祖母，为何不动手阻挡？加在梦中的，急蹿了两里多路。甘联珠才把神定了，立住脚问桂武道：“毕竟是怎麽一回事？我们难道是死了，和你在阴曹奔走麽？”

不知桂武如何回答？且待下回再说

第十一回 吕宣良差鹰救桂武 沈栖霞却盗收红姑

话说甘联珠如梦如痴的，被桂武拉手，蹿出头门，不停步的跑了二里路。甘联珠才定了定神，问桂武：“是怎麽一回事？何以祖母的杖打来，我正闭目待死，你却能把我救出来？”

别武笑道：“我那有这般本领，能将你救出来！这事真也有些奇怪。你当时架不起祖母的杖，身子往後顿将下来；我眼睁睁的望，真是急得走投无路！明知自己的本领不济。铁棍又坏了，那敢动手来帮你呢？心里正在又急

又痛，猛然见一只大鹰，比闪电还快，从头门外扑进来；一爪就将那要打下来的杖抓住，脱离了祖母的手；再翅膀一拂，大约是拂在祖母的脸上；只听得祖母哎呀一声，连旱烟管都丢了，双手把脸捧住。我一见这情形，心中好不痛快！不敢停留，更来不及说甚麽，所以拉了你就走。”

芭联珠吃惊似的问道：“你看明白了，是一只鹰麽？”

别武道：“青天白日，怎的看不明白呢？确是一只极大的黑鹰！”

芭联珠叹道：“不好了！我家的仇敌金罗汉到了。除了他有两只神鹰，甚麽人也没有！”

别武问道：“金罗汉是个甚麽样的人？如何和你家是仇敌？”

芭联珠道：“我常听得我父亲说江湖上有个吕宣良，绰号金罗汉；专与崆峒派的人作对。养了两只神鹰，许多有本领的人，都败在那两只鹰的爪里。我师伯董禄堂，险些儿连性命都丢了！所以金罗汉是我家的仇敌，不知他今日怎的到这里来了，却救了你我的性命？”

别武问道：“他是不是一个白须老头儿呢？”甘联珠点头道：“我虽不曾见过，但听说他的年纪很大了。你问怎的？”桂武便将前日在山顶闲眺，遇见金罗汉的话说了。

芭联珠笑道：“幸得你前夜，不曾将这话向我说。若说给我听了，我心疑是金罗汉，有意离间我家里人，特来刁唆你的！我有了这疑心，不但不肯和你同走，说不定还要疑你是来我家卧底的；那麽，事情就遭透了！”

别武道：“我所以不将遇见他的话说出来：一则，因不知道他是甚麽人，若将当时那种神出鬼没的情形说出来，怕你疑虑；二则，想离开你家，原是我的本意；久已有了这个念头，并不是遇见他才发生的，甩不把他说出来。”

芭联珠点头应是。又道：“此地离家太近，我们不可久留！看你打算往甚麽地方走，就此走罢。这是乘我父亲哥哥都不在家，我们只要出了头门，在此停留这麽一会，还不要紧。

若是父兄在家的時候，不能立时逃出叁十里以外，怕你我的头，此刻早被飞剑取去了呢！”

别武道：“我到湖南来，原是为寻我姑母，想投托他，替我觅一安身立命之所。无奈探访了多少日子，探访不；於今只好再去临湘，从容探访。我想我姑母此时的年纪，尚不过四十来岁；必不曾去世。只因他出嫁得早，那时我才四岁。我父亲在世时，他同姑父陈友兰，在我家住饼好些日子。後来父亲一死，路远了，两家便不大来往。”

“父亲死了的第二年，接了姑母专人送来的讣告：我才知道姑父也死了。姑母守一个两岁的表弟，听说搬到临湘乡下住了。自後便绝无消息。这也只怪我那时，太不长进，专和许多狐群狗党一块；家中大小的事，一点也不过问！我姑父去世既久，姑母又不在县城，我初来人地生疏，因此探访不。此时也没有旁的道路可走，仍旧往临湘去罢！”

二人遂到临湘。甘联珠拿出些珠宝，变卖了钱，置备田产房屋；也不向人说明自己的来历。

临湘人见他夫妇，都生得那麽漂亮，举动又很豪华；也没人疑心他们是强盗窝里出来的人。桂武逢人打听他姑母的消息，又是一年多没得些儿踪影。桂武揣想他姑母，不是已经去世，就是搬到别州府县去了，不在临湘。已渐渐把探访的心，懈怠下来了！

一日，桂武正和甘联珠在家闲谈。忽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孩，生得骨

秀神清，英气奕奕；立在门外，同里面大声问道：“这里可有一位姓桂的公子麽？”桂武听了，心中一动。

一面迎出来，一面留神看那小孩的眉目竟和自己的眉目一般无二；若在一道儿回走，不问谁人见了，必说是同胞兄弟。旋想旋走到切近，且不答应自己就是桂鲍子，先问那小孩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？姓甚麽？问桂公子做甚？”

那小孩见桂武出来，两眼也不住的向桂武脸上打量：不待桂武说出姓氏，小孩已拜倒在地，说道：“家母今日才知表哥在此，特命小弟来请表哥到寒舍去。”

别武听了表哥的称呼，一时方想到是自己姑母，打发表弟来请的；连忙也拜下去，将表弟扶起。心中欢喜，自不待言。一手拉了表弟的手，同进里面；与甘联珠也见了礼，桂武子问他表弟的名字。

表弟答道：“我名叫继志。家母吩咐：在路上不要耽搁，见表哥，就请同去，免得家母盼望。”

别武喜问道：“姑母怎知道我住在此地？可笑我专为探访姑母，才来临湘；在这里前後住了叁年，竟没探姑母的住处。今日倒是他老人家知道了，劳老弟的步来找我。”

陈继志答道：“家母怎知道表哥在此，却不曾向我说：表哥去见了家母，自会知道。家母并吩咐了：表嫂也请一起同去。”

别武回顾甘联珠笑道：“怪呀！他老人家连你在这儿都知道了。”

甘联珠也笑道：“既知道你在这里，自然连我也知道。我本应同去请安，只是他老人家住在那里？此去有多少的路程？得问问小弟弟。”

别武道：“他这般小小的年纪能来，没多远的路，是不问可知。”陈继志也点头说道：“没多远的路！”

甘联珠走进自己卧房，更换衣服。桂武教陈继志坐，也跟甘联珠进房。只见甘联珠正坐在床上裹足，将铁尖鞋套在里面。桂武惊问道：“又不去和人家动手，你穿上这东西干甚麽呢？”

甘联珠笑道：“定要和人动手，才能穿这东西吗？”

别武道：“我去见姑母，用不穿上这东西。”

甘联珠将桂武拉到跟前，低声说道：“你并不认识你这位表弟，今日突如其来，教我二人同去。我想你前後在此，寻访了叁年；就住在这屋子里，也有一年多了；姑母既是住的离这里没多远的路，怎的你是有心寻访的，倒寻不；他想不到你在这里的，却打听出来了。这情理不是很说不过去吗？并且我们住在这里，从来不曾和人往来，也没向人说过自己的姓名来历；他从何知道我们住处的呢？你刚问你这表弟，看是怎生知道的；他不是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，教你去问姑母，自会知道的吗？我想这事有些蹊跷：不去也不好，又怕是真的；要去就不能不防备二小心一点儿才好。”

别武听了甘联珠的话，心中也有些疑虑。只是看陈继志的相貌，酷似自己：又相信是自己姑母的儿子。因知道自己的面貌，从小我很像姑母；母子面庞相似的，极是寻常！然也觉得甘联珠顾虑的不错，自己衣底便也暗藏了防身兵器。

甘联珠妆饰已毕，同出来与陈继志动身。陈继志在前面走，桂武夫妇跟在後面。走了半里多路，陈继志的脚步却越走越快。桂武向甘联珠说道：“看不出他这小小的年纪，倒这麽会跑路。我们的脚步，也放快些吧，不要

赶不上他，给他笑话！”甘联珠微做点头不做声。

二人真个把脚步放快了。又走了半里，桂武忍不住问道：“老弟不是说没多远的路吗？还有多远呢？”陈继志回头笑道：“那有多远，一会儿就到了！”陈继志口里说，脚底下更加快了。

别武已跟跑出汗来，甘联珠还不太觉累。不一会，一座很高的石出，挡住去路。陈继志立住脚，正要和桂武说话；桂武已相差有四五丈远近，甘联珠却相离不过几尺。桂武面上，有些惭愧；走近陈继志说道：“多久不走路了，走不动，见笑得很！还有多远呢？”

陈继志笑道：“本来表哥是公子爷出身，自是不会走路。就是表嫂，也是千金小姐；怎能比我这乡下看牛羊的小孩，终日翻山越岭的走惯了？此时得翻过这一座山，却怎麽办呢？哥哥、嫂嫂能爬上去麽？”

别武看那山，尽是房子大一块的顽石堆成的；石上都是青苔；莫说树木，连草也没长一根；更没有上去的路径，陡峭的和壁一般。心想凭自己一身本领，上是能上去；但是石上，须不长青苔才好！脚踏在青苔上面，是滑的；万一蹿到半山之间，一脚不曾踏牢，滑将下来；岂不要跌个骨断筋折？又想表弟这麽小的年纪，他未必就能爬得上去；他如果真有这种能耐，能不怕滑跌下来；我们就照他脚踏的地方踏去，便也不怕滑了！当下对陈继志说道：“去老弟家里，必得从这山爬过去吗？若没有第二条路可走，我们也只好跟老弟走了！”

陈继志道：“第二条路是有，不过须回头，绕一个大弯子。我恐怕母亲盼望，所以引表哥表嫂到这里来；我在前慢慢的上去，二位照样上来就是。这山是我叁四岁的时候，便爬惯了的；不算一回事！”说，举步如行平地，绝不费事的，转眼就上到半山。

甘联珠也跟飞身而上。桂武得抖擞精神，连蹿带跃的往上赶；好容易用尽平生之力，赶到半山一看，陈继志已神闲气静的，立在山顶；甘联珠虽也上去了，却是脸上变了颜色，立在那里喘息不已。

别武这时约两条腿，疲软的不能动了！上半截的山势，更来得陡峭；实在没力量能上去了！

也不好意思说甚麽，低头就拣一块平整点儿的石头，坐下来歇息。心想：“我小时候在家乡，虽说是家中富有，有下人伺候，不要我自己劳动；然我生性欢喜武事，何尝不是终日在外翻山越岭？但是像这麽陡峭的山，休说我不曾上过，又几曾见有人能上呢？甘联珠是练就了魁尖的上高本领，尚且累得喘气不匀；可见我这表弟的本领，必还在她之上！不过我小时候，并不曾听得我父母说，我姑母也会武艺；计算我表弟的年龄，此时不过十一岁；又没有父亲，难道是天生成这般便捷身体？甘联珠疑心这事，怕有些蹊跷；她疑虑的，怕不错！”

别武正低头踌躇，忽觉头顶上，有甚麽东西颤动！忙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一根极粗的葛藤，从山顶悬下来；陈继志捏一端，在上面说道：“表哥身体疲倦了，只双手紧紧握住这藤，我拉表哥上来！”

别武又想：他这一点儿大的身体，如何能拉得起我？这不是笑话？不要连他自己都拉下山来了，不是当耍的！遂仰面朝上说道：“用不拉！我再歇息一会，就能上来了！”

陈继志在上面说道：“我母亲在家等的苦！还有几里路，不要耽搁罢！”

别武也实在是疲乏不堪了，姑且握住梆藤试试。若上面拉不动，也不

要紧！并且有甘联珠在上面，也可帮拉拉。便两手牢字的将葛藤握住，即时身不由自主，两脚腾空，仿佛登云驾雾一般，只往上升。桂式的身躯很重，拉得那葛藤喳喳的响！别武心里慌，惟恐葛藤从中断了；必然跌得骨断筋折！还好陈继志手快，在吊井里提水似的，只须几把，就将桂武吊上了山顶！

别武立稳了脚，满脸通红的问道：“老弟会上山，可说是从小翻山越岭惯了。两膀这么大的气力，难道也是吊人吊惯了吗？老弟得向我说个明白，我方敢随老弟到姑母那里去；若不说明，我总不免有些疑虑！我与其搁在心上怀疑，不如请你说个明白：姑母究竟是怎麼知道我的住处？”

陈继志笑嘻嘻的答道：“表哥要问我两膀怎生有这么大的气力麼？我母亲还时常骂我生得太脆弱，练不出气力呢！表哥怀疑些甚麼？下山不远，就是我家；见我母亲，我母亲都会说给表哥听的！这根葛藤，是我叁四岁的时候，我母亲给我做帮手的；起初没有这葛藤，这山不能上下；於今上下惯了，这葛藤就没有用处，搁在这山顶上，好几年了。”

陈继志才说到这里，忽住了嘴，偏耳往山下听。随向甘、桂二人说道：“我母亲在下面呼唤了！请快走下去吧！”甘、桂二人也听得有女子的声音，在山下呼唤。陈继志匆忙将葛藤，塞入石岩里面，引二人下山。

下山的路，却不似上山那般陡峭；叁人走到山下，陈继志指前面一个道装女子，同桂武说道：“表哥请看，我母亲不是在前面等候吗？”桂武没回答，心想：我姑母怎麼成了一个女道士？渐渐的走近了，仔细一看，还约略认得出容貌来，不是自己的泵母是谁呢？

别武小时的乳名清官，他姑母已迎呼他的乳名；笑道：“十年不见，见面几乎不认识了！我知道你找寻得我很苦，我直到今日才知道呢！”桂武此时，疑云尽散；忙紧走几步，爬下地叩头，口称姑母，甘联珠自也跟跪拜。

他姑母笑向甘联珠问道：“你就是北荆桥甘家的小姐麼？也真难得，有你这麼明白大义！我听得说，心里就喜欢的了不得！”甘、桂二人都猜不透他姑母是怎生知道的：当下在外面，也不便开口去问。

一同到了他姑母家里谈论起来，原来他姑母就是前几回书中所写的红姑。只因他泵父陈友兰死後，红姑的年纪，还不到叁十岁；守一个两岁的孩儿，取名继志。陈友兰遗留下不少的财产，当时陈家的族人，都不免有些眼红：想将红姑排挤得改了嫁。族人欺继志年小，好把遗产朋分。以为红姑年轻貌美，必容易诱惑。

那知红姑的节操极坚，族人用了多少的方法，都不曾将红姑诱惑得。红姑的性情异常亢爽，不肯拘泥小节。平常没了丈夫的妇人，在家守节，都是遍身缟素，到死不肯穿红绿；凡是年轻妇女所享受的一切繁华，皆得槟除净尽。而红姑生性爱红，又本来是个不拘小节的人；丈夫在世所穿的衣服，不肯完全废掉；安葬了陈友兰之後，仍照常穿起来。

族人便抓了这一层做凭据，在临湘县告红姑不贞节。亏得那县官廉明，将族人申斥了一顿。

红姑就搬到临湘乡下住了。族人告红姑不曾如愿，反被县官申斥了一顿，红姑占尽了上风，心中不服。见红姑独自搬到乡下去住，便集合许多无赖，去红姑家里行劫。

这时红姑只雇了一个乳母、一个粗作老妈。住在自家的田庄上。这日黄昏过後，忽来了一个化缘的道姑，年纪约有六十多岁，要在红姑家借宿。陈友兰在日，对於这些叁姑六婆，本极厌恶，从来不许上门。於今陈友兰死

了；红姑见这道姑年纪已老，天色又已黑将下来，若不许这道姑歇宿，心里觉得有些过不去上得教他和老妈子同睡。

谁知到了半夜，族人行劫的来了，共有二十多个壮健汉子，一个个都用锅烟涂黑了面孔，把唱戏的假胡须挂了；劈门入室，将红姑和乳母、老妈子都捆起来，堆在一蚌床上；反锁了房门，各自抢东西去了。

红姑见乳母也被捆，却不见自己的儿子。便问乳母：“继志在那里？”乳母回答不知道，说被捆醒来，已不见了公子。老妈子就说，那借宿的老道姑，也不知去向；他必是强盗一夥的，特来这里作内应。

红姑守节所希望的，就在这个小孩；一旦被强盗劫得不知去向，如何能不心痛：只恨手足被捆了，不能动弹；不然，也一头撞死了：正在那里伤心痛哭，忽然房门开了，有人拿了个火把过来。红姑料是强盗，将两眼闭了不看。

只听得乳母呼道：“奶奶！看麽？公子果是在这道姑手中抱！”红姑这才打开眼，只见那道姑，笑容满面的，左手抱继志：右手握一条竹缆子火把，照红姑说道：“奶奶不用害怕！强徒都被贫道拿住了，公子也一些没有损伤。”说，将继志放在床上；只用手在叁人身上一摸，捆缚手足的麻绳，登时如被刀割断了。

红姑坐了起来，一把抱了继志：才向道姑道谢，问：“怎主将强徒拿住的？”道泵笑道：“请奶奶同去外面一看，便知端底。”红姑吓虚了心，仍有些胆怯，不敢去看。

道姑拉了红姑的手道：“有贫道在此，怕甚麽呢？一个也不曾跑掉！只看奶奶要怎生发落？”红姑仿佛加在梦中的，跟了道姑出来。见堂屋角上，挤满了一角高高矮矮的人；脸上都涂抹得那可怕的样子；一无绳索捆绑，二无墙壁遮拦，却都呆呆的正，动也不动。各人的眼睛，又都是睁的；不过不能活动的看人。

红姑向那道姑问道：“师傅用甚麽法子，能使他们这样挤在一块儿不动呢？”

道姑笑道：“这法子容易得很！奶奶若是想学，贫道可以传授给你！在山野之间居住，这类法子，也不可不知道些儿！贫道数十年出行野宿，就全仗这些方法，保护性命。这些强徒，若奶奶要怎生处置？只须说一句，都交给贫道办理就是！据贫道看：这些强徒，必非是寻常强贼；奶奶两岁的公子，与强徒有何仇恨？他们竟想置之死地：若不是贫道在旁边，将公子救了，怕公子此刻的身体，已是四分五裂了！贫道因见他们如此狠毒，才存心一个也不教他跑掉！”

红姑一听到道姑的话，已知道这些强徒，尽是同族的无赖子；只要自己没受甚麽损害，便不想再结深怨。当下请道姑教众强徒醒来。红姑亲自训斥了一番，一个一个的放了，并不追究。

红姑的天份本高，从此就拜那道姑为师。那道姑姓沈，道号栖霞；也是有清一代的女剑侠，和金罗汉吕宣良，最是投契。终年借化缘，游行各地，专一救济贫苦，诛锄强暴。他也和金罗汉一般，没有一定的庵寺。因见红姑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子，很愿意的收做徒弟。

五年之後，红姑已练了一身了不得的本领。

江湖上人因她欢喜穿红，都呼她为红姑。红姑一面从沈栖霞学道，一面督陈继志练武艺。

陈继志才二岁，刚学会了走路，就教他拣不好走的山岭去爬。五岁，就教他练气，并道家一切的基础宝术。红姑的本领成功；陈继志的本领，便也不在人下了。

这日，红姑在清虚观中遇见金罗汉；金罗汉问红姑，已见桂武没有？红姑见问，还摸不头脑。金罗汉遂将桂武来临湘投红姑不，在华容卖艺，赘入甘瘤子家中，图逃无计；及自己如何指引桂武，如何差鹰去救了甘联珠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我前日在一家新造的房子门前经过，还见甘瘤子的女儿，在那房子里面。我料知就是桂武夫妇住在那里，只道你早已见了；尚不知道麽？”

红姑这才问明了那房子的所在，归家就教陈继志去请。所以说起来，知道得这般详细。

红姑将前後的事，说给甘、桂二人听了；甘联珠因想跟红姑学习剑术，就认红泵做了义母。

从此两家往来，十分亲密。

却说甘瘤子父子归家，听说自己女儿和桂武走了，倒不甚在意。听到末尾，来了一只黑鹰，将自己母亲的杖抓去，并翅膀拂伤了母亲的左眼；知道是金罗汉差鹰来救的。便气得暴跳如雷，恨不得抓金罗汉拚命！只因知道自己的本领，不是金罗汉的对手；现放师兄董禄堂是榜样，只好勉强按捺住人性。

芭二媛姆年老的人，受了这次大惊吓，心里加上一气，不到半月，便呜呼哀我死了！芭瘤子既和寻常人一样住家，不能不发丧守制，就把这仇恨，延搁下来。有一天，他师叔四海龙王杨赞廷来了。甘瘤子将金罗汉吕宣良，屡次如何欺负崆峒派人，添枝带叶的说了；有意激怒杨赞廷。果然把杨赞廷激得要去找吕宣良，替崆峒派出气。

不知找了没有？出了气没有？且待下回再说

第十二回 跛叫化积怨找仇人 小童生一怒打知府

话说甘瘤子因怕自己敌不过吕宣良，有意激怒他师叔杨赞廷。杨赞廷果不服气，向甘瘤子说道：“吕宣良现专和我崆峒派人作对；我等要图报复，也不必定要处置吕宣良。只要是他们练气派的人，不问男女老幼；我等遇了，就得收拾他，就算是报复了。吕宣良那个老鬼，实在难惹；从来也不曾听说有人讨了那老鬼的便宜；他又没一定的住处；找寻他极不容易！但是他的徒弟虽少，党羽却是很多；我等能将它的党羽，多做翻几个，使那老鬼听了，气也得气个半死！”

芭瘤子道：“小侄原也是这般打算！就因为他们的党羽太多，恐怕敌不过他们人多势众，弄巧成拙！老叔也是没一定的住处；临时想求老叔，相助一臂，也是没处找寻。”

杨赞廷道：“你有为难的时候，不待你来相求，我自然会来给你助场！”

芭瘤子知道杨赞廷的本领，在崆峒派中，无人及得；虽远隔数千里，他能朝发夕至；并且精通易数，千里以外的吉凶祸福，一捏指便知端底。相

信他说了来助场，临时是不会失约的！

杨赞廷去後，甘瘤子便随时随地，存心和练气派人作对；只苦没有适当的机会。

他自从收了常德庆这个徒弟，心中十分得意！常德庆也肯下苦工研练；不消十年，已尽得了甘瘤子的本领。终日装作叫化，到各处晒盘子，做眼线，探实了有够得上下手的富户，夜间就去劫取。

不过甘瘤子这种强盗，比较绿林中的强盗，本领自是高得多；就是举动，也比较扁明，虽一般的劫取人家财宝，却有许多禁忌，不似绿林强盗的见钱就要。正正当正的商人，拿出血本做买卖，便赚了十万八万，他们做独脚强盗的，连望也不去望；读书行善的，和务农安本份的人家，不问如何富足，他们也是不去劫取的。有时不曾探听明白，冒昧动手劫了来；事後知道劫错了，仍然将原物退回去。平日所劫来的财物，总有一半，用在周济贫乏上头；所以江湖上称他们这种强盗，也加上一个侠义的名目。

那时两湖的绿林，没一个不知道甘瘤子，也没一个不敬服甘瘤子。所以罗山的大水盗，大家呼为焦大哥的焦启义，和彭四叫鸡，劫了常德庆的镖银；甘瘤子一去讨镖，立刻便全数退回。

至於彭四叫鸡对护船兵士说的那派话，不过是自己要顾面子，有意把常德庆的本领提高，才显得自己被断掉一条臂膊，不是败在没本领的人手里；後来甘瘤子去说，包知道既有甘瘤子出头，镖银不全数退回，是不行的；只反说看那刀的分上，退还一半；看甘瘤子的情面，退还一半。

这是他们江湖上做顺水人情，结交有本领人的一种手段！丙然，常德庆就这回的事，对於焦启义、彭四叫鸡一千人，很发生一种好感，成了不同道的至交。

於今且说常德庆这日，治好了陆凤阳之後，作辞出来，心中甚是高兴。暗想：“这番练气派人的错处，给我拿了！炳哈！你们练气派人，常自夸义侠，能救困扶危，不侵害良善；却用梅花针打死伤这麼多农民！平、浏两县人相争水陆码头，与你们当剑客的，有何关系？无知农民，又岂是你们当剑客的对手？一霎时，教无辜农民竟死伤几百，问心如何能安？道理如何能说过得去？但不知这事，是那一个没天良人干出来的？我且把这人查明出来，再由师父出头，邀请江湖上豪杰，评评这个道理。”

常德庆走到金家河，装作叫化的，挨家窥探。只听得家家户户谈论的，都是说万二呆子，倒有一个这麼英雄的义子，能替我们平江人争气。我们这回，本来已是输的不可救药了；亏得这义拾儿来找万二呆子，不知他使的甚麽神通，只见他将衣一掬，两手一扬，那些浏阳蛮子，自会一个一个的纷纷倒地。听说罗队长已亲到万二呆子家，看这义拾儿去了。

常德庆听一般人的言语，大都如此。正想去万二呆子家，看这义拾儿究竟是怎麼一蚌人物？

忽见迎面来了一大群的人，走前面的，是几个壮健的农民；中间一个体格魁梧，气象英武的汉子，年纪约在五十以外；右手挽一个丰采韶秀，态度雍容的美少年；旋走旋说笑，很露出得意的神气。後面跟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，也是农民模样，相貌慈祥和蔼，一望就知道是个很老实的人；笑容满面的，和最後几个壮健农民说话。

常德庆做个全不在意的，立在旁边；心里已料定那五十多岁的汉子，必定是一般人口里说的甚麽罗队长；美少年必就是使用梅花针的人；这老头

不待说，是万二呆子了。

立在旁边，等一群人走过，即回身缓缓的跟；不一会，跟到一所庄院，一群人都进庄院去了。

常德庆看那庄院的形势不小，约莫有七八十间房屋；四周树木丛密，团团围住，和一座木城相似。进庄门的一条道路。用小石子铺；两旁并排栽数十棵伞扒一般的桧树，倒很是一个富厚人家的气派。

常德庆心想：“这么一个书生模样的美少年，倒看不出他有这么狠毒的心肠！看他的气度颜色，不必打听就可断定是昆仑练气派的弟子！不过，我曾听得师傅说：吕宣良平生只有两个徒弟，年纪都有六七十岁了；吕宣良并不许他的徒弟再收徒弟：这小子决不是他这一派的弟子。我何不趁此去试试这小子的本领，看是怎样？”想罢，即一偏一点的，向庄门走去。

才挨进庄门，便见义拾儿在前，罗队长在后，满面堆欢的迎了出来。义拾儿朝常德庆拱拱手，开口说道：“小弟虽是肉眼，却能认出老哥是个非常人物！请不必再以假面目相向二小弟今日借花献佛，敬邀老哥进里面，痛饮叁杯！”

常德庆见义拾儿这般举动，心中老大吃了一惊！正待再装出不承认的样子，那罗队长也走过来一揖到地的说道：“我本是一个俗子，不识英雄！承杨公子指示。才得拜识山斗！倘蒙不嫌简陋，请进去胡乱饮几杯薄酒。”

常德庆知道再隐瞒不住，不进去，倒显得胆怯！得也拱了拱手道：“知道两位在赵家坪，替平江人建了大功，将浏阳的小百姓，杀了个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浏阳那些该死的小百姓，不知回避，应得受这般惨劫，死的不齿！我特地前来贺喜，也正想讨一杯喜酒喝喝！”说完，进了庄门。

杨、罗二人让常德庆踱进厅堂，堂上已一字摆好了两桌筵席。罗传贤推常德庆首座。

常德庆指杨天池哈哈笑道：“他才是应当首座的！我有何德何能，敢当这般敬意？刚听老兄称呼他杨公子，他尊姓杨，我是知道了；还没请教台南，是怎生个称呼？”

杨天池听了常德庆这种轻慢的话音，和见了这种疏狂的态度，心里很有些纳闷，不知常德庆是种甚麽来意？在路上遇见常德庆的时候，虽曾看出是一个有本领人乔装的样子；却想不到是和昆仑练气派有宿怨，特来寻仇的。

只因杨天池在清虚观，年数虽不算少；但从不曾听自己师父，说过与崆峒派有嫌怨的话。

并且崆峒派的董碌堂，败於吕宣良之手；在崆峒派人，以为是莫大之耻辱；而在昆仑派中人，并不当作一回事。吕宣良救桂武夫妇出来，鹰翅拂伤了甘二挨驰；甘瘤子更以为是有意来欺侮崆峒派人；在昆仑派人，也没人将这事放在心上。所以杨天池绝未想到常德庆，是存心来和自己作对的！既是没想到这一层，便以为常德庆的轻慢疏狂，是其本性；江湖上有本领的人，性情古怪的很多，不足为奇。

当下仍是很客气的，直说了自己的姓名，和这番助阵的原由；并表明自己因没有杀人的心思，才用梅花针。原只打算使浏阳队里，略略受点儿轻微的伤；不料自己这边的人，得胜就反攻起来，一些儿不肯放松；及至自己去抢锣来打，已是死伤的不少了！

常德庆听了，又仰天打了一个哈哈道：“这只能怪浏阳人，人不中用！杨公子一时高兴，和他们开开玩笑；他们就担当不起！而且死伤的数百人，

至今还没一个知道是受了公子爷的恩惠呢！”

杨天池一听常德庆这般言语，估料足想来替浏阳人打不平的；登时脸上气变了颜色，答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？怎追般不识抬举！你公子爷便杀死几百人，与你何干？由得你当面抢白我！你姓甚麽？你有本领，替浏阳人打不平，尽避使出来；你公子爷惧怯你，也不算好汉！”

常德庆并不生气，仍是笑嘻嘻的，把头点了两点说道：“了不得？好大的口气！鲍子爷心里想杀人，莫说几百个，便是几千几万，也只怪那些人命短！鲍子爷又不曾杀我，自然与我无干！我是一个当乞丐的人，怎敢说替浏阳人打不平，在公子爷面前使本领？公子莫怪！”

乞丐那有姓名？更如何识得公子爷的抬举？”

罗传贤见二人说翻了脸，心里也有些恨这叫化，竟像有意欺侮杨天池，专说些挖苦讥嘲的话。虽曾听杨天池说这叫化，是有本领人乔装的；但看了这形容枯槁，肢体不完的样子，并不大相信杨天池没看走眼。以故同杨天池出来迎接的时候，直说出自己不认识，因杨公子是这麽说，才肯出来迎接的意思来。此时见杨天池发怒，也正色向常德庆道：“彼此都是初会，大家不嫌弃，客客气气的，也算是朋友结交一场。”

常德庆不待罗传贤说下去，已双手抱拳，打了一拱道：“领教，领教！澳日再见！”说时一转眼，便不见这叫化的影子了。

罗传贤吃了一惊，忙回头向杨天池问：怎麽？只见杨天池横眉怒目的，同堂下大喝一声道：“贼丐休得无礼！且睁眼看清我杨某是何等人，再来捣鬼！我和你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甩不认真较量！你若真要替浏阳人打不平，须得光明正大的，同上赵家坪去！”

杨天池喝声才毕，就听得那叫化的声音答道：“好的？我也明人不做暗事，叁日之内，我邀集江湖豪杰，约期和你说话！我姓常，名德庆。”说到这里，音响寂然。把个罗传贤，惊得呆了半晌，才问杨天他道：“这叫化不是个鬼怪麽？怎麽一转眼，就不见他的影子，却又听得他的声音说话呢？”

杨天池道：“并不是鬼怪。他想用隐身法，瞒过我的眼睛；出我不意，飞剑杀我。既被我识破，得把话说明。此时是确已走了。我这回本待在我义父家里，多盘桓两日；刚这常德庆，既说明叁日之内，要邀集江湖上豪杰，向我说话；这事来得太希奇，我不能不作准备。

承先生的情，下次再来叨扰，我此刻不能在此耽延了！”

罗、杨二人出外迎接常德庆的时候，万二呆子避在旁边屋里，此时才出来；听了义拾儿说要走，心里舍不得，杨天他低得用言语安慰了一番；别了罗传贤；送万二呆子回家；方急匆匆回到清虚观。

这时候的柳迟，还不曾进清虚观。清虚道人正收了向乐山做徒弟，才带回观中。清虚道人收向乐山的一回故事，凡是年纪在七十以上的平江人，千有八九能知道这事的。

在下且趁这当儿，交代一番，再写以下争水陆码头的事，方有落。

向乐山是平江人。兄弟叁个，他最小。他大哥向闵贤，是罗慎斋的学生。学问极其渊博，二十二岁就中了进士。罗慎斋极得意他，看待得和自己儿子一般。二哥向曾贤，年纪比乐山大两岁，就山同闵贤教二人读书。

这时曾贤十岁，乐山八岁，八股文章都成了篇，并做得很好。向闵贤便带两个兄弟，去考幼童。县考的时候，曾贤、乐山都取了前十名。在平江县应过县考，就在岳州府应府考。

那时岳州府的知府是一个贪婪无厌、见钱眼开的捐班官儿；投考的童生们，不送钱给他，无论你有多大的学问，莫想能取前十名！

这知府在岳川任上，照例是富厚之家的子弟，按财产的多少，定这前十名的次第。巴、平、临、华四县有才无财，受了委屈的童生们，曾起哄闹过一次。无奈知府的神通广大，一些儿不曾闹出结果来。

向乐山家里贫寒，兄弟们又都仗有一肚皮的学问，一则无钱可送，二则不屑拿钱去买这前十名。所以发出榜来，前十名仍旧是一班阔人的子弟占了！在曾贤、乐山两蚌，年纪轻，名心淡，就没取得前十名，也不觉得怎麽难过！惟有一般怀才不遇的，一个个牢骚满腹的；和向闵贤有交情的，都跑到向闵贤寓所来，争发出生不平的议论。其中有一两个性情激烈的，酒酣耳热，就狂呼像这种知府，应该大家去将他打死，方能替我四县有才的童生出气！

这几句醉後狂言，说出来不打紧！向乐山在旁听了，小孩子的头脑简单，就以为这种知府，是不妨打死的！当下也不和他大哥说，只将他二哥向曾贤，拉到外面，悄悄的问道：“刚他们那些人说的话，二哥听了麽？”

向曾贤道：“他们不是骂知府吗？怎麽没听得呢？”

向乐山道：“他们都说这种知府，应该打死。我们两个何不就去打死他，又可以替四县人出气，又可以显得我们兄弟比别人家强！”

向会贤的性格，和向乐山差不多，都是胆量极大，一些儿不知道畏惧。便点头答道：“去打他不要紧！但是他住在衙门里面，门房不教我们进去，如何能打得他呢？”

向乐山道：“我们进去打他吗？那怎麽使得？我们站在衙门外面等他，他出来打我们面前经过，我们就好动手了！”

向曾贤摇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！他出来，总是坐轿子，四个人抬：前前後後，还有好多人同走。我们只两个人，又没有兵器；那里打的过他们人多？不是白送给他们拿住吗？”

向乐山笑道：“二哥怎麽这般老实？他坐轿子，又没有门关，轿子两边，都是玻璃，一打就破。他们若知道我们站在那里，是去打知府的；有了防备，我们就打不，得白给他们拿住！出其不意的去打他；他坐在轿里，不能避让，一石头就打个正！我最会打石头，又打的远，又打的中，我两人手里，一人拿一块石头；只等知府的轿子一出来，对准轿子里，两块石头，一齐打去；打在他脸上，就不死也得受伤！”

向曾贤连连点头道：“这法子倒也使得！我们去和大哥说，要大哥也去，他的力比我两人大些！”

向乐山慌忙止住道：“便不得！大哥知道了，决不肯教我两人去！二哥还想他也同去吗？这事只我两人去做，甚麽人也不能给他知道！万一传出了风声，事还没做，知府已有了防备，不是遭透了么？”

向曾贤道：“不给外人知道可以！连大哥都不给知道，怕有些不妥，事後我怕大哥骂我！算了罢，我们不要去打了！”

向乐山不高兴道：“你胆小害怕，不敢去，就不要同去，我一个人去，也不愁打不知府！不过你不去，不要对大哥说，只算是你不知道，大哥决不会骂你！”

向曾贤道：“你要去，我为甚麽不去？好！就同去罢！”向乐山这才欢喜了。

镑人寻了一块称手的砖头，回到知府衙门的对面，站等候；街上来往的人，也没一个注意到他二人身上；因二人都是小孩子，小孩子玩石块，是件极寻常的事，谁来注意呢？二人等了半日，不见知府出来，闷闷的回家。

饼了一夜，次日吃了早饭，又回到昨日等候的地方站。向闰贤以为：两个兄弟，到街上玩耍去了。小学生平日受先生拘管的极严，一到了考试的时候，照例都得放松生儿，谓之畅文机。因恐拘管严了，进场文思不畅。所以曾贤兄弟出外，闰贤并不过问。

这日也可说是合当有事！曾贤、乐山没等到一刻工夫，那个倒霉的知府，果然乘蓝呢大轿，鸣锣喝道的出来了。向乐山用胳膊，挨了挨他二哥，救他准备的意思。转眼之间轿子到了跟前；向乐山举起那块半截火砖，隔玻璃，对准知府的头打去。

只听得哗喇喇一声响，玻璃破裂。那半截砖头，从玻璃窟窿里，直钻进去，落在知府的脸上；连鼻梁上架的一副墨晶眼镜，都打碎了；脸上也擦破了一块油皮。亏得那知府的眼皮虽薄，脸皮却厚！这一点点浮伤，不关重要。只是这一惊，却非同小可！

口里不由得大呼了一声哎呀！按用两脚在轿底上几蹬，一叠连声喊：“拿刺客！”

向乐山见只自己的一块砖头打去，曾贤的砖头，还握在手里不敢打；急得望曾贤跺脚道：“快打，快打！”向曾贤毕竟胆量小些，不敢动手！向乐山气不过，手一夺那块砖头，正待再补打一下。

那知府前后随从的人，先听得玻璃响，又听得喊拿刺客，那敢怠慢！立时将街上行路的人，顺手抓了几个，却没一个疑心向乐山兄弟。还是那知府眼快，见向乐山从向曾贤手里夺砖头，举起来要打；这时轿子已经放下，连忙钻了出来，欺向乐山是个小孩子，就自跑过来拿。

向乐山也不打算逃走，不慌不忙的，对准那知府的头，又是一砖头打去，正打在知府的肩头上。随从的人，至此方看出刺客就是这两个小孩，都跑过来拿。

向乐山大喊道：“两块砖头，都是我一个人打的；与我二哥无干：你们不要拿他！”

向曾贤双手把向乐山抱住，说道：“我弟弟年纪轻，他没动手，是我打的！你们把我拿去就是。”

知府一面揉肩头，一面怒说道：“两个都给我拿住！看还有同党的没有？”当时走这条街经过的人，共拿了十多个。知府不敢再坐轿子了，也不再往别处，随即步行回衙，亲自提讯这两个小刺客。

向乐山不待知府开口，即高声说道：“我是考幼童的向乐山，因恨你贪财，将府前十名都卖给有钱的人；无钱的人，便做得极好的文章，也取不前十名，投考的人人怨恨！我忍不住，特来打你！我二哥不教我来，我不听，二哥不放心，就跟我同来；他并没动手，你快把他放了！”

知府见向乐山说出这样的话，疑心有主使的人。一点儿不动气，反和颜悦色的说道：“你打的，他打的，都不要紧！你只说：我贪财，把府前十名全卖给有钱的人；这话你是听了甚麽人说的？你说出来，连你也一同放出去！”

向乐山道：“投考的童生，人人是这麽说，我两个耳朵，听得不要听了！也不记得说的人姓甚麽，叫甚麽名字！”

知府是一个捋髯透顶的人；见向乐山说话这般伶俐，料知骗不出主使的人来；得暂时将二人收押。

那时正在太平世界，知府的尊严那还了得！居然有人敢去行刺，而行刺的又是两蚌小孩！

这事情一出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即哄动了满城！向闵贤在寓所，不见两个兄弟回来吃午饭，心里正是有些慌。一听了这消息，慌忙托人去府衙探听；两个小刺客，果是自己的两个小兄弟。

只把个向闵贤，急得走投无路！

四县受了委屈的童生们，就无一个不拍掌称快！反找向闵贤恭喜，说道：“向家有这麽两个有胆气的兄弟，不但替平江人争光不少，连巴陵、临湘、华容叁县的正气，都仗这两块半截砖头，扶持起来了！”向闵贤听了这些恭维话，吓得摇手不迭！

不知是何缘故？且待下回再说

第十叁回 罗慎斋八行书救小门生 向乐山一条辫打山东老

话说向闵贤见一般受了委屈的童生们，反来说恭维两个小兄弟的话，来不及的扬手，止住大家的话头，说道：“依诸君的话说来，我等竟成了主使的人，竟是谋反叛逆的人了。这还了得！我平日率弟不严，以致他二人，做出这种犯上作乱的事；我已是罪不容於死！诸君不以大义见责，反来纵恶长傲；我家这番灭门之祸，就是诸君这些话玉成的！”

众童生见向闵贤的脸上，如堆了一层浓霜；又说出这些词严义正的话，在那君主时代中，这些话极有力量，极有分两，那里敢回说半字！一个一个面上无光的走了。

向闵贤见那些童生走後，忙提笔做了一纸呈词，自认教督无方，以致两个小兄弟，敢做出这种犯上作乱的事！求知府念两个小兄弟的年纪小，将应施行的处份，移到他自己身上，以为天下後世督率子弟不严的鉴戒！这纸呈词递进去，也没批驳，也没准行。

向闵贤自缚到知府衙门请收押，想抵出两个小兄弟来；知府竟推病不出，也不收押向闵贤。

向家两小兄弟被收在监里，十多日不曾审讯第二次。向闵贤见请代不许，得去求他老师罗慎斋。

那时罗慎斋，正掌教岳麓书院。向闵贤去诉了情由，问罗慎斋：能否设法救出两蚌小兄弟？

罗慎斋生成的古怪脾气，生平第一厌恶的，就是贪官污吏。岳州府知府的不法行为。罗慎斋久已知道了个详尽：怕自己没能力叁奏他！听了向会贤兄弟的举动，口里不便说称赞恭维的话，心里实是痛快到了极处！莫说向闵贤还是自己的得意门生，义不容辞的，应设法去救二小刺客出狱；便是绝不相关的人，只要是像这麽小小的年纪，能有这大的魄力，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；罗慎斋但有一分力量可尽，也决不忍袖手旁观！当下也不对向闵贤说甚麽，只教向闵贤放心，包管那知府，不仅不敢伤损你两个兄弟的一毫

一发，并且连小考的场期，都不致於耽误！

罗慎斋说这话，有甚麽把握，能如此负责任呢？原来：这一任的学差，也是罗慎斋的门生。

罗慎斋等学差一到，就写了一封详细的信，教人送去。学差接了老师的信，心里也恨那知府不过。

辟场中的习惯：科甲出身的官，最是瞧捐班出身的官不起！那怕捐班出身的名位，在科甲出身的以上，捐班官每每受科甲出身的奚落；若是捐班官名位低微的，更是没有讨好的希望！

那学差读过罗慎斋的信，也懒得和知府说甚麽。直到入场唱名的时候，唱到向曾贤，没人答应。

学差忽教唱的停住，问：怎麽向曾贤不到？知府见问，连忙出席陈说事故。

学差故意沉吟了一会道：“考试是国家大典，且放向曾贤兄弟出来，考试过了，再治他们的罪不迟！”学差说了，随呼向曾贤兄弟的领保，问两兄弟的年龄。领保照实说了。学差哈哈笑道：“黄口小儿。那里就知道作刺客！快放他们出来，到这里当面考试；若文理不清，更得重办！”

知府不敢违抗，得将向曾贤、向乐山，都提到学差跟前来。学差见二人，都生得清隽可爱；然心里有些不相信，这一点儿大的小孩子，就通了文墨。

从来考幼童，都是提堂号考试，为的是怕人抢替。这回学差更是注意：把向曾贤兄弟，坐在自己公案旁边，另外出题考试。没想到向曾贤兄弟，都是提笔就写，和誊录旧文一般；向乐山交头卷，向曾贤接交第二卷。学差已是吃了一惊！及看二人的卷子，写作俱佳。向乐山更是才气纵横，字也是秀骨天成。不禁击节叹赏！暗想：怪不得没取得前十名，心里不服，气得打起知府来了。

二人交卷了好一会，才有第叁人交卷上来。照例交了卷，就可出场；学差却将二人留在里面。等大家出了场，学差打发人，将向曾贤请来；备办了一桌酒席，邀了挨打的知府，教向曾贤、向乐山兄弟，对知府叩头赔礼。

学差笑向知府道：“从此他两兄弟，是贵府的门生了！本院替他们讲情，既往的事，望贵府大度包容了罢！他两兄弟，前途远大，将来受贵府栽培的日子，固是很长；而报答贵府的日子，也很有在後面。”向曾贤也连忙对知府叩头。

知府知道向曾贤是个花衣进士，又是罗慎斋的得意门生，更和这任学差同年；早已料到这回的侮辱，没有雪忿的希望。学差既肯这般说情，向曾贤又叩头陪了礼，也算是给面子的了；若不见风转舵，恐怕连这样的便宜，都讨不。当下连忙答了向曾贤的礼，又谢了学差；反高高兴兴的，在酒席上对向曾贤兄弟，问长问短；一桩惊天动地的大案子，就是这麽杯酒合欢，谈笑了事！向曾贤、向乐山都是这回入了学。

只是向乐山人学之後，心中十分忿恨自己的两手太没有气力；以致两砖头，不曾将知府打死！因此想练习武艺。

平江人本来尚武，不知道拳棍的人家很少。越是大家庭，墙壁上悬挂的木棍越多。

向家因是世代读书，不重武艺；所以向曾贤兄弟，皆不曾练习。於今向乐山既是想练习拳棍，向曾贤便聘请了一个有名的拳教师，来家教两个兄

弟。

但向曾贤的体质，比向乐山生得孱弱；性情又不与武艺相近，练了几日，身体上受不了这痛苦，就不肯练了！向乐山却是朝夕不辍的，越练越觉得有趣味！如此苦练了一年，真是生成的美质，每和教师打起对子来，教师略不留神，就被向乐山掀翻在地。再练习了半年，教师简直打不过乐山，自愿辞馆不数了。

向闵贤托人四处访求名师，陆续请来好几个，没一个打进场不跌的。於是向乐山，就没有请得好师傅，得独自在家研练。这时他的年纪，已有一十叁岁了；辫发也有了尺多长。他忽然想到这辫发，垂在背後，将来结长了；和有本领的人，动起手来，很不方便：并且有时跑起来，辫尾若是挂在甚麽东西上面，更是讨厌！

拳术里而，有一种名叫顺手牵羊的手法，就是利用人家的辫子，顺手牵住，往怀中一带；被牵的，十九牵得头昏眼花！他原打算把辫子割了，又因有“爱之父母，不可毁伤”之戒，不敢割下来。想来想去，就想出一个练辫子的方法来。

他悬一根粗麻绳在屋梁上，辫尾就结在麻绳上；硬脖子，将身体向前後左右，一下一下的倒过去。初练的时候，麻绳悬的高，便倒的不重；后来麻绳越放越长，身体便越倒越重；是这般不顾性命的，蛮练了两年，那怕合抱的树，只须把辫尾在树上一缩，同乐山一点头。

那树即连根拔了出来。辫尾结一大绺丝线；有时和人动手，同乐山将丝线握在手中，朝敌人颈上掬去；一绕就将头一偏，敌人身不由己的，一个跟头栽过了这边。

向乐山自从这本领练成後，更没人敢和他较量！他因为遇不对手，在家闷气不过！心想平江的地方太小，当然有本领的人不多；我何不去外州府县，游行一番？必然有本领高似我的人物！计算已定，即对向闵贤说明了出外寻师访友的意思。向闵贤自免不了有一番叮咛嘱咐。

向乐山知道浏阳人的性质，也和平江人一般的欢喜武艺。从家中出来，即向浏阳进发。

平、浏本是连界的；行不到几十里，已进了浏阳县境。向乐山因抱寻师访友的目的，不能和赶路一般的快走，装作游学的寒士，到处盘桓。

一日，走到一处极大的庄院，若那庄院的规模，知道是一个很富厚的人家。只见东西两个八字大墙门，中间隔一块青草坪；两个大门外面，都有上马的石墩，拴马的木桩；大门虽开，却不见有人出人。

向乐山走进东边大门，见右首一间房的门框上，挂一块“门房”两字的木牌子。

暗想：乡村中的庄院，一不是衙门，二不是公馆，如何用得甚麽门房妮？这不待说是一个欢喜搭架子的乡绅！这种肉麻的乡绅人家，料不会有不得的人物在内，同乐山心里这麽一想。便不打算进去了。正折转身，待退出大门；门房里忽跳出一只大黑狗来，对向乐山狂吠。接一个二十多岁的健汉，也从门房里伸出头来，大声喝问道：“喂！你来这里找谁的？”

向乐山见有人问，得停住脚答道：“我不找谁，我是来这里游学的。”

那汉子欺向乐山年纪小，不像个游学的，也和那黑狗一样。跳了出来；问道：“你游甚麽学？游的是文学呢？还是武学？怎麽进大门就走？”

向乐山笑道：“我文学也游，武学也游，进了大门，才知道走错了人家；

所以不停留的就走。”

那汉子跑过来，一手将向乐山拉住道：“你且慢走，等我搜搜你身上看：我刚在房里打盹，不知你从甚麽时候进来的？怕你这东西，已进了里面，见没有人，偷了甚麽，揣在身上！”说，想动手来搜。

向乐山也不动气，只拦住那汉子说道：“你何以见得我进了里面，偷了甚麽？你若搜不出甚麽来，该怎麽办？”

那汉子道：“搜不出甚麽，就放你走，有甚麽怎麽办！你既是游学的，到这里来，如何谓之走错了人家？我们家的老爷、少爷，从来不轻慢游学的；文有文先生，武有武教习；来这里游学的，多则住一月半月，少也要住叁五日；你到这里就走，不是趁里面没人，偷了甚麽，怎的肯走这麽快？看你偷了甚麽，趁早退出来，免我动手！嘎！嘎！倒看你不出，这小小的年纪，居然敢假充游学的！”

向乐山一听那汉子的话，心里倒欢喜起来，反陪笑脸，问道：“这里也有武教习吗？我是一个游武学的；你就带我去看看武教习好麽？”

那汉子摇头道：“你不要瞎扯淡！你打算乘我不防备，好抽身逃跑麽？不行，不行！你且给我搜了身上再说！我是在这里替守门的守门，担不起干系！”

向乐山看那汉子，本也不像个门房；心里急於想进去，见这家的武教习，便懒得和人争论，耽搁了时刻。随将两手分开，挺出胸脯，给那汉子遍身搜索了一会；没搜出甚麽。那汉子道：“这下子，你走罢！”

向乐山道：“就这麽放我走麽？没这麽容易！快说武教习在那里，你叫我去见了面，便没你的事！不然，我好端端的一个人，你如何硬说我是贼，将我遍身都搜了？你不把我这贼名洗清，看我可能饶你！”

那汉子见向乐山说出这些无赖的话，也有些害怕，给东家知道，得说道：“你要见这里的武教习做甚麽，这里的武教习，是由山东聘请来，事教我家少爷拳棍的；外面的徒弟，一个也不收，你找他也没用处！并且他轻易不肯见人；我就引你进去，他不见得肯出来会你这小孩子。”

向乐山笑道：“我是身体生得矮小，年纪比你大的多；你怎麽倒说我是一个小孩子呢？你只叫我进去，见得见不，你不要管！”那汉子又打量了向乐山几眼，只是摇头。向乐山道：“你不叫我进去，也不要紧，我自会进去，你只说那教习姓甚麽？叫甚麽名字？我好去会他。”

那汉子道：“那却使得！我们这边的教习，姓周，名敦五。……”

向乐山道：“那边还有一个教习吗？”

那汉子望向乐山出神道：“找听你说话的口音，并不是外路人，怎麽连我们这里的大老爷和二老爷争胜的事，都不知道咧？”

向乐山觉得很希奇的问道：“大老爷甚麽事，和二老爷争胜？你可以说给我听麽？”

那汉子道：“这话一言难尽！你既不知道，不问也罢了！不过我看你是个借游学讨吃的人，也可怜！若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形，进去说错了话，必不讨好：我大概说点儿给你听了，并教你几句话，进里面去说：包你能混几天饮食到口！若你的运气好，还说不定可得几百文盘缠！”

向乐山暗自好笑，连忙点头应道：“老弟真是个慈心的好人，肯如此帮扶我，请你快说罢！”

那汉子见向乐山呼他老弟，以为果是比自己的年纪大。当下欣然说道：

“我老爷姓陶，名守仪；二老爷名守信。老太爷做过一任知府，才去世没几年，大老爷和二老爷就分了家。

虽在这一个庄院，却隔离了是两户人家；一家都有两个少爷，都聘请了一个文先生，一个武教习。兄弟都存心要争强夺胜。你进去只说二老爷那边，如何鄙吝，如何待人不好，怪不得外人都传说大老爷，是个疏财仗义的豪杰；果是名不虚传！大老爷听了你这种说法，必然欢喜。你知道是这麽说麽？”

向乐山点头道：“说是不难说。但是我并不留去过那边，怎麽能知道那边的坏处呢？”

那汉子晃脑袋笑道：“大老爷又不会盘问你，何必定要去过那边呢？”

向乐山笑道：“那就是了！”别了那汉子，直往里面走。

向乐山想见周敦五，若从山东聘来的教师是怎样一个人物？走到里面大厅上，故意高声咳嗽了一下。即有一个十六七岁小夥子，走了出来，问向乐山找谁。向乐山看那小夥子的装束，像一个当差的模样，遂答道：“来看周教师的。”

小夥子装腔作势的，翻起一对白眼，望了向乐山一望；待理不理的道：“带手本来没有？”

说时，遂高声朝下面门房骂道：“怎麽呢？门房里的人死了吗？不问人是鬼，也不阻挡，也不上来通报一声，听凭他直撞进来。这还成个甚麽体统？”

向乐山看了小夥子那般嘴脸，心中已是老大的不快！见问自己要手本，更要开口骂了；听了这一派话，那里还忍耐得住呢？也懒得说甚麽，提辫丝线，对小夥子肩上掬过去；跟把头一偏。小夥子哎哟都不曾叫喊得出，腾空一个跟斗掬下来，百挺挺的倒在丹墀里；只听得拍达一声，竟跌得昏死过去了！

向乐山不由得吃了一惊：心想：这小子，怎这般禁不起跌？若就是这麽死了；我岂不是遭了人命官司吗？这种东西，也教我替他偿命，未免太不值得！好在还没人出来，他们又不认识我，不趁此逃走，更待何时？那敢怠慢！拔步往外就跑。

他跑近大门，里面已有四五个汉子，大呼追了出来，一刀声喊：“拿住！不要放走了凶手！”

向乐山跑到青草坪中，忽然转念一想：打死了人，像这麽逃跑是不对的！夜间没人看见，他们追不上，不愁逃不了！此时正在白天，我在前面跑，他们跟在後面追；我逃到那里，他们追到那里，造如何能逃得了，且就这一片好草坪，将追的打发了；方能从容逃走“当即回身立住。看追来的四个壮健汉子在前，年纪都是叁十上下，一蚌年约五十来岁，身体高大的在後。看那人眉目间带几分杀气，精神份外充足；行路的脚步，甚是稳重；估量就是教师周敦五。走前面的四人，赶到切近，仿佛有些疑惑：凶手不是向乐山。都用眼向各处张望了一转，才对向乐山喝问道：“就是你这东西，打死了人麽？”

向乐山还没回答，後面的人已大声说道：“就是这小子，快上去给我拿住！”向乐山听那人说话，果是北方口音：断定是周敦五了。

四人一齐抢过来，伸手拿向乐山；都以为：这一点儿大的小孩，捉拿有何费事？并且各人皆知道些拳脚，那里把向乐山放在眼里？不提防向乐山

等他们来到切近，将身子往下一蹲，扑地一个扫堂腿，四人同时跌了一丈开外。一个个爬了几下，才爬起来；望向乐山发怔，不敢再过来。

向乐山指周敦五道：“你就是这里的拳教师麼？我正要领教领教！”向乐山本是朝大门立，说话时，见那跌昏了的小夥子，跟两个小学生模样的孩子，和一个五十多岁的花白胡子同走了出来。心里不由得大喜，不曾打死人，就用不图逃了。

只见周敦五两脚一踉，使出一个鹞子钻天的架势，凌空足有丈多高，直扑下来；脚还不曾地，就变了一个饿虎擒羊的身法。向乐山知道这人不弱！急将身躯一偏，使一个鲤鱼打挺，让开周敦五双手；跟使一个叶底偷桃，去捞周敦五的下阴。周敦五的身法，也真矫捷！

一个乳燕辞巢，就穿到了向乐山背後；见向乐山的辫丝线，一大绺垂在背上：心中高兴不过！以为：这一个顺手牵羊，不愁不把向乐山牵倒：谁知才一手撩住辫尾；也和那小夥子一般的，腾空一个跟斗，栽了一丈多远！

原来周敦五也知道向乐山是个劲敌：思量非用全力，就牵住了辫尾，也怕牵向乐山不倒！

那知道向乐山的辫子，越是牵的力大，越掣的远，越跌的重！周敦五这一交跌去，头朝下，脚朝上，跌了一个倒栽葱：那里挣扎得起来呢？

向乐山哈哈笑道：“牛角不尖不过界！几千里跑到这里来当拳师，原来也不过如此！领教了，领教了！”说，对大众拱了拱手，提起脚要走。

那个花白胡子，连忙抢行了几步，走到向乐山跟前，作了一个揖，暗笑说道：“师傅的本领，实在是了不得！佩服，佩服！求师傅不弃，请进寒舍盘桓盘桓！”向乐山见陶守仪说话，甚是；便不推辞。陶守仪侧身体，引向乐山到里面一间陈设十分精致的书斋里。恭恭敬敬的请问了姓名，带了那两个小学生模样的孩子过来，双双拜了下去。向乐山慌忙答礼不迭。

陶守仪纳向乐山坐了，说道：“寒舍聘请教师，佣金不问多少，谁打的过原有的教师，就请谁在寒舍，教这两个小儿！今日师傅打胜了，小儿自应拜认师傅！”

向乐山笑问道：“那位周教师怎么样呢？”

陶守仪道：“他既没有大本领，被师傅打输了；兄弟惟有多送他几两程仪，请他自回山东去！”

向乐山连连摇头道：“便不得，使不得！老先生快把他请到这里来，我有话说。”

陶守仪道：“他既被师傅打得这般狼狈不堪，如何好意思来见师傅咧！”

向乐山道：“这有何要紧？二人相打，不胜就败！平心讲，周教师的本领，实在不错！”

我不是能坐在尊方教拳脚的；尊府除了周教师，想再请一个比周教师本领高的，决不容易！”

陶守仪见向乐山这么说，也来不及回话，一折身就往外跑。

不知陶守仪跑到外面做甚麽？且待下回再说

第十四回 大乡坤挽留周教师 小侠客气煞洪矮牯

话说周敦五被向乐山，打得一败涂地，挣扎起来，见自己东家已陪？？向乐山进里面去了。

面上更觉得羞惭无地！那四个健汉，原是陶家请了本地方几个略懂得些拳脚的粗人，在家中一面做做零星琐事，一面看管家财的；闲时跟周敦五学习几年，也算是周敦五的徒弟。毕竟有点儿师徒的感情，都连忙跑过来，问：跌伤了那里没有？

这一问，益发把周敦五问红了脸：溜回自己的卧室，卷起包袱，并不打算向陶守仪作辞，背？？包袱就走。已走出了大门，忽转念想道：我在北道上，整整称了二十年的好汉：今一旦败在这个小孩子手里，此仇安可不图报复！只是这小孩子姓甚名谁，我不知道：将来我便练成了报仇的本领，不知道仇人的姓名，将怎生报复呢？没法！低得老？？

脸，再进去一趟，当面请教他一声！料他不至畏惧我，隐瞒不说！

周敦五想罢，正待回身。陶守仪已忽忽跑了出来，一把将周敦五拉住道：“我料知师傅是要走的，所以追了出来。快请进去。刚？？和师傅动手的，并不是当把势的人；且极称道师傅的本领。我两个小儿，仍得求师傅在寒舍指教。”

周敦五听了，暗自寻思道：“陶守仪方？？欢迎那小子到里面去的时候，我正跌在草地上，挣扎不起来；他连正眼都不瞧我一下：只勤勤恳恳的，作揖打拱，把那小子迎接进去：我回房卷包袱，他也不来理我；此时却如此？？？？的，跑来留我！多半是耶小子，自己不能在此教徒弟，不曾指摘我的短处；因此陶守仪便不肯放我走了。也罢！那小子的本领，实在不错：找若能趁此结识他一场，也是好的。如果见面瞧不起我，我请教了他的姓名就走！”周敦五遂跟？？陶守仪，复进里面来。

向乐山起身迎箸，拱手笑道：“老兄偶然失手，算不了甚麽！任凭有多大本领的人，像老兄这般失手的时候，总是不能免的！老兄千万不要介意！”

周敦互见向乐山的身材相貌，虽是一个小孩；说话却很像是一个老於江湖的。一肚皮忿恨想报复的心思，被这几句话一说，不由得登时冰释了！也拱了拱手笑答道：“兄弟在北道混了二十多年，南七省也游行了一转，和人较量的次数，在二十以上，今日算是第一次遇见先生这般本领：先生可谓周身毛发，都有二十分的力量：但不知令师尊是那位？”

向乐山笑道：“我的武艺，可以说没有师承！从前师傅所传授的，至今一手也用不？？，全是自出心裁，苦练得来的！”周敦五初听，不大相信。后来谈论起来，才知道向乐山得力的本领，没一手是普通拳脚中所有的。

陶守信听说哥哥家来了这么一个人物，地想迎接到自己家里夹住几日，教教自己的儿子。

自己家里请来的一个江西拳教师，姓洪名起鹏的，却不服气；在陶守信跟前，极力说向乐山不过略知道些武艺：只怪周教师太不中用，又欺向乐山是个小孩，才轻敌致败！偶然赶人家失手，打胜了一次，算不得甚麽了不得的本领！就拿了向乐山安慰周敦五的话，证明向乐山这回的胜利，确是偶然得的。

这个洪起鹏教师，也是江西有名的好手。陶守信因陶守仪聘来了周敦五，才托人到处物色。

聘请洪起鹏的时候，陶守信还曾亲去江西，到洪起鹏家里，送了二百安家银两，方接？？一同到陶家来。洪起鹏的身体矮胖，生成一双火眼；人

家都呼他为红眼鼓。又因他姓洪，生得矮，身体和牯牛一般壮实；喊变了音，也有喊他为“洪矮牯”的。到陶家来的时候，年纪不过四十多岁；在江西的声名，已是很大，也是享了十多年盛名，不曾逢过对手。

初和周敦五见面，倒想较量一番。后来见周敦五的纵跳功夫，在南方可算得一等；又能打得出六两八钱重的镖，恐怕占不了上风，坏了多年的名誉；并且在陶家也立脚不住。像陶家这样的东家，凡是当拳教师的人，没一个不羡慕，没一个不想夺这一席位置。这个饭碗若自行打破了，未免可惜。这就是周敦五的心理，也和洪起鹏差不多。

洪起鹏初到想显本领，用十根茶杯粗细、叁尺来长的木桩，钉入极坚实的土内，上面露出五寸来；隔叁尺远钉下一根。洪起鹏赤簪双脚，一路用脚踏过去，能将十根木桩都拔出来，又能一脚立在木桩上，挑选八个健汉，各拿一条麻绳，听便系住洪起鹏的手脚，或肩或腰，立在远远的，用力拉扯；就和生铁铸成的一般，再也拉他不下来！

陶守仪办了一桌接风酒，请洪起鹏吃饭。陶守信叮咛嘱咐洪起鹏：要他故意多显些本领，给周敦五看。洪起鹏答应了，一到陶守仪这边，只一屁股，就坐破了一把靠椅。

陶守仪还没看出是故意显本领。以为本是靠椅不牢；连忙教人更换了一把又新又牢实的。洪起鹏坐下去。也是咯喳一声，连椅脚都折断了两条。

陶守仪大吃一惊，知道是有意炫技；也不说甚麽。亲自端了一把紫檀木的古式太师椅，送到洪起鹏跟前：说道：“寒舍的器具，多是陈年腐朽了；所以禁不起师傅一坐！这把椅子，是紫檀木的；或者比方？？生的两把结实生儿！请师傅轻轻的坐一下看！”

洪起鹏笑道：“只怪我的贱体太重，我家里贫寒，坐麻石惯了；木椅子多是赶不上麻石那般坚结的！抱愧的很！”说完坐下去，仍是绝不费事的，一粘屁股，就破裂得不能生了。

大家看了，都惊得吐舌！洪起鹏见大厅左右，一边安？？一个石鼓；走过去，端椅子似的，端到客位生了。笑道：“我坐这东西就相宜！”周敦五在旁见了，自也免不了暗暗纳罕。

次日，陶守信还师，请周敦五。正在饮酒的时候，一只耗子在梁上跑过，爬下许多灰尘来，撒在酒菜上面；大家都抬头骂这耗子可恶。周敦五笑道：“这耗子果是讨人厌！等我抓来，重重治他的罪！”从容放下酒杯，一耸身到了梁上；左手叁个指头，把梁挥住；右手伸进壁孔，掏出一只四五寸长的耗子来。左手一松，已飘然坠地，赛过风吹落叶，一些儿声息没有！洪起鹏也很是佩服，因此两人都不敢交手。

这回洪起鹏听见周敦五被向乐山打败了；自己东家想把向乐山迎接到家里来，洪起鹏心里老大的不服气，特意找？？那四个和向乐山交手的汉子，盘问：向乐山如何打跌周敦五的？

四人都说并不见向乐山动手，只彷彿见周教师，使出一个乳燕辞巢的身法，穿到向乐山身後；向乐山却没掉转身躯，我等正欢喜周教师已抢了上风，向乐山必然跌倒。那知道一转眼的工夫，就听得向乐山口喊了一声：“去罢！”周教师已从向乐山头顶上，一个跟斗栽了一丈多远。

洪起鹏道：“你们见向乐山动脚麽？”四人都说不曾见。洪起鹏道：“那一定是遭了向乐山的臀锋；所以并不掉转身，而周教师又从向乐山头顶上，栽了过来！本来周教师的下盘欠稳，这也是专练纵跳的缘故，两脚？？地太

轻，用乳燕辞巢的手段，原是避开他来捞下阴；但既穿到了他背後，就应赶急变顺手牵羊，便不愁向乐山不跌！那有已穿到他背後，还被他用臀锋，打得栽过前面来的道理？这不是向乐山的本领班，只怪周教师太轻敌！我若不给点儿厉害给向乐山看，他更要目中无人了。”

四人都被向乐山打跌过，巴不得洪起鹏出来，收拾向乐山，好出那口输气，一力的在旁撺掇。也是洪起鹏合当丢脸！四人都没看出周敦五就是用顺手牵羊，被向乐山辫尾打跌的架势来。

若当时洪起鹏亲眼看见了，也就会心悦诚服的认输，不敢再出头了。

陶守信听了洪起鹏的话，信以为实：即对洪起鹏道：“师傅何不替周教师出口气，也显显我的眼力不差呢？”

洪起鹏道：“我正打算去找他！只因他在大老爷家，即是大老爷家里的客；我似乎不好登门去打！我打输了，固不待说，面子上下不来；便是打赢了，也有些对不起大老爷！最好是打发人去约向乐山，也在大门外草坪里，彼此几个高下。”陶守信道：“要去约他容易，并用不？？差别人，由我亲自去约他。他若胆怯不来，将怎麽办呢？”

洪起鹏道：“他不来时，我再亲自去！无论如何，总不由他在这里，打个落花流水，不肯和人打复架！”陶守信点头应是，真个跑到陶守仪这边。

这时陶守仪、周敦五两人，正陪？？向乐山喝酒。陶守信见向乐山的衣服破旧，身材瘦小，十足的穷小子气派；来时原打算见面一揖的，及到见了面，瞧不起的念头一发生，连那准备好了的一个揖，都作不下去了。

陶守仪、周敦五都立起身来，想给向乐山介绍；向乐山也慌忙站起。陶守信不待叁人开口，即对向乐山努了努嘴。问陶守仪道：“这人就是姓向的平江人，说也会拳脚的麽？”陶守仪听了自己兄弟这种轻侮口吻，心里大不自在！

向乐山已抢？？答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！”陶守仪忙指？？周敦五，对陶守信说道：“周师傅都五体投地的佩服，你说是会不会拳脚？”

陶守信道：“既是会拳脚，我家洪教师，要跟他几个高下。看他敢去不敢去？”

周敦互连连扬手道：“我们都是自家人，向先生又不是个把势，请洪师傅快不要存这个心！我这番打输了，输的心服口服！洪师傅若是想替我出气，尽可不必！我是饼来人！”

陶守仪因自己请的教师打输了，巴不得兄弟请的教师，也照样跌个跟斗；听陶守信说洪教师要见个高下，正如了自己心愿！不料周敦五说出这些话来！遂不待周敦五说完，也抢？？说道：“周教师尚且打输了！你去对那洪矮牯说：快不要妄想！”周敦五是个山东人，生性苴爽，以为洪起鹏是想替自己出气，是一番好意；明知道打向乐山不过，所以不愿洪起鹏再跌一交。

陶守信是个公于脾气，一则想显显自己家里教师的能为；二则不服陶守仪教洪矮牯不要妄想的话；立时望？？向乐山，说道：“你若是个有实在本领的人，就大胆去外面青草坪里等？？！我家的洪教师，即来和你较量！”

向乐山笑？？点头道：“我看老先生的年纪，总在四十岁开外了；怎麽说出来的话，全不像是吃过四十多年饭的？难道尊府这麽富厚，老先生竟是吃了一辈子的屎吗？不然，怎的和颠狗一般的乱吠呢？我又没到你家去，你家有教师，既想跟我见个高下，他就应该到这里来，当面领教！他自己没实本领，不敢来和我较量，却打发你这吃屎的，来望？？我乱吠！

我若不看主人翁和周教师的面子，早已给你下不去了！”说？？，气忿忿的坐下，也不睬陶守信了。

陶守信生平不曾受过这么恶烈的教训，只气得浑身打抖，一面红？？脸往外走，一面口里骂道：“好小子！骂得我好！看我可肯饶了你这条狗命？”

周敦五仍是不愿洪起鹏丢脸，想追上去将陶守信拉住。陶守信已从背後牵住周敦五的衣袖道：“人不到黄河心不死！洪矮牯自以为本领了得！师傅劝阻他，反讨不了好！索性给他跌一交，倒可熄灭他的气焰！”这时陶守信已冲出大门去了。周敦五料也挽留不住，？？得长叹了一声坐下。

向乐山立起身，对陶、周二二人拱手道：“我年轻火气未退，一点儿也受不了人家不好的脸嘴；我对你家二先生客气，他倒欺负起我来了；我一时火性上来，开罪了他！他那个姓洪的教师，必定立刻前来，和我较量！我坐在这里不安，暂且与二位告别；後会有期。”

陶守信忙起身挽留道：“那洪矮牯的本领+并不在周师傅之上；先生请安心坐？？。他如敢来，先生尽避给他两下厉害的！先生的本领，难道还惧他不成？”

向乐山摇头道：“我原是为寻师访友出门，姓洪的本领，果比我高强；我拜他为师便了，惧怯怎的？不过此地非动手的所在；改日再来和二位多谈。”旋说，旋离席往外走。

周敦五还疑心向乐山，实有些胆怯。和陶守信一同相送出来。刚走出大门，劈面见洪起鹏来了；陶守信也跟在後面。洪起鹏望了向乐山一眼，忙退一步，立了一个门户。

陶守信怒容满面的喝问道：“你这小子想溜跑麽？看你能跑上那里去？洪师傅还不快给我痛打这小子！”

洪起鹏也不说话，也不上前，只等向乐山动手。因见向乐山的身体瘦小，必然矫捷；自己是个矮胖子，若和向乐山游斗，料是斗不过的！仗？？自己的下盘稳实，两膀有叁四百斤实力，准备以逸待劳的将向乐山打败！

向乐山一见洪起鹏立的门户，已瞧出了他的用意。立得远远的，笑？？说道：“我只道是甚麽叁头六臂的洪教师，原来是这般一个模样！这倒像煞一个马桶，又矮又圆！你们看他两只手，是这麽举？？，不活像马桶上提手的东西吗？”说得陶守信大笑起来。

周敦五望？？洪起鹏的架势，想起那马桶的模样来，也不觉好笑。连立在那边气忿顷胸的陶守信，也禁不住噗哧的笑了。

洪起鹏被大家笑得不好意思起来，心里益发恨向乐山，不过？？得改变了一个架势，对向乐山道：“你有本领就过来！我若被你打输了，自愿将徒弟让给你教！”向乐山知道洪起鹏的功夫很老辣；就这麽过去，和他硬对，决对不过他“自己年龄轻，身体小，气力毕竟有限；绝技就在一条辫子上！周敦五已上了这辫子的大当；恐怕洪起鹏已听得说，留心提防？？辫子，便不容易取胜了！所以存心要激怒洪起鹏。凡是较量拳棍的时候，越是忿怒，越是慌乱！草坪宽广，利於游斗；向乐山不肯坐在里面，就是这个道理！当下见洪起鹏换了架势，说出让徒弟的话来，更仰面大笑道：“周教师教过的徒弟，我尚且不愿意教；教你这马桶的徒弟吗？你得了这麽一个饭碗，算是你这马桶修到了；我看你无端打破了，有些可惜！我又没找你，你何苦自寻烦恼呢？你若败在我手里，驮？？一个牛心包袱归江西，垂头丧气的到家，必是妻埋子怨，说不定还要气得寻短见，这是何苦咧！我家里有饭吃，甩不？？

出外教徒弟，也不和你争夺饭碗，实在不忍干这种丧德的事！我是要少陪你了！”说时，回头对周敦五、陶守仪点点头，掉头迳走。

不知洪起鹏放向乐山走了没有？且待下回再说

第十五回 小侠客夜行丢裤 老英雄捉盗赠银

话说洪起鹏受了向乐山一阵奚落。只气得要将向乐山吞吃了才甘心！见向乐山提起脚就走，竟不来和自己交手，这一气更把肝都气炸了！也顾不得紧守门户，以逸待劳了；拔步赶将上去。

洪起鹏练的是一种硬门功夫，不会纵跳，脚底下追人很慢。向乐山从小就喜操练溜步，能一溜两丈远近；洪起鹏如何追赶的上？但向乐山并不往大路上跑，只在青草坪里，一溜到东边，一溜到西边；见洪起鹏追的吃力，便立住脚，望？？洪起鹏嘻嘻的笑。洪起鹏举？？一条铁也似的臂膊，一上一下的，对向乐山劈去。

向乐山溜了几次，却不溜了；见洪起鹏一上一下的逼拢来，即一步一步的往後退，背後相离不过叁五尺远，就是一堵高墙挡住。洪起鹏心里高兴，暗想：看你返到那里去？没地方给你躲闪，还怕打不过你吗？

周敦五见向乐山露出惊慌的样子，洪起鹏就精神陡长；很替向乐山？？急十分！想喊一句：“背後有墙！”又恐怕开罪了洪起鹏；并且洪起鹏和向乐山动手，是借口给自己出气，不便再帮向乐山的忙！

叁五尺远，不够退两叁步，便抵靠？？不能退了！向乐山已露出手慌脚乱的样子来：洪起鹏大喝一声，直抢过去。向乐山故意大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将身体往左边一转，辫尾和一条马鞭相似，同洪起鹏脸上拂过来。洪起鹏提防拂？？自己的眼睛，顺手将辫尾捞在手里，缩了一缩；正待用力往怀中一带。想不到那辫竟像有千百斤重，一下没带动；自己的身体，却似上了钓钩，被那辫子牵？？，两脚离了草地。

向乐山往前直跑，洪起鹏悬在辫尾上。就如大风吹起一面旗子，凌空飘荡；向乐山越跑的紧，洪起鹏便越飘得起！向乐山有意往山岩上跑，洪起鹏那敢松手呢？低得哀求道：“好汉饶了我这瞎了眼的人罢！我佩服好汉的本领了！”

向乐山旋跑旋答道：“我仍旧送你回草坪里去。在这里放下你，你准得跌死！你从此还敢目空一切麽？”洪起鹏道：“不敢了，不敢了！”向乐山一口气跑回草坪。

陶守仪兄弟正和周敦五在草坪中议论，赞叹向乐山的本领。向乐山已拖？？洪起鹏，飞奔回来。洪起鹏打算：一？？地，就拣向乐山的要害处猛一下毒手，出出胸中羞愤之气！以为向乐山脑後不曾长？？眼睛，又在跑得筋疲力竭的时候，不提防下此毒手；不愁他能躲闪的了！主意打定，只等向乐山停脚。

谁知向乐山更是乖觉，脚还没停，便将头往前一点，洪起鹏己身不由己的，攒到了向乐山前面；拍的一声响，仰面朝天的躺在草地上；两手握住辫尾，仍不肯放。向乐山提起脚尖，对准洪起鹏的头顶道：“再不放手，真

要找死吗？”说了一遍，不见答应，两手还是不放。

原来洪起鹏气忿得太厉害。被刚？？这一贯，贯得昏过去，不省人事了！向乐山一看他的脸色不对，料知是昏厥过去了！忙拨开握辫尾的两手，在周身穴道上，按摩了一会；洪起鹏哇的一声，咳出一口凝痰来；口中叫了个：“哎呀！”已悠悠的活转饼来了。

向乐山知道没有性命之？？了，即对陶守仪、周敦五二人拱手告别。二人定要挽留。

向乐山道：“洪矮牯眼有凶光，便被人打死也是不服输的！我离了这里便罢，在这里一日，他一日要想方设计的来图报复！并非我怕了他，我单身出门，原为寻师访友：这里既没有本领高似我的人，本已用不？？逗留；何况在这里得悬心吊胆呢！”陶守仪再想强留。向乐山已抱拳说道：“後会有期！”

向乐山离了陶家，在浏阳寻访了半月，连赶得上洪、周二二人那般本领的，都不曾遇见。

听说万载有个姓罗名新翼的，年纪已有了六十七八岁；练了一身惊人的本领。平生没收一个徒弟；也没人敢和他交手。家中很是富有，江湖中人去拜望他的，他一百八十的送盘川；若做功夫给他看，求他指点，他倒不客气，说出怎麽怎麽的毛病来。受他指点的，没一个不是心悦诚服的；说他好眼力，说他是苦口婆心。

不过他有一种古怪脾气：想去见他的人，须将名刺交给他的下人，或把姓名籍贯，同他下人说了；下人进里面通报，经过一时半刻，他说可见，下人就出来引人进去；他若说不见，任凭如何要求，也是不能见的！问他讨些盘川倒使得。

向乐山既访得是这麽一个人物，如何能不去求见呢？只是这罗新翼的家，住在万山层峦之中；行走极不容易。这时又正是七月间天气，白昼炎热非常，坐在家中不动，都得汗出如雨了在树林中行，那崎岖的山路，纵有二十分的勇气，地敬不过那般炎热。

向乐山求师的心切，？？得趁夜间凉爽的时候行走，白天就在火铺里睡觉。行到第二夜，树林中蓄了白天的热气，因夜间没有风，仍是热的难受。向乐山走出了一身大汗，嫌湿衣黏在身上不舒服，即将衣脱下来，挑在伞把上赤着膊走，倒也觉得爽快了许多。又走了一会，还嫌湿裤穿在腿上，又难过，又不好走。心想：这深山没有人迹，又在夜间，何妨连裤都脱了，赤条条一丝不挂，岂不更加爽快？遂绝不踌躇的褪下裤来，和衣一同挂在伞把上，用肩挑？？走。

行了四十多里，不但不曾遇？？行人，连兽类都不曾见过。

天光渐渐要亮了，晓风吹来，颇有凉意，向乐山拣一月石头坐下休息，打算拿衣裤穿上，不多几里路，就要到罗家了。从肩上放下伞来，就迷蒙的星光一看：只有一件罩衣，挂在伞把上；那条裤，已是不知去向了！还想不起是何时掉落的？不由得心里慌急起来！暗想：天光快完了；下身不穿裤子，成个甚麽模样呢？偏巧把裤子掉落了；没有上衣，倒还不大要紧，这却如何是好了呢！心里正自？？急，忽听得山後有鸡叫的声音。

遂立起身壅吾道：“既有了人家，就有法可设了！暂时做一回偷儿应急，也说得不得了！”

当下将上衣穿了，跟？？鸡声寻去。转过山坡，果见一所茅屋。看那

茅屋的形式，料如是一个种地的小小农户。又有些不忍进去，偷这样穷人的衣服。想下去敲门，同他家借一条裤子穿穿；等到了罗家，问罗新冀借了裤，再来还给他。只因自己光？？两条腿，实在不好意思下去敲门，立在茅屋的後山上，迟疑不决。

天光亮起来极快，听得茅屋里面，已有人说话的声音了。再看那茅檐底下，一根丈来长的竹篙，穿了一条裤、一件衣，靠墙晾？？。向乐山即时下了一个决心道：“我这种模样，他们如何借衣服给我？於今既有这麼凑巧，恰好凉了一条裤在房檐下；再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”喜得出坳不高，凭空一跃，已到了房檐下；两脚才一落地，就见一条黑狗，从墙根跳起，箭也似的蹿过来。

向乐山一提脚，便把那狗踢去丈多远，撞在山坳石上，滚下来汪汪的叫。向乐山那敢怠慢！

慌忙从竹篙上，捋下那条裤来，幸是乾的，往身上一套。即听得房里有男子的声音问道：“甚麽人打我的狗呢？”接？？又有一个女子的声音喊道：“不好了！竹篙响；我凉了一套衣裤，在後檐下；？？怕是偷衣的贼来了：你们还不快去看看？”

向乐山本不会纵跳，从山坳上往下跳容易，往上跳就难了！那条裤子穿在腿上，又嫌太短了些：不好作势，？？得靠山坳往前跑。跑不上几箭路，後面已有叁四个男子，追赶上来。

向乐山心里好笑，怎麽这一点大的茅屋，倒有叁四个男子？难道是安排了与我为难的吗？

一面向前跑，一面回头看追的，又加了叁四个；越追越紧了，口里都大声喊捉贼。

向乐山思量：这条裤子，偷的不妙！他们一时那来的这麼多人？这不是奇了吗？此时天光已是大亮，我在前面跑，他们在後面追，我路道又不熟，何能跑的了？不如立在这里，等他们来；料想也没有大本领的人在内，随即掉转身来站住，对那些追来的人问道：“你们追赶甚麽？”

追来的共有七个，都是壮健汉子。内中有叁个年约二十多岁的，每人手中提一条扁担；围上前来答道：“你还装佯吗？就是追这偷小夜的贼！”旋说旋举扁担打来。向乐山见来的都像是安分的农夫；看他们拿扁担的手法，就知道没一个是会把势的人。若动手将他们打伤了，也太觉可怜，并且这偷裤子的事，算是自己无礼；怎好偷了人家的东西，再把人打伤咧？见叁人的扁担打来，连忙让开说道：“你们看错了人麽？我何时偷了你们甚麽小夜？这做贼的事，不好是这麼胡乱赖人的！你们知道麽？”

後面四个也围拢来，争？？说道：“你还要赖”我们亲眼见你偷的；你再想赖到那里去？”向乐山袒开两手道：“我仅有一把伞在手里；偷了你们的小衣，搁在甚麽地方呢？我就只有一身衣裤在身上；难道我光？？腿，来偷你家的小衣不成？如果你们在我身上，搜得出两条小衣，就算是我偷了你们的！”

一个人指？？向乐山的裤脚道：“我家失的是女小衣。你自己低头看看，钉了这麼宽的阑干，你还要赖吗？”向乐山低头一看果是反穿了一条女裤，七个人不由分说，一拥上前，将向乐山拿住。

向乐山若肯动手打他们，莫说这七个人，便是七十个，也莫想能将向乐山拿住，七人拿？？向乐山，并不带回那茅屋。有一个年老些儿的说道：

“这个小贼，不是本地方口音，是一个外路贼。须送到公所里，请众绅士来办。”

向乐山问道：“你们这里，有些甚麽大绅士？”

那年老些儿的人道：“你问这做甚麽？你又想去偷他们的东西吗？”向乐山笑了一笑，也不往下问了。

叁个年轻人，一人牵住向乐山的辫丝线道：“你们看这小贼，倒有一络这麽讲究的辫线！”

分捉了手膀的二人道：“知道是偷谁的呢？做小贼的人，那里买得起这般讲究的辫线？”後面的四人催着走道：“不要说闲话了！快送到公所里，交给保正。我们好回来打禾，为他一个小贼，耽搁我们的正工夫，人不算！”七人遂拥着向乐山急走。

不一会，走到一所小小的房屋门口。向乐山看那门上挂了一块木牌，上面写着：“五都叁甲公所”六个大字。进门一个石砌丹墀，阶基百接一个大厅；两旁分排着许多椅凳，大概是乡绅们，有事开会时坐的。塘基上两根碓柱，有水桶粗细。亡人将向乐山的辫子，用麻绳穿了，拴在碓柱上；两手也反缚着。

向乐山听凭他们处置，只是笑嘻嘻的。见已捆缚停当了，方向七人说道：“看你们这地方，有些甚麽大绅士？要叫来的，就快生去叫来！我还有事去，不能在这里久等。”七人听了这些话，个个都鼻孔里冷笑，也没人回答。留叁个年轻的看守；那四人说是去告知保正，一同出大门去了。

向乐山问叁人道：“这里有？罗新翼，你们知道麽？”

那牵辫子的那人笑道：“你也想转罗老爷家里的念头麽？做你娘的清秋大梦呢！我说给你听罢：我们都是罗老爷家里的佃户；像你这样的小夥子，也想去偷他老人家的东西，算是活得不耐烦了，想去找死！”

向乐山故意问道：“这是甚麽道理呢？他家的东西就没人敢去偷吗？”

那人又把鼻孔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只叁只手、一颗脑袋，差得远！要偷他老人家的东西，非有叁颗头、六条臂膊；没有长？叁头六臂的，休要去送死。”

向乐山笑道：“罗新翼不是已有六十七八岁了吗？快要死的人，还能拿得住贼麽？”

那人把脸一扬，做出不愿意答白的的神气，这一个指着向乐山的脸道：“莫说你这一个拳头般大的小贼，不在他老人家眼里；那年他老人家才搬到这里来住家的时候，因台来了几十鞘银两，轰动了鹅绒寨一班大盗，四五十人打齐夥，明火执仗的来劫。他老人家只拈着一根铁旱烟管，全不费事的，将四五十个大盗全都打倒在地，没有一个能逃跑的！直待天明。

把远近多少大绅士，都请了来；他老人家仍拿着一根旱烟管，在那些大盗腿弯里，一个敲一下，就像是服了解毒药似的，一个个清醒转来。”

“他老人家拿出几百两银子来。当着众绅士，对那些大盗说道：『你们见我有这些银两，就想来抢劫；你们可知道我这些银两，是甚麽东西对得来的？你们以为我是做官，来得容易吗？我是个镖行出身；这些银两，是数十年血汗和性命换来的！你们心给你们一夜工夫劫去吗？姑念你们几十里跑到我这里来，有一半也是逼於无奈！每人送给十两银子。你们若肯悔改，从此不做这没本钱的买卖，有了这十两银子，也被做个小生意！不愿悔改，也只由得你们自己，我也不管！不过下次不要再撞在我手里，那时就莫怪我的旱

烟管，人不留情了！』那些大盗都爬在地下，向他老人家叩头；每人领？？十两银子去了。自後连扒手也不敢到这方来；何况你这样小小的贼！”牵辫子的那人忽然指？？门外道：“保正老爷来了！”

啊呀呀！还来了好几位绅士呢！”

这两人听说，都探头朝门外望。向乐山也掉过脸，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胡子，长条身体，穿？？一件白夏布长衫；手中拿？？一根二尺多长的竹节旱烟管，用作？？杖撑箸，走了进来。面上很露出不耐烦的样子。进门望了向乐山一眼，即叹了一口气，走上了大厅。後面跟？？进来了十七八个人，也有穿长衫的。也有穿短衣的，年龄都在叁十以上。进门都望望向乐山，也有嘻笑的，也有面带怒容的，也有装做看不上眼的，也有现出揶揄的裨色的。

那四个去告知保正的农人，走在最後。大家都到了厅上，分两边坐下来。

向乐山早转身躯，朝上立？？。先进门的那胡子，坐在当中一把椅上，翘？？腿子；一手摸箸胡须，一手拿旱烟管指？？向乐山，先叹了一口气，才说道：“我看你这小小的年纪，为甚麽不务正业，是这麽偷东摸西？你可知道我是谁，这是甚麽所在？拿住贼，照例是甚麽办法吗？”

向乐山笑道：“我知道的！你们照例拿住了你老婆、你媳妇的野男人，是将辫子邦掉……”

这一句话才说出口，厅上坐的人，都哄然大笑起来。

原来向乐山随口说这麽一句骂那保正的话，才没有丝毫根据的；谁知倒说？？了那保正的阴事：那保正的媳妇，就是偷了本地一个秀才；旁人代为不平，替保正的儿子出气，在他媳妇房中，把那秀才捉住。那地方当时的风俗习惯，拿住了野男人，除痛打一顿之外，脱将野男人的辫子割了。前清时，这人没了辫子，便不能出外；出外就给人指笑。向乐山一句无心的话，道？？了保正的阴事；旁人忍不住笑，保正就忍不住，气得发抖了“站起身骂道：“这还了得！你这贼骨头，竟敢侮辱绅士！我若不把你淹死，也不做这保正了。”

向乐山哈哈笑道：“你不做保正，就做忘八也够了！”

两排坐的绅士，见向乐山这种嘻笑怒骂的样子，齐声对向乐山喝道：“你这小贼鼻头，真想死吗？你是外来的贼，不知道我们这里的团规：我老实说给你听罢：我们这里拿住了贼，只要问明了口供，有正经绅士来保便罢，若没有正绅来保，立时绑上一块大石，往河里一掼，第二天才捞尸安理；你这东西，死在临头，还敢这麽胡说乱道！”

向乐山仍是笑？？问道：“你们这里，曾淹死过几个贼？在甚麽河里淹的？”

坐近的那一个穿长衣的绅士答道：“每年得淹死几个，也没人计数：这对面就有一条河；你的一双贼眼，还不曾看见麽？”

向乐山道：“既是每年得淹死几个，怎麽你们这些贼骨头，都还活在这里，不曾送到对面河里去淹死呢？”

这几句话，更把满厅的人，都气得跳起来了：那保正举箸旱烟管，跑过来要打向乐山。

向乐山大吼一声，将脑袋一偏，屋檐上的瓦，哗喇喇的落下来；连墙壁都牵得摇动起来“只吓得厅上的人，慌了手脚；怕房子坍塌下来，争？？往门外跑。向乐山炳哈大笑道：“你们原来都是些没胆量的贼骨头！这地方

有了你们这些东西，岂不辱没了罗老英雄！”

不知向乐山如何脱身？如何见？？罗新冀？且待下回再说

第十六回 湘江岸越货劫书箱 岳麓山寻仇遇奇侠

上回书中说到向乐山一偏脑袋，牵扯得那水桶粗细的屋柱，喳喳的响；房檐上的瓦，也哗啦啦的一阵，掉了许多在丹墀里；连墙壁都震动起来！那些乡绅保正，和捉拿向乐山的七个农人，都吓得争先往公所大门外飞跑。

向乐山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你们都只有吓人的本领，却禁不起人家一吓！这地方有了你们这些脓包货，可不辱没了罗老英雄吗？”大众跑到门外，回头见向乐山住了头不扯了，方停了步；听得向乐山说，可不辱没了罗老英雄这句话。

其中有一个刘全泰，是罗新冀家里管庄子的，听了这话，即对那保正说道：“我看这人的气概，不像是个做小偷的！他既有这种本领，刚？？地说话，又是这种口气；必定是来拜我们东家的！且等我进去，好好的问他一声，看是怎样？”

那保正到了这时，也知道做小偷的，决不会有这般气概，和这般本领！连忙点头，答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这事是怪我们鲁莽了！得罪了罗老爷的客，不是当要的！就请你老翁一面去问，一面替我们谢罪！”

刘全泰应？？是。走到向乐山跟前，先作了一个揖，才暗笑开口道：“你是个好汉，不要和我们一般见识！我们都是生成肉眼，不认得英雄！请问好汉：是不是要见敝东罗新冀老爹吗？”

向乐山的一双手，被反缚了；不能答捐。只好把头点了两点。他这头点两点没要紧，房檐上的瓦，又纷纷的掉下来！吓得刘全泰双手抱住头，又要往门外跑。向乐天笑？？

止住道：“因你对我作揖，我的手不能回礼，所以向你点头。这也只怪你们管地方公事的人，太把公款背上腰包了，才有这惊吓到你们头上来！”

刘全泰见屋瓦不掉了，半晌方敢放下手，说道：“我们这一保内，自从罗老爹搬来後，管地方公事的人，那一个敢把公款背上腰包的工不知好汉的话，从何说起？”

向乐山笑道：“既是没人敢吞公款，为甚麽公所的房屋，造得这麽不牢实，房柱上连一个小偷，都捆绑不了咧？”刘全泰也笑了，凑过来解向乐山手上的绳索。

向乐山连连摇头道：“不要解，不要解！话末说完，瓦又掉下来好几月。刘全泰连忙缩手问：怎麽？向乐山道：“你们在地方上当绅士的人，连『捉贼容易放贼难』的这句话，都不懂得麽？那有这麽糊里糊涂开释的道理？”

刘全泰？？得问道：“依好汉要怎生开释呢？”

向乐山笑道：“是贼应该办贼！不是贼应办诬告！怎麽就这麽开释呢？”

刘全泰心里好笑，暗想：你分明反穿？？一条女裤在身上，难道还可说不是个贼？不过你仗？？有本领，教人如何能把你做贼办？於今马马虎虎的开释你，你倒放起刁来，硬要人说你不是贼！也罢！你一来仗？？自己有

本领，我们奈何你不了！二来仗？？是来看罗老爹的；我们也不敢得罪！好，好，算是你厉害！

刘全泰想罢，复暗笑说道：“我早已说了，我们都是肉眼，不识英雄！於今谁还硬说你是贼咧”这诬告的罪，不待你说，做东知道了，必然重办！“刘全泰正在这里说？？，忽听得外面一阵欢呼之声，都喊：“好了，罗老爹来了！”刘全泰即撒了向乐山，慌忙往门外跑。

向乐山回头一看，只见那些乡绅，簇拥着一个身材矮小得和十来岁小孩一般的老头儿进来。

鬓发都漆黑，若不是皮肤露出苍老的样子来，谁也得说道人不过四十岁。穿？？一身金黄色的葛布衫裤；左手提一根二尺多长黑中透亮的旱烟管，有大拇指粗细；估量那旱烟管，必是纯钢打就，加上了一层退光漆，提在手中，似觉有些儿分两！右手握？？一把极大的蒲扇，像他这麼小小的身材，足够当一把雨伞用！

向乐山一见罗新冀进门，即仰天大呼道：“我久闻罗老英雄大名，不惮千里前来拜访！

那知道罗老英雄的庄客们欺负外路人的本领真大，竟将我绳捆索绑在这里！这难道就是罗老英雄待客之道吗？”

罗新冀听了，哈哈大笑。走过来，伸手往屋柱上一抹，辫丝线和绑手的麻索，登时如被快刀割断！

向乐山大吃一惊！不由得两膝一屈，拜了下去道：“弟子今日才求？？师傅了！”捣蒜似的一连叩了四个头。

罗新冀忙双手搀住，笑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请快起来，同去寒舍，此地真不是待客之所！”向乐山立起身。同到罗新冀家里。罗新冀拿裤给向乐山穿了；将偷来的女裤，还了罗新冀的庄客。

原来众乡绅和保正，见刘全泰对向乐山作揖，同乐山又将屋瓦牵掉了许多，恐怕真个把房屋牵倒了！急忙派人飞报罗新冀。罗新冀只道是有意来炫本领的；所以也使出本领来，赤手劈断了绳索！

向乐山所以吃惊的缘故，就因他自己头上结的那络丝辫线，是野蚕丝结成的；比较寻常丝线，不知要坚牢多少倍！便是用快刀去割，也不容易割断。为的是仗？？这条辫线打人，若不是特别坚牢，有力的一扭即断，又如何能当兵器使呢？罗新冀居然能绝不费事的，随手抹断！有这种本领，如果动起手来，还经当得起吗？怎能教向乐山不五体投地的拜服呢？

向乐山在罗新冀家，住了半年，得了罗新冀不少的本领！

遍到家中，同闵贤有些不愿意向乐山拿？？绝顶的天份，去了书不读，专练这好勇斗狠的武锤，教他和向曾贤，同去衡阳书院读书。因那时衡阳书院的老师，是当代经学大家王闾运；向闵贤也是他的私淑弟子。因此教两个兄弟，赶到衡阳书院去读书。

向乐山？？得重整书帙，跟随向曾贤同去衡阳。在衡阳读了两年多书，学问长进到甚麽地步，是摸不？？看不见的。但是这两年中，他们兄弟在衡阳，收卖的旧版书，却是不少。

向曾贤自己会刻图章：凡是他的书，每本上面，都盖了一个“乐知山房藏书”的章于；每人有二十六箱，那时衡阳出产的大牛皮衣箱，又坚牢耐用，价值又便宜；向乐山兄弟，遂每人买了二十只装书。

二年之後，王闾运走了；换了一个没多大学问的老师。他兄弟便不愿

意商住衡阳书院了。

因书籍？？赘，就雇了两条民船，装载书籍，包运到平江悟口上岸。兄弟二人，每人坐守一条。

当那搬运书籍上船的时候，两名脚夫抬一口皮箱，只压得汗流气喘！脚夫因争论要增加力钱，说：箱里装的不是衣服，衣服没有这么重；必是金银珠宝。码头上的习边：搬运金银的力钱，每挑每台，比搬运谷米什物须贵二成。

向乐山懒得和那些脚夫多说，就依照搬运金银的力钱给了；也没说明箱里全是书籍的话。

谁知船户认真当作是二十大箱金银，就陡起了杀人越货的念头：见乐山兄弟，都是文弱的书生，年纪又轻，更没有仆从。

这念头一起，招待他们兄弟，便份外的？？？？；每日好酒好肉的，办结二人吃！他们初次坐这长途的民船，又在洪杨乱平之后，那知道江湖上的利害？各睡在各人的船上，吃喝饱了，就拿？？书看。停船启碇，以及经过甚麽码头，全不顾问。船行了四日，船户只因没有好下手的地方，遂商量这夜并不停泊，在江心动手。

这夜的月色很好。向乐山生的这条船在前，向曾贤的船在后，相离有半里河面。向乐山生性本来喜酒。寻常的民船，照例黄曾时就停泊不走了；有时恐怕赶不上第二蚌埠头，下午叁点钟的时候就停了；从来不曾坐过在月夜行走的船。这夜倒觉得很斑兴，独自拿了一壶酒，坐在船头上，旋喝旋观玩夜景。

正在喝得有八成醉意，忽听得身后脚步响；他以为是船户撑腰篙，懒得回头去看。

手里端着酒杯，刚待往嘴边送，陡觉有人一把将自己的辫发揪住，同乐山醉意阑珊中，也不问揪辫发的是谁，只将头向前一点；就听得拍的一声，把那人一个跟斗，栽到前面船板上；触眼即见那人手中，握？？一把明晃晃的钢刀。

这一来，却将酒意惊退了！忽地跳起来，一脚点住那人胸膛。回头看舱里，又蹿出一个拿刀的人来；见向乐山脚点住了一个，他也不识进退，亮刀直劈过来。向乐山那有心思和他动手？

一晃脑袋，辫尾流星一般的，一绕就绕？？了那拿刀的手腕，顺势一带。洪矮牯、周敦五那麽有本领的人，尚且受不了一辫尾！船户能有多大的本领？被这一带，如何能立脚得牢？扑面一跤，也跌倒在船板上！

向乐山拾起一把刀，指？？二人问道：“快说！后面那条船，和你们夥通了没有？如何相离得这么远？”

船户道：“夥通是已夥通了；不过他们已经动手没有，就不得而知！”

向乐山听了，心里登时慌急起来！想放起这两个船户，教掉转船头迎上去，又怕船户知道事情败露了，没有好结果；一放起来，就赴水逃命！自己又是一个不会水的！待将船户捆绑起来罢？自己一个人，如何能驾的这麽重载的船？眼珠一转，想出了一个计策来：去了手中的刀，就船头上的铁炼捆好了一个，由他躺在船板上。才将脚点的这个提起来，也用铁炼。锁住了他的双脚；一端结牢在桅柱上。提了一片噜给他，拿刀在他脸上，晃了一晃道：“你若敢不尽力的摇噜，只这一刀就要了你的狗命！你想逃是逃不了的，只要能赶的上那只船，我决饶了你的性命！”

船户到了这时，那里还敢违抗！自然是尽力的摇橹。

向乐山安置了那个，才将这个躺？？的铁炼解了；一手拿刀，一手拖？？船户到後梢，喝教他掌舵，将船掉头。向乐山知道自己哥子文弱，这回十九是死！只急得加热锅上蚂蚁，一叠连声的催？？快摇，自己手扭住掌舵篷的辫子，探身船篙上，向前头江面上望。

百追赶到天明，不见那条船的踪影！？？得又拿刀逼？？船户说，若他们原约了在甚麽时候动手的？船户说：并不曾约定时候，谁先得手谁先走！大概那条船动手得早些，所以先回头跑了！

向乐山料想自己的哥子是死走了！不见得能追赶？？。不如就近且将这两个强盗，送交地方官，讯实了口供，得了那夥强盗的巢穴所在，再去缉捕！倘我自己一个不小心，连这两个也逃了，就要费手脚了！当下就问船户：追到了甚麽地方？船户说是湘潭。向乐山教把船泊住；用绳索牵了两个船户，连同那两把刀，亲自送到湘潭县。

那县官听说是盗案，立时坐堂提问。问出那条船上同夥的，也是两个人。一个姓林冬桂馥，原籍是广西人。十几岁的时候，被洪秀全的军队，据在营中喂马。随营造湖南，在衡川一个山上，照管数十匹马吃草。忽然有一匹马，失脚从山岩上跌下，跌断了一条脚。林桂馥怕回营受责罚，就逃到衡阳，在一个船户家当腰篙，後来自己买了一条船。

还有一个，是林桂馥雇的夥计，姓张；因是个癞痢头，同伴都呼他张癞子；不知是湖南那一县的人。县官又问明了林桂馥在衡阳的住处，行文去衡阳县缉拿。

向乐山自请同去，县官自然许可。到衡阳访拿了半月，不仅林桂馥不曾回衡阳，连那只船都没人看见在衡阳一带露过眼。向乐山？？得痛哭回家，将遇难情形，告知向闵贤。即日又驮了个包袱出门，誓必寻？？林桂馥替兄报仇。

因林桂馥是个船户，在江河里的日子多，在陆地上的日子少；遂也投进衡阳的船帮，充当船夥，终日在江河里明查暗访，足足查访了叁年。凡是湘河里的船只，只要船桅一入向乐山的眼，就能认识这船是谁人的；单单不见有林桂馥那条船。问一般船户，也都说：近叁年来，林桂馥的船，不知怎的，不在湘江河里行走了。

向乐山见访查没有下落，出门的时候，原发誓：此去不能替遇难的老兄报仇雪恨，决不回转家乡！於今荏苒叁年。兄仇未报，那有心情，那有颜面回家见人呢？仇人即不在湘江河里，船夥也周不？？再充当了！辞别了职务。既不能归家，复无心谋干甚麽差事，东飘西荡的，竟像是一个流落江湖的人！有时喝醉了酒，就独自跑到高山顶上，放声大哭；哭累了，便倒在岩石上睡觉。无论甚麽人和他谈话，他总是摇头不答！

他这日忽走进岳麓书院，每间斋舍，他都去揭开门帘看看。住斋舍的人，也没注意。其中有一间书斋，陈设得十分整洁，床帐都极其华丽；是新宁县一个豪华公子住的。

这位公子，因有事回新宁县去了：书斋空？？没人住，也没托朋友照管。向乐山本来与这位公子熟识，便扭断了房门上的锁，在书斋里住？？。

这夜睡到半夜醒来，见脚头有一人睡？？，鼾声农地。向乐山疑心是室主人回来了；连忙坐起来招呼。只见那人翻转身又睡？？了！向乐山看那人，脚上穿？？一双草鞋；知道不是室主人。

台头看了看门窗，仍是严封未动。暗想：这人必有些来历。若是寻常穿草鞋的人，不但不能进来，并不会有这种举动，我倒得推醒他，问他一个明白，看他如何进来的？

随手在这人腿上摇了几下；只听得这人口里含含糊糊的骂道：“半夜叁更的，不好生睡觉，要这麽大惊小敝的闹些甚麽！”骂完鼾声又起了。

向乐山越觉得不是寻常人的举动，便也不再摇他了。打算等到天明了，再和他谈话。不料自己再睡了一觉醒来，已不见那人的踪迹了！忙起来检点门窗，仍旧一些儿不曾启动！不觉连连跺脚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有这般异人同睡一夜，竟一无所获的放他走了！”独自叹惜了一会，地无计可寻，闷闷的过了一日，以为再没有这麽好的机会了！第二夜才要入睡，即觉得床帐微微的一动。

向乐山惊得睁眼一看。昨夜同睡的那人又睡在脚头打呼了！也不知道从何时睡下来的？这番那肯怠慢！翻身跳了起来，顾不得那人生气，连推带摇的说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？也不问这房里的主人是谁，就敢睡一夜，又睡一夜！”

那人慢腾腾的生了起来，迷离？？两眼，望了向乐山一望，笑道：“你若这是房里的主人，我也应该对你讲一个礼节！一般的偷住人家的房间，管甚麽睡一夜两夜？”

向乐山见那人是一个游力道士的装束；颌下一部花白胡须，年龄约在五十岁以上；说话声音宏爽，满脸带？？笑容。遂点了点头说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也应份个先来後到；不过我此时也不问这些了。道人适从何来？怎麽来去全无声息？”

道人哈哈笑道：“你都不用问我！今夜月色大佳，我的瞌睡，既被你闹醒，且带你去云麓宫玩玩！”向乐山道：“月色虽好，但此时已过了半夜，等我们走上云麓宫时，月已衔山了，还有甚麽可以玩赏咧？”

道人又是一个哈哈道：“没有月就赏月，又有何不可？人家说读书人固执不通！丙然，果然！”

向乐山从来不曾被人骂过固执，？？得也笑道：“既如此，就走罢！”说？？，待伸手开门。

道人一手换了向乐山的手道：“但闭上眼，不要害怕！”向乐山知道道人非凡二即依吉将双目紧闭，只觉得两脚一软，身体就飘飘的往上升腾；心里还害怕头顶茗天花板，谁知竟是一无阻挡二正在诧异，两脚忽踏了实地。道人更高声打？？哈哈道：“你看，这是甚麽所在？”

向乐山将两眼一开，只见一座巍峨的云麓宫，被清明的月色笼罩着，仿佛如水晶爆殿一般。

低头看湘河里的水，光明澄澈，映？？皎洁月光，曲曲弯弯，宛如一条白银带。台头远望长沙城，但见万家烟雾，沈寂无声，几点零落断续的渔火和寒星杂乱，辨不分明。

不觉失声叫道：“妙啊！像这般的夜景，人生能得几回领略！”

他口里一面叫吵，心里一面转念道：“这道人若不是神仙，同能有此道？冲我数年在外寻师，於今得遇这样的人物，页算是叁生有幸了！岂可错过？”随即双膝往地下一跪，朝？？道人叩头道：“师傅两夜来和弟子同睡，必是怜念弟子兄仇未报，特来指引弟子一条道路的；弟子只要报了先兄的仇恨，此後有生之年，愿终身侍奉师傅！”说罢，想起自己哥子遇难之惨。又放声

痛哭，连连叩头不止。

道人扶起向乐山说道：“容易，容易！自有你报仇雪恨的一日！”向乐山听说容易，才转悲为喜，立起身问道：“弟子的仇人在那里？求师傅指示！”道人摇头道：“等歇再说罢！”

向乐山料想拜了有这般道术的师傅，兄仇是不愁不能报的了！心里头顿时高兴起来。见湘河水，光平如镜。他自从行刺岳川知府不？？之後，恨自己不会投石子，时常练习打石子，它的石子打的最远，又有准头。这时心里一高兴，就从地下拾起一个石子来，望江心中打去。

在岳麓山顶上望湘河，觉得就在眼底，其实距雏有二十来里。任凭向乐山如何会打石子，那里能打到二十来里远呢？自然石子打去，江心中毫不动静，落在半山中草地上，连一些声息也没有！道人在旁看了，反操？？手大笑。

笑得向乐山红了脸，对道人说道：“从此地到江心有二十里，师傅能打得到江心麽？”

道人笑道：“打到江心算甚麽？我还要打破这个月光呢！你瞧？？罢！”随手拾了一个碗大的石头，对准江心抛去。

那石头破空的声音，比响箭还大；按？？就是那镜面也似的江水，正在月影当中，忽起了一个盘篮大的溅花，一刹时牵动了满江的波纹；好一会，那噗通的声浪，才隐隐的传入耳鼓来；月影在水中，只是摇摇不定。

这时向乐山心里又惊又喜的情状，更是形容不出！连忙向道人说道：“师傅务必将这本领，传给弟子！弟子将来与仇人相遇的时候，有了这种本领，那怕相隔二十里，只要看得见，便不愁他跑得了！岂不痛快吗？”道人点头笑道：“容易，容易！你此时腹中，有些肌饿了麽？”

向乐山正苦饥饿，便答道：“饥是饥了；但如此夜深，有甚方法弄得着吃的呢？”

道人照来时的模样，一手换了向乐山的手，喝声闭目。

这番又觉与刚？？来时的情形不同：来时是步步往上腾高，耳中并不听得甚麽声息：这番虽一般的两脚一软，身体凌空，但耳中听得呼呼的风响，身体却一步一步的往下降。两脚未踏实地之先，耳里已听得有更锣之声，随即？？地，睁眼一看，只喜得向乐山跳起来了不知二人飞到了甚麽所在？且待下回再说

第十七回 指迷路大吃八角亭 拜师坟痛哭万载县

话说向乐山脚踏实地後，睁眼一看，认得是长沙城里的八角亭。两边所有的铺户，都关门深入睡乡了；除大家门口悬了几盏檐灯外，没有一些儿灯火。道人向前走着道：“跟随我来！”向乐山跟着走了一箭之地，道人停步指着一家小铺户，说道：“你看这家准备了点心，等你我去吃！”向乐山看里面尚有灯火，门也是虚掩着；是心里不相信会真个准备了点心在那里等，不敢过去推门。

道人笑推向乐山道：“怕甚麽，如何不推门进去呢？”向乐山得上前把

门一推。

原来是一家小小的点心子，房中悬了一盏满堂红的油灯。灶上蒸笼，蒸得热气腾腾的；一个腰系围裙的小夥计，靠墙壁坐着打盹；几张破旧的小方桌，也靠墙壁放着。房中没第二个人。

道人走过去，将那小夥计的肩膊一推道：“快把蒸好了的点心拿过来！”那小夥计被推惊醒起来，揉了揉眼睛，望了道人一望，也不说甚麽，好像是约会了的；走到灶跟前，从锅里将蒸笼端起来，拿了一个大磁盘，检了一盘热烘烘的馒头，搁在桌上。

道人先就上首坐下来，指着馒头对向乐山道：“你尽量吃罢，蒸笼里还有的是呢！”向乐山不知师傅是甚麽神通，这时候真个有人准备了点心在这里等。腹中既是饥饿了，也就不客气，拿起来就吃。向乐山的食量大，片刻如风卷残云，一顿把大盘馒头吃了。

道人问：“再能吃得下麽？”向乐山吃了这一大盘馒头，已是很饱；回说：“不能吃了。”

道人叫小夥计过来，说道：“下的馒头，都给你去吃；你领我们上楼去睡罢。”小夥计应着是，点了一个纸搓，在前扬着引道。

道人挽着向乐山，跟在後面。一把小扶梯，搭在一个灰尘积满了的楼口；小夥计一面向後扬燃纸搓，一面用左手扶着梯上去。

道人复推着向乐山道：“你先上去，我出外小解了就来。”向乐山更是莫名其妙，怎麽忽然跑到这里来睡呢？这里分明是一个小小的点心店子，又不是饭店，怎麽能留客人歇宿咧？这不是奇怪吗？心里旋揣想着，旋举步跟着爬上扶梯。

小夥计吹燃了手中纸搓，就壁间一碗油灯点着，拨了拨灯芯，自反身下楼去了。

向乐山看这楼上，无一处不是灰尘堆积。两条单凳，搁着几条木板，架成一个仅被睡一人的床；也悬挂着一条乌陶陶的破夏布帐子。楼上并没有可坐的椅凳，床档上放着一个极大极粗劣的木树。橱门已破烂了一扇，没了斗笋，不能安上去；就一头搁在楼板上，一头靠着木树，把橱遮掩了，不知橱里有甚麽东西没有？

他才吃了那一大盘馒头，不想便睡；又见师傅小解去了，不曾上来，也得等等。闲着无事，就轻轻将这扇破了的橱门搬开来，靠壁放了；看那橱里，竟是塞满了一栏的旧书。心里更觉诧异：怎的这样点心店里，却有这麽一大橱的书籍？随手拿起一本来，就油灯下，拍去了灰尘一看。这也应着小说上的套话，所谓：不看犹可！这一看，惊得两手抖个不住！

原来这本书面上，明明盖着一颗乐知山房藏书的图章。他急忙换一本看，也是一样。连看了几本，知道用不着再看了。禁不住两眼的痛泪，纷纷掉了下来！放下手中的书，打算等师傅上来，定计捉拿凶手。但是等了好一会，那有师傅上来？心里才恍然悟道：“原来是他老人家，指引我到这里拿凶手的！不待说，凶手必就是这店里的主人！好在那林桂馥的模样，见了面，大约还可认识！事不宜迟！趁他们这时睡着了，拿了困绑起来，等天明送到长沙县去！”

想罢，向乐山转身走到楼口，恐怕扶梯响动，惊了凶手；就楼口往下一跃，赛过秋风飘落叶，着地全无声息。

寻那小夥计，已不在这房里了。那盏满堂红，原有四个灯头；此时已

吹熄了叁个。向乐山搬了张椅子垫脚，将灯取了下来，端着照进左边一间房里。

向乐山从那回遇难之後，即花童价买了一把锋利的小匕首，连柄才得九寸叁分长，拇指粗细的铁钉，要将匕首轻轻一按，登时两段；并且截下去，没有声响。终日带在身边，不曾片刻离过。此时从腰间抽了出来，去了皮鞘。看那房里，也是开了一张单凳架的床，挂着蓝布帐子；帐门放下了。地下有两双破鞋。

向乐山放下那灯，撩开帐门看了一眼，一头睡着一个男子；认得睡在外边的这个，就是那小夥计；里面的像是很有些年纪，不是林桂馥的模样，也不像那条船上的船夥。但也不管他是谁，且困绑起来再说。是身边没有绳索，一时却怔住了！举眼向房中四处一望，见房角上放着一个吊桶；桶口盘了一大卷棕索。

原来这时长沙城里的居民，饮的是河水；每条街上，或是巷子里面，都有吊井；镑家自备吊桶，打水就带去，打完了。又带回来；所以这房角上，放着这个吊桶。向乐山立时将桶索解下来，本想就这麽将二人困绑做一块。因见这两人，是两个笨货，被人困醒了，必然闭着眼乱喊；就拿匕首去吓他们，他们闭着眼，也不看见：不如将他们推醒，再拿刀吓他；他知道怕死，就不敢声张了。

丙然把二人喊醒明白了，拿匕首往他脸上一亮，低声喝道：“敢做声就是一刀！”二人即吓得筛缕一般的抖，连哼也不敢哼一声！颠倒着困绑起来。割了两片帐门市，揉成两个麻核桃；塞了一个在那年老的口里。

向乐山留着这个小夥计，问道：“你这里的老板，姓甚麽名字？是那里人？快说出来，一些儿不干你事！”

小夥计战战兢兢的答道：“我我我这里的老板姓张，没没没有名字，就是这城里的人。”

向乐山知道就是这条船上的船夥张胡子。按着问道：“他睡在那间房里？”小夥计道：“他和老板娘同睡。”向乐山气得在小夥计身上踢了一下，骂道：“我问你是他睡在那间房里？管他和谁同睡！”

小夥计痛得弹了弹，说道：“老板娘就睡在这间房的後面房里。”

向乐山忙看这房的木板壁上，有一个单扇的门；随将手中的麻核桃，塞入小夥计口中；走到那房门口，试推了一下，推不开！拿匕首截断了一门边斗笋，哑的一声开了。

这时的天色已亮，房中看得分明。张胡子已醒来，先听得隔房说话，以为是小夥计和烧饭的起来了；及听得房门响声又不寻常。他是个犯罪心虚的人，那有不惊慌的！一翻身爬了起来，大声问道：“谁呢？”

向乐山一纵步，已到了床跟前；随口应道：“是我！”张胡子把帐门一撩，伸出那个癩痢头来。

向乐山是何等的眼明手快？一见那癩痢头，就看出是那个船夥。

那船夥却也看出是向乐山了，苦於帐後没有可逃的路，只能挺身出来，打算和向乐山拚命打。他还不曾知道那夜前条船上劫抢的情形，一向总以为是一般得手後，远走高飞了。这时见了向乐山，心里虽然疑惑，是还没想到向乐山有多大的本领。又欺向乐山一个人，手中仅拿着几寸长的兵器，所以并不惧怯！他也略懂得几手拳脚，握着拳头，向向乐山扑来。

向乐山到了这时，真是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！张胡子这点儿拳脚，那

有他施展的分儿？

一辫尾扫过去，就把他拖翻在地；用脚踏住了胸脯，回头见帐勾上挂着一条丝腰带，顺手取下来，困了张胡子的手脚。

张胡子的老婆，是新讨来的；不知就里，道是强盗来劫抢，躲在被窝里，张开喉咙，大喊救命。向乐山因他是妇女，又睡在被里，不肯动手去困她，也不阻止她喊叫；自将张胡子提到外面。

忽听得大门外，有人门，并高声问里面甚麽事。向乐山跑到大门跟前，开了大门，见门外立着几个做生意的人；打量了向乐山两眼，正要开口问话，向乐山已对他们卑了拱手道：“请诸位街邻进来，我有几句要紧的话奉告！”

那几个街邻，见向乐山手中，拿着明晃晃的匕首；又听了喊救命的声音，都以为必出了杀人的案子，一个个吓得不敢进来！立在後面些儿的，一低头就溜跑了；立在前面的几个，回头见同来的溜了地想溜开！

向乐山笑道：“我又不是强盗，又不是凶犯，好好的请诸位进来谈话。这也怕甚麽呢？但请放心，决不是连累诸位的事！”几个街邻听得这麽说，才放大了胆量，跟著向乐山进房。见张胡子被困在地；左边房里，又颠倒困着两个夥计。一个个望着向乐山发怔。

向乐山收了匕首，从容对街邻述了一遍叁年前兄弟遇难，及自己出门寻仇的情形，接着说道：“今日才捉着了这个张胡子，所以惊动了诸位街邻。”

那些街邻听了向乐山的话，没一个不佩服向乐山是个豪杰，也没一个不骂张胡子是个没天良的恶贼！

向乐山就托街邻代雇了几名脚夫，抬了楼上那些书籍；向乐山亲手牵了张胡子，和那两个夥计一同到长沙县衙里。

县官见是盗案，自然立刻升堂审问。张胡子无可抵赖，得招承了和林桂馥同谋。并说：“当时是二人同动手，把向曾贤从床上拖下来；杀死後，截成无数小块，装入一个大子里，投下江底。当夜停泊在一个小河汊里。打开皮箱一看，谁知尽是书籍，口口如是，当下悔也无及。林桂馥分了十二箱书，说是要回广西，自驾着船走了。”我得了八箱书，也没用处。

我也没有兄弟，父母是早年亡过了；有个姑母住在易家湾。

和林桂馥拆夥後，就寄住在姑母家里。因要生活，瞒着姑母作了一次贼，偷了几件衣服，一百五十两银子，就到八角亭开点心店。劫来的八日皮箱也卖了；剩了这些没用的书，零零碎碎的，也不知已烧掉了好多；留下来的，不过十分之一了。

“这也怪新讨来的这个老婆，她说：这些昼留了有用处，问她甚麽用处，她说可以留给将来生下了儿子长大了的时候好读。因此，就做一个破木橱装了，搁在楼上。那楼上是给小夥计睡的；从来没别人上去，不知怎麽会发觉的？”

县官教招房录了供。就问那小夥计：怎的会把向乐山引到楼上去？

小夥计供说：“我这日早起，因烘老面，随手从橱里带了一本烂书下来，撕了好引火。

没烧完的，就丢在门角落里。我在这里，当了一年多的夥计，常是用烂书引火。近来讨了老板娘，虽不教我再用，然间常烧几本，老板娘就见了，也不说甚麽。我贪图烂书容易烧着，每次烘老面，就拿一本。”这日我正将烧剩下来的，丢向门角落里，忽有一个道人，打门首走过；见我烧书，连忙说：罪过，罪过！弯腰拾起我丢下的书，看了一眼：问道：“你烧书不怕罪

过，难道你东家也由你吗？”

“我说：“是东家教我烧的；有甚麽罪过？”

“道人又问：“你东家有多少书教你烧？怎麽有书要烧掉？”

“我说：“有好几箱，特为收买了烧的。”

“道人笑着点头问：“书都搁在那里？”

“我说：“都搁在我睡的楼上。”道人还待问，我因有事走开了，道人也走了。

“过了两个月，直到前日，道人复来店里吃点心，吃了两个馒头；鸭走给我一吊大钱。

说我是个好人的，穷得可怜！多给我些钱，好买件衣穿。我谢了道人收了。”昨日黄昏时候，道人又来店门首，把我招到外面说道：“我今夜要请一个朋友，到你这店里吃点心。我此时给你二两银子。你做好一笼馒头，叁更後蒸着等候。你能等到那麽迟久麽？”我看有二两银子，昨日那道人又给了一吊；有甚麽不能等呢？即一口答应道：“无论要等甚麽时候都使得！我横竖拚着一夜不睡就得了！”

“道人见我肯了，又拿出一两银子道：“再给你一两银子。我请的那朋友没地方睡觉，在这里吃过点心，就借你的床睡一觉。你若怕你东家骂，便不要对你东家说：睡一觉就走。

你真能拚着一夜就行了！”

“我儿道人的银钱，这般松动：心想我是一个光身汉子，那里怕人粘刮了我甚麽去？末帐都是老板的，也值不了几文钱！不怕人偷了去；并且我把床让给人睡，我自己仍可同烧饭的睡，更不必坐一夜。乐得多得一两银子，便也一口答应了。谁知道人引来的朋友就是这人！”说时指着向乐山。

县官问向乐山：那道人是谁，向乐山将前昨两夜，在岳麓书院遇见道人时的情形说了。

县官连连点头叹道：“诚能通神！至诚所感，仙佛自来相助！”

向乐山等到定了案，将张胡子处决了，才归家报知向闵贤。向闵贤几年来，因二弟惨死。

叁弟出外寻仇，不知下落；心中终日悲痛。又加以连年荒歉，书生本来不善营运，家境便一日不如一日，越发忧思成疾！等到向乐山报了仇回家，同闵贤已是病在垂危了；听说仇已报了，即含笑而逝。向乐山遭此情形，哀痛自不待说！料理了丧葬。幸得向曾贤娶妻得早，已生了一个儿子，这时已有五岁了，向闵贤的子，也有十来岁了。

向乐山因喜武艺，不肯娶妻；频年在外飘流惯了，在家安身不住。惜在岳麓山上，不曾问明师傅的住处，不好去那里寻访。忽然想起万载的师傅罗新冀，已有几年不见了；何不去探望探望？於是由家里动身，到得罗新冀家里，才知道罗新冀也已死去半年了！

向乐山跑到罗新冀坟上，痛哭了一场！也不再去罗家了。

独自凄凄惶惶的，并无一定的方向行走。满心想去广西，寻找林桂馥；因不知道林桂馥是广西那一道的人，又不是有名头的人物；踌躇不好向那条路上去找。正打算且去广西，仍装作游学的，到处行走；或者机缘凑巧，也有狭路相逢的一日！却因近来忧伤过度，酒也喝得大多了些；不料在万载一家火里，生起病来！

像向乐山这样年轻练武艺的人，不容易生病；一生病就不是轻微症候，

人里的主人，怕他死了麻烦，逼着要向乐山挨出门外去死。向乐山又是伤心，又是忿恨，也无法反抗，得勉强挨出火门；行不到两箭路，就昏倒在草地上，不省人事了。

不知向乐山的性命如何？且待下回再说

施评

冰卢主人评曰：作者写向乐山传，洋洋数万言，叙述不厌细详，盖向乐山亦昆仑派之重要人物也。下回人解清扬传，将叙智远仙迹之前，先以笑道人事一引，则下文愈觉奇特。或病其诞，余谓不如此，即不足当奇侠之称也。

向乐山所遇道人，言语恹恹，行从诡秘，岳麓山头，夷犹杳渺，飘飘乎有遗世独立之意。

作者虽未指明为谁，而读者早知其为笑道人矣！呜呼！世果有笑道人其人欤？余为之执鞭，所忻慕焉。

第十八回 小侠客病试千斤闸 老和尚灵通八百鱼

话说向乐山勉强挨出火大门，行不到两箭路，就昏倒在地。这时正是十月间天气，旷野寒风，已是侵肌削骨。幸亏向乐山得的是火症；在草地上睡了一夜，次日倒醒了。觉得肚中饿难挨！想想回到火里去，买些饭吃，又苦身边一文不剩！料想这个没有天良的火，不给他钱，决不会有饭给人吃！遂竭力挣扎起来，打算找一个大户人家，去讨些饮食。

行了半里多路，忽见前面山坡下，有两条极雄壮的牯牛，在那里拚命相斗。两条牯牛的角，都有两尺多长；两个牧牛的小孩，各自牵着牛，用力往两边拉扯；但是两牛斗红了眼，那里拉扯得动呢？二人都急得哭着叫喊起来：向乐山满想上前，将两条牛分开；奈自己大病之后，恐怕敌不过两牛的力量；没得反被牛斗伤了，给人笑话！是两牛正挡住自己的去路，山坡下的道路又窄；两牛既斗红了眼，打那跟前经过，也得提防被那长角挑着！

正在旋走旋计算应如何才好过去，见从山坡里，走出一个十四五岁的童子；穿着得十分华丽，相貌也生得十分清俊。左手把箬一张朱漆雕金双弦小弹弓；右肋下悬着一个绣花弹囊。

笑盈盈的走了下来，开口问两个牧童道：“你们哭叫些甚麽呢？牯牛打架，不是很平常的事吗？”即听得两个牧童答道：“解少爷那里知道？像这般的打架，轻则把角折断；重则两牛都得斗死，折断了角，也是成了废牛了！”

那童子笑道：“你们有在手里，也拉扯不动吗？”

牧童道：“我们实在不能再用力了，若一下扯缺了牛的鼻间，就更没有法子了。”

童子笑着向牛跟前走，牧童连忙止住道：“解少爷快不要上前去！两条畜牲都红了眼，把你挑伤了，我们更该死了！”

那童子也不答话，一伸右手，握住一条牛尾：回头教牧童让开。牧童忙往旁边一让，那童子拉住牛尾，向後便退，将那条牯牛，拖退了丈多远！牯牛被拖得呜呜的叫！但是拖退了那条，这条却赶上去斗，让路的牧童便连

声叫苦道：“解少爷专拉我的牛，我的牛太吃亏了！”

童子听了，即停住脚。用手在那牛屁股上，向前一推；这条牛抵不住，也往後退、吓得这牧童避让不迭，也连声嚷道：“解少爷帮着他的牛，斗我的牛；我的牛不太吃苦了吗？”

向乐山立在一旁看了，不由得暗暗纳罕！心想：这个孩子的力量真不小！看他的衣服气度，可知是一个富厚人家的少爷，我今日穷途落魄，能在他跟前，显点儿本领，倒不愁得不着一顿饮食，恨我这时，偏在大病之後，又瘦无力，这便如何是好呢？心中一急，忽生出一个计较来！思量：罗新冀老师传授的千斤闸，还不曾有机会使用饼：这时正需用得着！

何不试他一试！主意已定，便不迟疑；趁那童子把那两牛推走的时候，几步走到两牛当中，一手接住一个牛头，口中笑道：“你们用不着争论，等我来替两牛讲和罢！”

话没说完，两牛被按得都跪下了前蹄，不能再斗了，向乐山随手一带，两牛都睡倒了，口流白沫，两眼翻白！

原来这种千斤闸，又名重拳法；并非实在功夫，乃是一种魔术。不过极不容易练成，练了和实在功夫一样，随时随地都能应用，那怕是篮盘大的麻石，运用千斤闸一掌劈去，能立刻劈成粉碎，不问有多麽壮健的牛马，一遇千金闸，就压得伏地，动弹不得！本人坐在船上，可用千斤闸将船压沉。会使千斤闸的人，使起法来，任凭多少人，也拖扯不动；就动手和人较量武艺的时候，却用不着！

向乐山这时用千斤闸，将两牛制服！那童子果然惊异的了不得！慌忙走过来，请问向乐山约姓名。向乐山将姓名说了，也回问他。他说，姓解，名清扬；定要请向乐山到他家里。

向乐山巴不得有此一请，随点头应好。

正要举步跟着解清扬走，两个牧童忽同时放声哭道：“你这人把我们的牛打死了，就想这样走吗？”向乐山回头笑道：“我何尝打死你们的牛！这两条牛，不都好好的活在这里吗？”

牧童不依道：“既是活着的，如何一动不动呢？”

向乐山道：“要他动很容易，我一走他就会动了！”牧童那里相信，四只手将向乐山的衣角拉住不放。

解清扬见两牛躺在地下，是喘气，也道是要死了！便教牧童松手道：“打死了牛没要紧，算是我打死的便了！”牧童见解清扬这麽说，才把手松了。

向乐山道：“两牛因斗疲了，又被我一按，所以躺在地下不能动弹；过一会就要起来的！”

向乐山跟着解清扬转过山坡，走到一所树林茂密的庄院。解清扬道：“这就是寒舍了！”

向乐山看那庄院的规模，比陶守仪家，还要宏大；一望就知道是一个资产雄厚的绅耆家。

解清扬引向乐山进了大门，见几个青衣小帽的人，从门房里出来，垂手侍立的迎着。

解清扬把头略点了点，问道：“老太爷已起床了麽？”中有一人抢着答道：“已起床好一会了。刚才还传话出来，请少爷回来的时候，赶快上去呢！”解清扬也不答话，侧着身体，让向乐山到里面一间书室就座。随告罪说道：“且等小弟进去禀明家祖，再出来奉陪。”向乐山连说请便。

解清扬进去不一会，即携扶着一个白须老者出来。向乐山忙立起身。解清扬对向乐山介绍道：“这是小弟的家祖。”向乐山抢前一步行了个礼。

解太公也忙答礼笑道：“方才听得小孙称赞老哥的本领了得！老朽不由得十分钦佩，老哥贵处那里？何时到敝乡来的？看老哥的气色，敢莫是病了才好麼？”

向乐山见解太公说话的声音宏亮，精神充足，全不像是上了年纪的人；料想也是一个有本领的人物，便将自己的身世来历略述了一遍。

解太公笑道：“原来是罗老英雄的高足，怪不得有惊人的武艺！罗老英雄和老朽最要好。可惜我和他相见得迟，他去世得太快，本来打算将小孙拜给他做徒弟的。一则因罗老英雄存心客气，说自己的本领，不够做小孙的师傅；一则因玄妙观的智远禅师，欢喜小孙，定要收小孙做个徒弟；老朽知道智远禅师的本领，原不弱似罗老英雄；既是欢喜小孙，便算与小孙有缘！当下就依了师的。是禅师的本领好，无如小孙的资性顽梗，何尝能得着他师傅的好处啊？若承老哥不弃，得便指教指教，老朽真是感激不浅了。”

向乐山慌忙拱手答道：“敝老师尚且自知本领不够！小子有何才识，敢当指教的话？”

解太公回头对解清扬道：“向大哥大病新痊，昨夜又露宿一宵，此时必已很累了；还不去催厨房里，快生开饭上来！”解清扬应着是去了。

向乐山正苦不好开口要饭吃，听了这话，恰如心愿。顷刻开上饭来。解太公起身笑道：“怨老朽不能奉陪！寒舍房屋宽大，如不嫌没好款待，望多住些时，小孙必能得不少的益处！”

说完，又叮嘱了解清扬几句好生陪款，挽留多住的话，自支着拐杖进去了。

解清扬陪向乐山吃过了饭，同立在丹墀边谈话。向乐山见丹墀当中，安放着一口绝大的金鱼缸，缸里饲养着数十尾鼓眼暴睛的金鱼；其中有两尾最大的，都足有一尺长。向乐山指着笑道：“像这么大的金鱼，我还不曾见过呢！大概在这缸里，已养得不少的日子了！”

解清扬摇头笑道：“前日才弄到这缸里来。这种金鱼缸，那能养成这么大的金鱼？这两尾鱼，怕再养不上几日，仍旧得退还原处去呢！”

向乐山问道：“这话怎麼讲呢？难道这么大的缸，还养不下这两尾鱼吗？”

解清扬道：“不是养不下。这鱼是我师傅的，我偷了来，养在这里。师傅不知道便罢，若知道了，不是仍得退还原处去吗？”

向乐山看了解清扬那种天真烂漫的样子，不觉好笑，问道：“不就智远禅师吗？他养了多少金鱼？你怎麼偷了来的？”

解清扬笑着点头道：“我师傅前日向我们大家说，他老人家要去西安看个道友，约莫有叁四日盘桓，教我们不要到观里去。他老人家亲手掘了一个鱼池，养了一池子的金鱼，也不知道有多少，都是这么大的一尾。他老人家每日在池边走来走去，鱼都养亲了。他老人家立在池子东边，鱼也集聚在东边，伸出头来，望着师傅；他老人家一到西边，鱼也立时跟了过去。”他老人家临走的时候，对我们大家说：池里的鱼全是有数目的，少了一尾都知道，谁也不许动他一动！他老人家走过之後，我们商量：这一池子鱼，师傅那有数目？一定是怕我们偷，故意是这么说了吓我们的，不见得偷去一两尾，他老人家回来会真个知道，大家都说：偷了没有地方养，要我偷到家里来。我

因此就偷了这两尾。”

向乐山道：“从这里到西安，数千里的途程，怎么说有叁四日的盘桓呢！”

解清扬道：“我听得他老人家是这么说，也不知道西安在那里。今日已是叁日了；明日他老人家就要回来的。回来的时候，我带大哥去观里玩玩。”

向乐山以为是解清扬听错了，决不是陕西的西安！次日同解清扬走到玄妙观。一进观门，就看见有十多个小孩，年龄都与解清扬彷彿；分两边在大殿上练拳脚。一个魁梧奇伟的和尚，反操着两手，笑嘻嘻的立在旁边看。

解清扬对向乐山道：“师傅果然回来了！立在殿上看的就是！”向乐山看那和尚的年纪，不过四五十岁的光景；一回头看见解清扬，即大笑说道：“好！偷鱼的贼来了！”解清扬脸上一红，紧走几步，上前请安。

智远禅师一面扶起解清扬，一面很注意的望着向乐山。向乐山也上前行礼，说道：“久仰老师傅的清德，今日特来叩谒，望赐指教！”

解清扬对智远说了向乐山的姓名来历。智远听了，两眼管把向乐山端详；好半晌，才连连点头笑道：“居士已有胜过我十倍的名师，得见交为幸！指教的话，太客气，太不敢当！”

说着，让向乐山进方丈里坐。向乐山因贪看众小孩练拳脚，立着不动。

智远笑道：“所谓儿戏即这类把戏，合教他们小孩玩玩，那看得上眼！”

向乐山看了那些小孩练的拳脚，一个个都老练异常，稳重的时候，比泰山还稳重；轻捷的时候，比飞鸟还轻捷！觉得自己苦练了这么多年，若专论拳脚工夫，怕不见得能比他们高强多少！口里不好说甚麽，心想拳脚功夫练到了这样，还说是儿戏；这和尚的本领，就不问可知了！

智远见向乐山看了出神，便望着解清扬道：“既是向居士欢喜看这类把戏；你也使出些儿来给他看看！你使出来的，或者比他们中看一点！”解清扬有些踌躇不肯卸衣。

向乐山听得说比他们中看一点的话，遂向解清扬拱手道：“何妨使我开开眼界呢！”解清扬道：“大哥这么高的本领，却来打趣我！也罢，横竖免不了要现丑的！”随脱了身上长袍，笑问智远道：“师傅教徒弟在那里使呢？”

智远用眼四周望了一望，指着殿前竖的两根桅柱道：“到那上面去便罢！当心点儿，不要给向居士看了，笑话你不成材！”解清扬对向乐山拱手道：“我便遵命现丑了，请大哥把眼光放低些，瞧不上眼，不要见笑！”

向乐山正也拱手答礼；见解清扬一蹲身，但觉影儿一闪，便不见了！跋紧回头看那桅柱，解清扬已使出金箍独立的架势：一只脚立在桅颠上；一只脚倒竖朝天，贴着耳根。向乐山不由自主的，叫了一声好。呼声才毕，解清扬直挺着身体，往前一扑；贴耳根的那脚，仍贴着不动。

那一扑，俨然将要扑下地来似的，吓得向乐山心里一跳！思量那桅颠难地，足有五丈多高；地下的麻石，若是扑跌下来，便是铜打的金刚、铁打的罗汉，也必跌个粉碎！

谁知解清扬立在桅颠上的那脚。竟和钉住了的一般；身体扑下来，就倒挂在上面，用双手抱住桅，翻身到了斗内。那斗有见方一丈大小；解清扬就在斗上面，便出许多架势。一瞬间，已如飞鸟一般的落到殿上。

向乐山口里不住的叫了不得。解清扬复拱了拱手道：“大哥不要见笑！”向乐山心想：世间有本领的人真不少，怪我的眼界太小！我今日既到了这里，遇了这种名师益友，岂可再和在岳麓山一样，当面错过，还不拜这和尚为师，

更待何时呢？心中计算已定，正待回身向智远下拜。

智远已伸手挽住向乐山的手，笑道：“请进方丈里谈话。”说时，同众小孩道：“你们道我失了两尾鱼，是不会知道的，我池里共有八百尾鱼；於今有七百九十八尾。你们不信，且跟我来，数给你们看！偷鱼的贼，是解清扬。我也有凭据给你们看！”一面说，一面挽了向乐山的手往里走。解清扬已穿好了长袍，和众小孩一同跟在後面。

走进一个小小的花园，智远复对向乐山笑道：“我也玩个把戏给居士看！”遂指着园中一个鱼池道：“这池是我手凿的，很费了我不少的精力！”向乐山看那鱼池有两丈多长，一丈六七尺宽；满池的清水，透明见底，不过五六尺深浅；许多的金鱼，在碧绿的水草中，穿来走去，煞是好看！

十几个小孩。都立在池边。那些金鱼见惯了人的，一些儿不畏惧！见智远拿了一丈多长的竹篙，在池里赶鱼如赶牛羊似的，口里喂呀喂呀的，喂了几声。那些鱼真像通了灵气，一尾都不敢乱窜，衔头接尾的，都聚集在一个池角落里。智远将竹篙浮在水上，旋做着手势，旋一二叁四的数。智远口里报一个数，便见一尾鱼从竹篙那边，跃过竹篙这边来；数箸跃着，一尾也不错，数到七百九十八尾，再往下数，就不见有鱼跃过来了！

智远望著解清扬笑道：“你还想赖麽？你瞧瞧这些鱼，那一尾不是睁开眼瞧着你的？他们是怪你，不应该将他们的同偷去呢！”

向乐山仔细看那些鱼，果然没一尾不是台着头，睁着眼，望着解清扬的！心里越是诧异，越觉得智远是个神人，是不解如何能教化这些鱼，都有这般灵性？智远弯腰拾起竹篙来，教众小孩散学各归家去；独引向乐山、解清扬二人到方丈里。解清扬叩头谢了偷鱼的罪。

智远哈哈笑道：“我这鱼不是你能养的！我尚且能暂时养着！”

向乐山听了，不懂智远这话怎麽讲，也不便问。等解清扬立起来，即上前跪下说道：“弟子终年在外寻师，今幸遇着师傅，千万求师傅不弃顽劣，弟子愿侍奉师傅一生！”

智远双手拉了向乐山起来，笑道：“我已说过了，居士已有胜过我十倍的名师，那里还用得着我呢？”

向乐山道：“弟子的恩师罗公新冀，已去世好几月了；实不曾更有师傅！”

智远摇头道：“居士何用隐瞒？”随用手指着解清扬道：“居士将来必和他同出一人门下。”

向乐山笑道：“若不蒙师傅收容弟子，弟子怎能和他同出一人门下呢？”

智远笑道：“解清扬在我这里，犹之居士在罗老英雄那里，一般的是师傅，一般的能学些粗浅的工夫，得道自然还有得道的师傅在那里！难道居士就把岳麓山拜的那位师傅，忘掉了吗？”

向乐山一听这话，心里又惊又喜！连忙答道：“年来实未敢一日忘怀！不过弟子当时过於疏忽，不曾拜问他老人家姓名居处无从访求！此时老师傅既提醒弟子，必然知道他老人家的所在！”

智远笑道：“居士且暂在此地多住些时；自有师徒会合的时候。此时说也无用！”

解清扬在旁听了，忽然朝着智远跪下来道：“听师傅的语气，弟子将来不能长远的跟随师傅。弟子不愿意再拜别人为师，愿侍奉师傅到老！总求师

傅不要半途把弟子丢了！”

智远扶起解清扬，大笑道：“你却为甚麽要做贼，要偷我的鱼呢？”

解清扬毕竟是个小孩，吓得连声哀告道：“弟子下次再也不敢了！”

智远道：“这时还早，且到那时再说！”

向乐山和解清扬在玄妙观住了十多日。智远每日早晨，在大殿上看众小孩练拳脚；众小孩去了，便去池边看鱼。向乐山虽不曾拜智远为师，却跟着解清扬，也得了不少的益处。

这日，智远带着向乐山、解清扬二人，在池边看鱼。忽见池里的水，如蒸热了一般，满水面的热气，往上冒；八百尾金鱼，在水里乱穿乱窜，彷彿被热水烫的难受似的！二人都觉得很奇怪。见智远也像很着慌的样子，急忙跑到里面，托了一个钵盂出来。钵盂内盛着白米：智远抓去米，往池里撒下。撒一把米，热气便减低几寸；八百尾鱼的穿窜力量，也减少了些。

停一刻不撒米，热气又蒸腾土来了！智远一面撒米，头额上的汗珠，一面直流下来，不知毕竟是何事故？且待下回再说

施评

冰庐主人评曰：作者写解清扬与智远惮师，又有一副笔墨，与以前诸侠截然不同；一则童憨可受，一则仙机透逸，宜乎向乐山之悠然神往也。此书事奇、人奇、文奇！笔吾谓作者亦奇人也。

第十九回 坐木龕智远入定 打和尚来顺受伤

话说向乐山见智远急得汗珠直流，也吓得不知是甚麽缘故。仔细向那热气蒸腾的池里一看，原来八百尾金鱼，都张开？？阔嘴朝天嘘气；水面上蒸腾的气，就是那八百尾金鱼口中嘘出来的！

智远手中的米，撒下一把，金鱼的嘴便合拢一下。起初嘘出来的，每尾口中尚只一线；撒下几把米之後，略停了一停，一会儿没将米撒下，那嘘出来的气，就渐渐的粗了！智远一把一把的抓？？米，越撒越急！钵盂里的米，看看撒完了，智远翻身复往里跑。

解清扬问向乐山道：“大哥知道师傅干甚麽吗？”向乐山不及答白，就见池中的蒸气，越热越高：霎时间，彤云密布，白日无光，将一个小小的花园，迷蒙得如在黑夜！

顷刻檐端风起，闪电如走金蛇。向乐山忙挽住解清扬的手道：“不好了！快进里面去罢！就要倾盆的大雨了。”

解清扬道：“再看看没要紧！你瞧，师傅不是又端了一钵盂米来了吗？他老人家还更换了法衣呢？”

向乐山回头一看，果见智远披？？大红袈裟，双手捧？？钵盂，飞也似的向池边跑来。

跑到离池边七八尺远近，猛然电光一闪，一个巨霆跟着劈下来。那巨霆的声音，就像靠紧耳门劈下似的！向乐山、解清扬二人，同时被那巨霆，震得昏扑在池边，没了知觉！

在昏迷中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刻，同乐山首先清醒转来。张眼一看，

只见在岳麓书院遇的那个道人，笑容可掬的正立在旁边。心中不由得一喜！被雷震昏了的人，不比害过病的，一清醒便和平时一样。身体上本不感受何等痛苦，加以心中欢喜，一蹶劣就爬了起来。随即双膝跪下，朝道人叩拜。口称：“师傅呀！可把弟子想死了！”道人连忙挽扶起来，笑道：“你五脏都受了些震损，不用多礼，且坐下来再说话！”

向乐山起来看房中的陈设，认得出是智远和尚平日打坐的禅房，自己躺？？的，就在禅床上。

解清扬还躺在禅床那头，面色苍白，两眼半开半合，黑眼珠全藏在眼胞里，露出来尽是白眼；上颚的牙齿，紧咬？？下嘴嚼；嘴层也和脸色一般瓷白。形像竟是个已经死去的人，非常可怕。再看天气晴朗，并无风南；只是天色已将近黄昏了。自己心里明明记？？

，是被一个大霹雳，和解清扬同时震倒在金鱼池旁边；也不知道这位师傅，何时把我二人救进这房里来了？平日智远师傅在这房里的时很多；这时怎的倒不见他了呢？

向乐山心里这么疑惑，正想开口问道人。只见道人一面指？？禅床，教他自己坐下；一面俯？？身子，仔细端详解清扬的脸。向乐山看了解清扬这种裨气，只道已经死了：不觉惨然问道：“怎么弟子醒了这么一会，解贤弟还躺？？不能动呢？”

道人点头道：“快要醒了！”向乐山也跟？？仔细定睛看解清扬的脸。没一会，就见两个眼珠儿，在眼胞内微微的转动了；渐转渐快，忽然睁开了；和熟睡刚醒的人一样，两眼似觉有些畏惧阳光。向乐山忍不住，凑近前喊道：“贤弟醒了么？”解清扬这才明白了，一翻身抱住向乐山的颈道：“吓煞我了！”

向乐山忙安慰他道：“不用害怕！有师傅在这里。”解清扬放开手，同四面张看道：“师傅呢？”说？？，就坐了起来。

道人笑道：“你想见你师傅么？等歇我就引你去见！”才说？？，即听得隔壁房中，一声磬响。道人对解清扬笑道：“此时可引你去见你师傅了！”

解清扬道：“我师傅在那里？他老人家平日不是常在这房里的吗？”道人也不回答，一手拉？？向乐山，一手拉？？解清扬，走进一个院落。

这院落旁边一个小殿原是供？？一尊弥勒佛像，靠？？弥勒佛，有一个大木龕；龕上安？？两月格门。格门从来开？？，里面并无神像，龕前也没香案。解清扬乎日常来这小殿上玩耍，小孩儿家，也没注意：怎的这么大的一个神龕，却没有神像？这时被道人拉到这殿上，只见一个少年和尚，低头跪在那大木龕前面，口中念经一般的，只管念诵，听不出念诵的甚麽。再看木龕里面，自己师傅盘膝端坐在内：双手拈？？一串念珠，与平日一样的慈祥眉目。木龕的格门上，悬着一块粉牌；牌上写？？一蚌大“闲”字。

解清扬见了这模样，以为自己师傅圆寂了！他天性生来笃厚；智远和尚又本来待他甚好。

那时不由得两泪直流！也向地下一跪。正要哭出声来。智远已开口呼？？解清扬的乳名清官，说道：“你不须烦恼！我因自己的工夫。须及时努力，所以不能兼顾你们的工夫。你从今後，只当我已圆寂了！这位清虚道友，才是你和向居士的真师傅。你们好生侍奉他，他自有安身立命的道，传授给你的！他的道，高出我十倍！你要学道：第一当用慧力，斩断情丝；那有学道的人，现出你此时这般嘴脸的？”

“在叁年以内，你随时可到这里来见我；只看我这龕门上的粉牌。像此时写？『闲』字，你心中有话，尽避向我陈说：若见牌上写？？”观『字。那便是我入定的时刻，你不得扰我！我念你年纪太轻，天性甚厚，恐你一时的道念不坚，慧力不足；为念我分心，不能沉潜学道，特为你多此一条相见之路，你知道了麼？”解清扬听得自己师傅。尚能说话，心里就高兴了。连忙应道：“弟子知道了！”智远道：“既知道了还不拜师，更待何时？”解清扬这才爬起来，同清虚道人拜了四拜。

智远在龕中，也向清虚道人合掌道：“此儿骨秀神清，仗？？道兄道力，将来成就，必不可量！老衲今日敢以私情重累道兄了！”

清虚道人稽首答道：“同本度人之旨，师兄只自努力，後会有期！贫道就此告别了。”随即引解清场、向乐山二人走出殿外，回头看那少年和尚，还跪在那里，口中又按？？念诵。甚是纳闷：不知道少年和尚是谁？念诵的是甚麽？

他回到禅房里，正忍不住要拿这话问清虚道人。解清场已呼？？师傅。问道：“弟子心地糊涂，实在不明白怎麽金鱼池里，无端会冒出气来？又怎麽在晴天白日里，忽然会劈下那麽大的雷来？师傅更为甚麽，会跑到那龕子里面，坐？？不动？你老人家可以说个明白，给弟子听麼？”

清虚道人点头笑道：“自有给你明白的时候。不过此时说给你听，你也不能理会！总之，智远师傅的功行，快要圆满了；所以八百罗汉，先期白日飞升。你今後能潜心向道，则此中因果，不难澈悟；不是於今向你口说的事！”

向乐山在旁问道：“那跪在殿上念诵的少年和尚是谁？口里念诵的是甚麽？师傅可能说明给弟子听麼？”

清虚道人听了，忽然正色说道：“不可说，不可说！”正说到这里，後面脚步响，同乐山掉头一看，那跪在殿上的少年和尚，走了进去；又朝？？道人跪下叩头，口里说出来的话，同乐山听了也不懂得。

低见道人将他扶起，说道：“叁教同源，本毋须拘泥行迹！不过你的大事既了，返俗尽可听你自便！”道人说时，指？？向乐山、解清场二人，对那和尚道：“这是你两个师弟。

你们此时都见见，免得日後相见，误作途人！”随说了二人姓名。即对二人说道：“这是你们的师兄，姓朱，单名一个复字。他是生长在广东潮州的人，只说得来潮州话；南几省的语吉虽听得懂，只不能多说。”叁人互见了礼，都面对面的望？？，不通言语。

向乐山见朱复的年龄，不过二十五六：生得高颧深目，隆准宽额，满脸英雄之气，带？？儒雅，使人一望就能知道必是一个善文能式的少年英杰。心想：有这般雍容华贵的气概，决不是寒素人家的干第；却为何少年就出家当了和尚呢？心里十分愿意和他要好，就因言语不通，仅能於裨气之间，表示很愿亲交的好意。

进语说得好：惟英雄能识英雄！向乐山既表示愿亲交的好意：朱复也觉得向乐山是个非常的人物，当下也竭力的表示出好意来。所以後来清虚道人门下叁十五小侠中，只他二人做的事业最多，造诣最深；只因二人情感既好，出处不离。这就是：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”的道理。

然这是後话，後集书中，自然一一的交代。於今且趁这个当儿，将朱复的历史，表明一番；方好接叙争赵家坪的正文。智远和尚的来历，也就因此可使看官们明白几成了。

朱复的父亲名继训，据说是朱元璋的十六世孙。士十即怀抱大志，到二十岁，文名冠潮州府。只是不肯应试，专喜结纳江湖豪侠之士。两广素为多盗的省分；绿林中人物，朱继训结识的，也很不少。他存心谋复明室，所以生下儿子来，就取名朱复。朱复之下生了一个女儿，便取名朱恶紫。

朱继训的祖遗产，原来很吉田，不愁无赏结纳人物。朱复年才十岁的时候，朱继训亲自带在跟前教读。那时候朱复生来的体质最弱，枯瘦如柴；朱复的母亲，恐怕儿子养不大，时常去一个神庙里拜求药签；膏丹丸散，都照？？药签，弄给朱复吃。那知越吃越坏！本来不过是体质弱，并没甚麽病的；每日把求来的神药一吃，倒吃出许多的痛来了！朱继训见儿子病了，才知道是神药吃病的；於是按医生来诊治。奈潮川地方没有好医生，朱继训自己又不懂医道，糊里糊涂的几服药灌下去，已把个朱复编得奄奄一息了！朱继训夫妇都以为自己儿子没有医治的希望了，连小弊材和装殓的衣服，都已备办好了；只等朱复断气！

忽然来了一个游方的和尚，腰系葫芦，手托一个紫金钵盂，立在朱家大门口，向朱家的下人，要募化财物。朱家人正都忙？？准备办小少爷的後事，那有工夫去睬募化的和尚呢？那和尚见堂中停？？一口小弊材，棺盖搁在一边，问朱家的下人道：“你家里新丧了小人吗？我最会念倒头经。你家能够多募化生财物给我，我可替你家新要的小人，念一藏倒头经。”

朱家的下人骂道：“放屁！人还不曾断气，谗要你这秃驴来，念甚麽倒头经咧！”

那和尚笑道：“既是还没有断气，就把这吃人的东西，停在堂上做甚麽呢？你家也不忌讳吗？”朱家下人也懒得回答，双手把和尚向外推道：我家最忌讳的是和尚；不忌讳棺材。

你快往别家去罢，不要立在这大门口，碍手碍脚！”那和尚只是嘻嘻的笑，下人推了几把，也没推动，气起来，指？？和尚骂道：“你这秃驴！怎这般不识时务！多少好施僧布道人家你不去，却来这里纠缠！”

和尚一些儿也不生气的笑道：“行叁不如坐一！我是为化缘来的，不曾化？？；如何就往别家去？”

下人恐怕耽搁自己的事，即从身边摸出几文钱来，向紫金钵盂里一掷道：“好好！你走罢！像你这麽讨厌的和尚，来世投生还得做和尚！”

和尚笑道：“只要来世不当（享单）手，也就罢了！”

那时一般人背地里呼当下人的，都呼为当（享单）手的；因下人立在主人跟前，总得把两手（享单）下。

朱家下人见和尚骂他当（享单）手，那气头就更大了！举起拳头朝？？和尚的光头便打。和尚也不避让，只口里说道：“巴不得你打！你只记清数目，好一总和你家主人算帐！”

下人的拳头，打在那光头上，就和触在铁桩上一般；才打了叁五下，拳头已痛得打不下去了“缩转来一看，吓了一跳！拳头渐渐的肿起来了，手指放不开来，越肿越大，一眨眼连手臂都肿得拐不过弯了！和尚只涎皮涎脸的望？？笑。那下人知道不好，连忙改变态度，向和尚陪不是道：“大师傅不要和我当下人的认真！请发慈悲，治我这手罢！”

和尚摇头道：“我没有工夫，我要往好施僧布道的人家去，不能在这里，讨你的厌了。

多谢你这几文钱！”说完，掉转身就走。下人的手，痛澈心脾；一时也

忍受不住，两眼也痛得流下泪来。明知是打和尚打痛的，非和尚不能医治！见和尚搭架子要走，只得忍住气，上前拉住哀求道：“大师傅不可怜我，我不成了个废人吗？我家有老母，有妻子，望我一个人挣衣食！”

下人才说到这里，听得里面连声呼来顺。下人一面口里答应：来了！一面拉住和尚不放道：“大师傅不瞧我这手吗？弄成了这个模样，如何是好呢？”和尚只是笑。里面又接连喊起来了。

来顺没法，得松了手，左手把右手捧，愁眉苦脸的跑到里面去。

这时朱复已气了。朱继训的夫人。只哭得死去活来。朱继训也是伤心痛哭，得叫来顺帮装殓；叫了两遍，才叫了进来。朱继训泪眼婆娑的，见来顺右手的拳头，肿得出饭碗远大，向前直伸，臂膊像是握拳头，要打人的样子；左手在下面托。他不禁吃了一吓，问道：“怎的把手弄成了这个模样？”来顺不敢隐瞒，将打和尚的事，说了一遍。

朱继训听了，也自纳罕！只是自己心爱的儿子才死，无心和人周旋。若在乎日听得有这么一个和尚来了；必来不及的出去，与和尚尚有意这么惩处你的！你还不快去求他诊治？他若走了，你这手就废掉了！”来顺应了声是，慌忙转身跑到门外。一看和尚不知去向了：急得问左右邻居的人，问了好几个，才有一个人指前面说道：“那和尚好像是向这条路上走去的。他行走得不快，还追赶得上，也不一定！”来顺一抹头就追。

身上受了伤的人，行走都痛得厉害：这么一跑，伤处受了震动，只痛得加油煎火烫！来顺咬紧牙关，追过了数十户人家，只见和尚立在一家酒店门首，和酒店里的夥计拌嘴；说酒店里夥计，做生意太不规矩；叁文钱的酒，还没一钵盂，定要店主人化一钵盂酒给他；店主人添了几杓，只是添不满一盂。正在说这钵盂太大，来顺追到了，朝和尚跪下来，哀求治手。

和尚哈哈笑道：“我不找你，你到找起我来了！也好：我去和你家主人算帐！你主人若不能依我话，募化给我；我是不能白给你医治的！”说，一手托着钵盂就走。来顺跟在后面；一会到了朱家门首，和尚直走入厅堂，回头对来顺说道：“快去把你家主人请出来。”来顺道：“我家少爷才咽了气，主人正在伤心痛哭，何能出来陪大师傅呢？我得罪了你老人家，再向你老人家陪罪！”说时，又要叩头下去。

和尚连连摆手道：“非得你主人出来不行！谁稀罕你叩头陪罪！”

来顺的手，实在痛得不能挨忍了二只好哭丧脸，到里面向朱继训说了和尚的要求。

朱继训虽没好气，然自己儿子死了，正在须人做事的时候；把个当差的伤了，不能动作，也很不方便上得揩乾眼泪，走出厅堂来。一见和尚那种魁梧奇伟的模样，心里已估量这和尚，必有些儿来历，不是寻常的游方和尚可比！即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“下人们没有知识，开罪了老和尚，我来替他向老和尚陪礼！求饶恕了他，给他把手治好。寨舍今日有事，不能没人帮做。老和尚发个慈悲罢！”

和尚打量了朱继训两眼，合掌笑道：“治伤容易！但老僭要向施主化一个大缘，施主应了老朱继训道：“和尚想化我甚麽？只要是我有的，皆可化给和尚+。”

和尚道：“施主没有的，老僭也不来募化了！老僭要把公子化去，做一个小徒弟。”

朱继训听了，指？？旁边停的小弊材流泪道：“小儿才咽了气！若是活？？的，就化给和尚做徒弟，也没甚麽不可！”

和尚点头道：“老僧原是知道公子咽了气，才来向施主募化；不然，也不开口了。”

朱继训觉得很诧异的问道：“和尚把死了的小儿化去，有甚麽用处呢？”

和尚道：“施主不用问老僧的用处。肯化给老僧，便不会死了！”

朱继训听了，知道是一个有道行的和尚。连忙施礼说道：“和尚能治的活小儿，准化给和尚做徒弟，听凭和尚带去那里！”

和尚道：“那话能作数麽？没有更改麽？”

朱继训道：“大丈夫说话，那有不作数的？那有更改的？不过小儿已？？气有好一会了，手脚都已僵冷，？？怕和尚纵有回天的术也治不活了！”

和尚笑道：“公子若不曾？？气，施主就肯化给老僧了吗？公子现在那里？请即领老僧去。”

朱继训见说能将自己已死的儿子治活，欢喜得把来顺手上的伤都忘了！急忙引和尚到朱复死的房间里来。

不知那和尚是谁？毕竟如何将朱复治活？且待下回再说

第二十回 化公子和尚显神通 救夫人尼姑施智计

话说朱继训见和尚能医治自己已死的儿子，那里环顾得来顺手上的伤呢？当下即把和尚引到朱复死的那房里。朱复的母亲，正抚？？朱复的尸痛哭。心里已不免有些恨外面不识时务的和尚，在这时候来化缘；打伤了人家当差的，还要人家主人，亲自出去陪话！这时见自己丈夫，更把和尚引了进来。

平日朱继训治家，非常严肃，内外之防，丝毫不苟！和尚尼姑这类不耕而食、不织而衣的人，尤不喜接近！朱继训一生的嗜好：就只能听说有特别能为的人；不怕千里迢迢，不问娼优皂隶，但他听得说果有能耐，他总得去结识结识！然而从来不曾把和尚引到内室来过。

朱夫人心中狐疑？？，不觉把哭声停了。待立起身躲避，和尚已将钵盂放下，合掌当胸，对朱夫人念了一声阿弥陀佛。朱继训即将和尚要化自己儿子作徒弟的话，同朱夫人说了。朱夫人这时只要有人能将已死的儿子医活，甚麽事都愿答应。

只见和尚用双手在朱复周身摸遍，也不用药石针砭，口对？？朱复的口，度了一会气。

教朱继训拿出一个酒杯来，和尚用针刺破他自己的左手中指，滴出小半杯白浆；白浆里的热气，只往上腾；拨开朱复的牙齿，将小半杯白浆全倾入口内；复口对口的，连度了几口气。

没月刻工夫，朱复的肚内，咕咕噜噜的响起来；即时双眸转动，口里随？？长吁了一声，已是活转来了！把个朱夫人喜得忘了形！也不管和尚

立在旁边，走过去抱？？朱复，口叫？？孩儿，连声问道：“你清醒了麼？不觉怎麼难过了麼？这位大师暗，救了我孩儿的性命，还不快起来谢谢！”

朱继训只喜得哈哈笑道：“那里是起来谢谢，可以了事的吗？从此以後，算是大师傅的徒弟，不算是我们的儿子了！大师傅是救活了他自己的徒弟，不是救活了我们的儿子。这时刚醒转来，总还得安睡一会，方熊动弹！”朱夫人听了这话，翻？？两眼，望了朱继训；刚？？哭儿子的时候，眼中流不尽的痛泪，又流了出来。

朱继训知道朱夫人的心理，见儿子已经医活，就舍不得化给和尚了！朱继训自己的心理，也自有些舍不得将这一个单传的儿子，化给和尚！但话已说出了口，大丈夫说话，不能出尔反尔“并且自己的儿子，已经咽了气，若不是这和尚，万无复生之理了便是舍不得，也？？得忍痛割舍了！此时见自己的夫人，望？？自己流泪，便安慰她道：“你我的儿子，本已死了二连棺材和装殓的衣服，都已备办齐全！倘若大师傅迟来一时半刻，此时不已装进了棺材吗？死了是永远不能见面！於今化给大师傅做徒弟，尽有见面的时候，还有甚麼不舍得呢？”

朱夫人见丈夫是这麼说，和尚又立在旁边看？？，不能说出不舍的话。？？得问道：是那个庙里的？离这里有多远的路呢？“和尚答道：“老僧云游天下，本没有一定的庙宇：到此地暂时挂单在千寿寺里。我僧家最戒诳语，公子化给老僧之後，施主想时常见面，是办不到的事！到了能团圆的时候，老僧自然送他回来。”

朱复自服下和尚的白浆，陡觉精神大振；身上的痛苦竟完全没有了，反土不曾病的时候，强健得多。一翻身爬了起来，望？？朱夫人叫肚中饿了。朱夫人想起这可爱的儿子就要化给和尚，得跟？？和尚同去；一时只顾得抱？？朱复痛哭。和尚端起钵盂笑道：“老僧还有事去，回头再来化公子去。”

朱继训心里正自惨痛，听了和尚的话，急忙问道：“师傅去甚麼地方？何时方来呢？”和尚旋向外走旋答道：“说去就去，不拘地方！说来就来，不拘时刻！”

朱继训送到厅上，忽想起还不曾问和尚的名字；随即问道：“师傅的法讳，是那两字？我一时心慌意乱，尚不曾请问得”“和尚还没回答，来顺已走至跟前来笑道：“我的手，不治也好了！”朱继训一看，果已回复了平时的模样。

和尚点头笑道：“这番是不治也好了。下次若再要无礼的动手打和尚，？？怕治也不好呢！”

和尚说？？，迳出大门去了。

朱继训因来顺走过来，把话头打断了；和尚已走，仍是不知道和尚叫甚麼名字。当时急欲回房看儿子，也无心赶上去追问。回到房里，朱复已在地下行走。朱夫人也止了啼哭，见丈夫进房，忙问：“和尚如何就这麼去了？”

朱继训道：“和尚说了有事去，回头再来。他去那里？甚麼时候再来？他又不肯说。大约等一会，就要来的！”

朱夫人道：“等歇和尚来了，我自愿多送金银给他：请他去别处，花钱买一个徒弟，把我的儿子留下来。他有了银钱，还怕买不？？徒弟吗？可怜我四十七岁了，就只有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要我把他活生生的，施舍给一个游方没有一定庙宇的和尚，终日跟他在外边，受雨打风吹；不是出割掉我的心，还要痛吗？”说话时，丫鬟光明端了碗粥进来，给朱复吃。

这丫鬟年才十岁，生得伶俐异常。五岁时，被他自己的父母卖到朱家来。朱继训夫妇，甚。

是爱怜他。替他取蚌名字叫光明。地含蓄？？光复明社意思在内。他年龄比朱恶紫大，朱继训夫妻，就教他陪伴小姐玩耍。朱恶紫也很欢喜他在一道儿玩，名份上虽有主仆的分别，实际是和亲姊妹一般。

这时他端粥进来，听了朱夫人说的话，他小小的心肠就有了个主意，只不敢对朱夫人说。

悄悄把朱恶紫拉到一旁，说道：“夫人既不肯将公子施给和尚，何不趁这时和尚不曾来，将公子藏起来？和尚来时，不见公子，再给他些银钱，他便不能不要了！”朱恶紫更是小孩心理，以为此计甚妙！慌忙跑到他母亲跟前，照样说了。

朱夫人心里高兴，即问朱继训，有甚麽地方，好给朱复藏躲？

朱继训摇头说道：“和尚并没有强夺我们的儿子，我们自己答应了化给他。刚？？他若要带去，我们也只好随他带去。他见你哭得可怜，好意等回头再来。我们若是把孩儿藏躲起来，道理如何能说得过去？并且我看这和尚的道行，人得不可思量！他既能知道我的孩儿死了，难道就不能知道藏躲起来了么？他有起死回生的本领，难道就没有把孩儿摄取去的本领么？依我想：孩儿能得他这麽一个师傅，可说是很有缘法！你不必悲痛罢！”

朱夫人不乐道：“孩儿是我生的，我心痛，我实在不舍得活生生的施给人家！不是你肚皮里生出来的，你自然不心痛！是你在外面答应化给他，我是没有说化给他的话！他有道行是他的，我的孩儿用不？？他那麽大的道行！你没地方给孩儿藏躲，我自有地方：你若怕和尚来了，道理说不过去，你也躲？？莫见和尚的面，我有话回复他！那怕把家业都施给他，也没要紧！”

朱复这时虽只十岁，资性却是极高：听得和尚要收他去做徒弟，要别离亲生的父母了，也知道伤心，也扭？？朱夫人哭，说不能跟和尚去。这一哭，更哭得朱夫人决心要将朱复收藏了。

朱继训说也无益！

就在这夜，朱夫人亲自送朱复到外祖母家，整日的关在内室里，不教朱复出外。不断的打发人到家来探信，若和尚来过了没有？打算等和尚来过了，把话说明白了，和尚答应了，不要化朱复做徒弟；方带朱复回家。

可是作怪！朱夫人带？？朱复，在外祖母家，足住了叁个月；和尚并不会到朱家来。

打发人到千寿寺探听，也从没有这麽一个和尚来挂单。朱继训也猜度不出是甚麽缘故。

朱夫人防范的心，也就渐渐的懈松了？恐怕朱复耽搁了读书的光阴，逆料和尚已不会来了，遂仍将朱复带回家来。朱继训照常带在跟前教读。

朱继训是个存心恢复明朝帝业的人；表面上虽坐在家里，教儿子读书，像一个极闲散不问世事的；骨子里，却是一刻也不曾停止进行。两广的绿林头目，和一般会武艺的江湖人物，也都拿赤心去结纳；挟其中有能耐、有知识，而又心地光明的，朱继训便把自己的志向说出来，大家商议发难的计划。

这时洪秀全、杨秀清还不曾在金日发动。二百年承平之世，全国的文武官吏，都只知道歌舞升平。军队仅存了个模样，当兵是有名的吃孤老粮，各省都只养生老弱的废物，敷衍门面；做武官的，才好借？？吞吃粮饷。这时要发难，才极容易！朱继训只因发难的地点，踌躇不定。

这日朱复在门口玩耍，忽然不见了：朱绶训夫妇，急得？？人四处寻找都没有；料知就是耶和尚化去了，寻找无益！

饼了几日，又来了一个化缘的老尼姑，定要进去见朱夫人。也是来顺在门口拦住说：“我家夫人，索来不接见叁姑六婆的。他老人家常说，『叁姑六婆』到这人家的，这人家的就得倒楣！你若不是尼姑，倒可进去！我家的家法如此。我当下人的，担当不起！你要化钱，我给你几文钱；你要化米，我给你几合米。我家才把少爷去了，夫人正时刻不了的哭泣；你识时务些，化点儿钱米走罢！”

尼姑笑道：“丢一个少爷算不了甚麽事！？？怕连老爷也去了，才真是倒楣呢：我专来向你家夫人化缘的，谁希罕你的钱米？”

来顺是一个实心护主的下人，听了连老爷都去了的话，不由得气又撞了土来！若不因是一个尼姑，又已年纪老了，怕不又要动手打起来：随擒？？一口凝痰，对准老尼姑的脸，下死劲的啐去。打算啐了这一口痰，再忿骂他一顿，好骂得老尼姑走离这里。

谁知啐出口的凝痰，还不曾喷到老尼姑脸上；老尼姑已回啐一口，也啐出一团凝痰来。

恰巧碰在啐来的凝痰上，一碰就激了转来；不偏不倚的，正打在来顺的鼻梁上；比受了一石子，还要痛得厉害！哎呀了一声，倒退了几步，几乎栽倒在地！若是换一个心里机警些儿的人，上次受了和尚的创+。这回就不应再轻量方外人：并且自己啐出去的凝痰，在半途中，被尼姑也用凝痰啐转回来，打在鼻梁上，有这麽疼痛：这尼姑不待说，必是个有本领的人！

自己冒昧，受了这一下，也应该悟到是不好惹的了！

但是来顺生成是一个笨拙没有心眼的人：鼻梁上这一下，不但没有把他打明白，反打得他的无名业火，直高叁丈二登时揉了揉鼻子，把两袖一捋，握箸两个拳头，翻车也似的，朝尼姑打去。他存心欺尼姑年老，料想打得过。叵耐尼姑只是背朝？？里面退让，并不回手。

来顺越觉得鼻梁痛，越一步紧一步的追打；老尼姑退了好几步，已退到了厅上，口里就大喊：救命！

朱继训正坐在内室劝慰朱夫人。忽听得外面大喊救命，吓了一跳！连忙跑出来，见来顺发了狂一般的追赶？？一个尼姑打。即大声喝住。来顺见朱绶训出来，才吓得不敢追打了：停了手，跑到朱绶训跟前，气喘气促的，指？？自己的鼻梁，诉道：“这妖尼姑把小的鼻梁打伤了！小的一下也没打？？他，他倒喊起救命来！得老爷作主，把他捆起来，给小的毒打一顿；小的才得出气！”

朱绶训看来顺的鼻梁红肿了；再看老尼姑的鬓发全白，龙锺不堪的模样，不像是能打人的；而且脸色非常慈祥和善。更不像是会动手打人的！朱继训知道来顺素来喜和人打架。遂开口骂道：“休得胡说！你这东西，动辄向人无礼！你不动手打人，人家就无缘无故的，打伤你的鼻梁吗？”来顺再想申诉，奈鼻梁撞得连脸都和瓜瓢一样；一霎时两眼肿没了缝；开口就满头满脸，牵扯得痛不可当！

老尼姑听得朱继训责骂来顺的话，便走过来，同朱继训一面合掌行礼。朱绶训一面拱手还礼，一面端详这老尼姑：眇了一只左眼，右眼却份外的光明；易量虽极矮小，立在厅堂之上，仿如奇松古木，另有一种潇洒出尘的风度。不由得从心坎中，生出敬仰之念“当即叱退来顺，让老尼姑就厅堂坐下，

开口问道：“师傅法讳甚麽？宝刹在那里？”

老尼姑道：“贫僧受人之托，特来救施主的性命！此时大祸已在眉睫，没有闲谈姓名住址的工夫！请施主快随贫僧逃走！再迟一步，就有回天的本领，也来不及了！”说？？，便立起身来，不住的回头，用那一只有光的眼，同门外张看，好像怕有人追来似的。朱继训是个最有胆量，临事不苟的人；平白无故的，怎肯听了一个素昧生乎人的话，就仓皇出走呢？当下仍是神闲气静的笑道：“鄙人家居，力贫食苦，无端有何大祸？逃避得了，祸必不大！

师傅但请安生！鄙人为此间土？？；即果有意外之祸，亦不患不得昭白！”

老尼姑神色很露出惊慌，又一连向门外张看了几眼，对朱继训长叹一声道：“天数果难逃！不然，贫僧在路上，也不至有那些耽搁了！既是施主安命，贫僧救夫人小姐去罢！”说罢便向内室走去。

朱继训见老尼姑这般举动，疑心是个失心疯的尼姑；忍不住立起身来喝道：“内室不能去！”边喝边待上前去拉。猛听得背後一阵脚步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只吓得魂飞天外“原来：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潮州府的衙役；蜂拥一般的，进来了十多个；一蚌个手中拿？？刀叉，横眉怒目的，如临大敌。朱继训明知不妙！然到了这时分，？？得勉强镇定？？。回身，大声问道：“诸位来寒舍，有何贵干？”

众衙役且不答白，料出铁炼来，七手八脚的，将朱继训锁上。来顺跑出来看，也锁上了。

有几个衙役，往内室跑；见中门关？？，就举刀背，在门上就砍；口中乱喊开门。喊了一会，里面没有动静。众衙役从门缝里，同里面骂道：“关？？门就可以了事吗？”

捉拿朱继训的卫役，同那些打门的衙役喊道：“怎不劈门进去？还有甚麽道理可讲呢？谋反叛逆的案子，岂同小可！”

朱继训一听这话，心里就是一惊：只恨自己手无缚鸡之力，不能将一干衙役打倒；又悔没听得老尼姑的话，趁早逃走，知道自己此时已没有逃走的希望！觉得自己儿子，被那不知名姓的和尚，化去做徒弟，不至一同遭难，将来或者还能继续自己的志愿。心里只？？急关在内室的夫人小姐，不知能否听信老尼姑的话，作速逃生？

朱继训心里这般想？？，两眼望？？那些劈中门的衙役。只见他们一齐动手，劈拍劈拍的，砍了好一会：奈中门甚是坚厚，衙役手中的刀叉，又轻又小，又不锋利；仅将那门砍得一条一条的缺口，那里砍得开来呢？

捉拿朱继训的卫役，就向朱继训道：“你若是一个好汉，就得值价些儿！你犯了这样的弥天大罪，你自己尚逃不了！你的老婆儿女，还想能躲掉吗？把这门关了，便能没事吗？你要知道拒捕的罪，更加一等：快亲去把门叫开，免得我们劳神！我们也是奉官所差，出於不得已，并不和你的老婆女儿有仇！快去快去！”遂押？？朱继训，到中门跟前，逼？？朱继训叫门。

朱继训？？得用手在门上拍箒，口叫光明开门。又拍叫了好一会，里面仍是没有动静。

众衙役都冷笑道：“看他们这些该死的东西，能在里面藏躲得了？後门早已有多人把守了，也不怕他们逃到那里去上我们且台一块大石头来，那怕他铁铸的门，也要撞开他”“於是几个壮健的衙役，跑到丹墀里，在阶基边，挖出一条四尺多长、尺多宽、五六十厚的大石来；四个人用手抬？？打

油榨似的，向中门上抵撞。果然不到十来下，便把门闩撞断了。两个气力大的，用力把门一推，跨足进去。不提防两扇石磨，从上面打了下来；一扇打在这个的头顶心上，登时脑浆迸裂，倒地死了！一扇打在那个的肩头上，哎呀一声，也昏倒在地！

吓得立在后面的卫役，连忙倒退，以为是有人从里打出来的！再一看，里面并不见一人！才大胆进内，各房都是空洞洞的，没一个人影：箱篋都打开？？，堆在地方，衣服器皿，散满了各地。众衙役都惊诧道：“居然逃走了吗？把守的人，都到那里去了呢？”捉拿朱继训的几个人，见满地都是衣服，便起了不良的念头；教将把守后门的人叫进来，商议先处份这些物事再说。

随将朱继训捆绑在房柱上；大家动手拾衣服。

把守后门的衙役，走进来说道：“后门始终关？？不曾开，并不见有人从那里出来。”这些衙役，只要捉拿了朱继训；旁人如何脱逃，因都存心要争夺衣物，也就不再加研究了！

镑人把贵重的衣物，都分配妥当了；抄了那些不值钱的东西，算是朱继训的家业。查抄已毕，也奉行故事的加了封条。方押朱继训主仆，并扛抬？？一死一伤的衙役去了。

原来：有一个绿林头目，姓周，名致祥，和朱继训最相得。朱继训误认他当个豪杰，曾和他商议发难的计划。不料周致祥犯了旁的案件，在惠川被捉。他原是一个脓包货：禁不起叁推五问，就把朱继训的计划，和盘托出的供了：在惠川的朱继训同志，因此也十九被捉。

两广的绿林，有一种特性：这案件不是他做的，打死他也不认！如确是他做的；问官一提起，他就立刻承认，无须乎动刑。狡赖的便不算汉子！大家都得骂他不值价！连于孙都在绿林中说不起话，做不起人！那些和朱继训要好的绿林，不曾与闻发难计划的便罢，与闻过的，也都和盘托出的供了。於是惠川就慎重将事的，移文到潮州，把朱继训做谋反叛逆的要犯拿了。

朱继训自知狡赖不了，百供不讳！拿去没两个月，竟在广州被难了！死後没人敢来收尸。

第叁日才来了一个眇了一只眼睛的老尼姑；说从前受过朱继训的施舍，不曾报答得，要求官府施恩，许他领尸安葬。官府允许了。老尼姑就买了一口棺材，将尸首装殓停当，搬上了一条民船，不知运往何处去了。

要知朱夫人和恶紫小姐、光明丫鬟的下落，以及和尚、尼姑的来历，且待下回再说。

